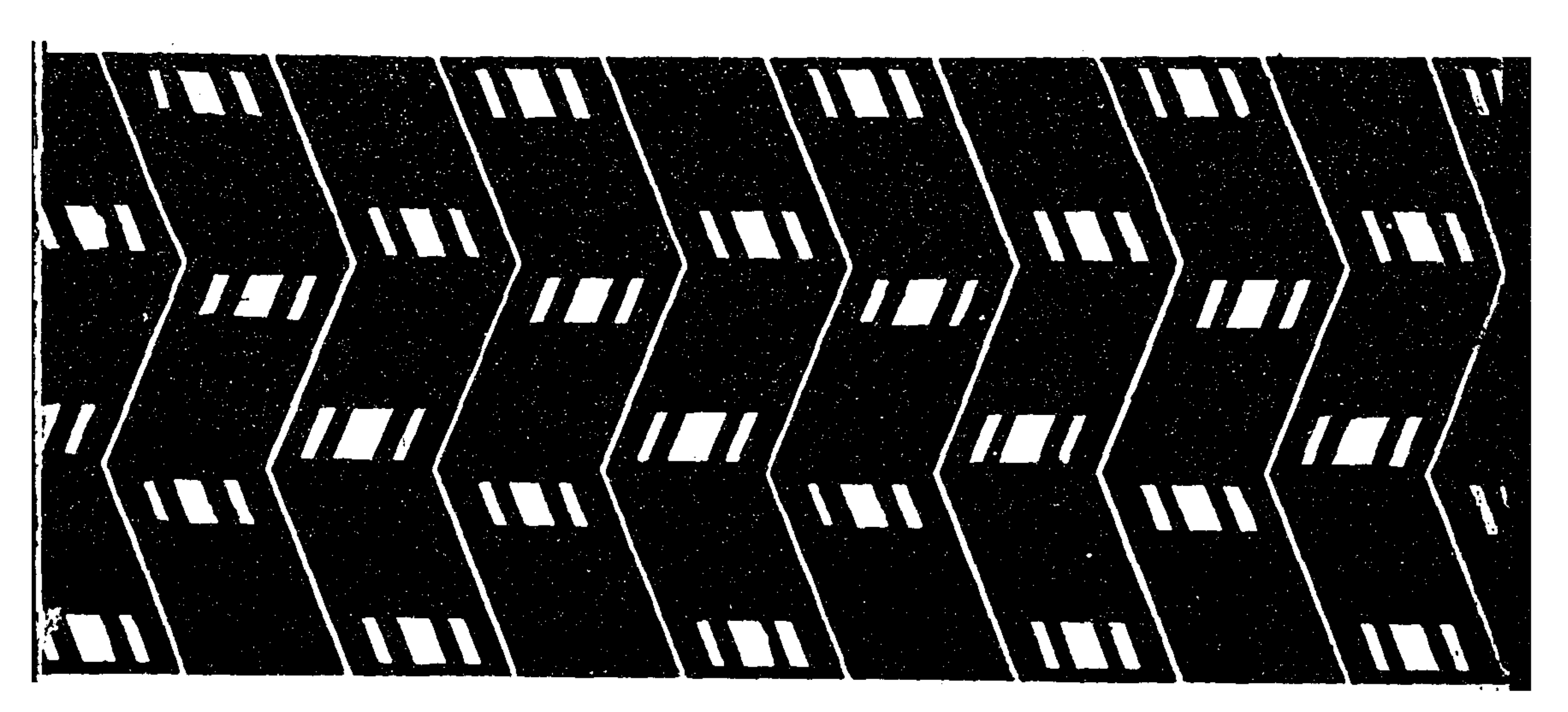




屐痕處處

郁達夫 著



現代書局 版

現代創作叢刊

16

屐痕處處

郁達夫 著

現代書局 版



自序

身體強健，有閒而又有錢的人出去遊山玩水，當然是一件極快樂的事情。每見古人記遊或序人記遊，頭上總要說一句「余性好遊」的開場白，讀了往往想哄笑出來；因為我想狗尚且好遊，人豈有不好遊的道理？

孫文定公，在南遊記的頭上，歷說了些遊的作用，「遊亦多術矣；昔禹乘四載，刊山通道以治水；孔子孟子，周遊列國，以行其道；太史公覽四海名山大川，以奇其文；他如好大之君，東封西狩以蕩心；山人羽客，窮幽極遠以行怪；士入京宦之貧而無事者，投剌四



方以射財，」以表明他自己的出遊，是爲了『以寫我憂。』然而我的每次出遊，大抵孫文定公那樣清高的目的都沒有的，一大半完全是偶然的結果，因而寫下來的遊記，也亂七八糟，並無系統。

近年來，四海昇平，交通大便，像我這樣的一堁糞土之牆，也居然成了一個做遊記的專家——最近的京滬杭各新聞紙上，曾有過遊記作家這一個名詞，——於是乎去年秋天，就有了浙東之行，今年春天，又有了浙西安徽之役。然而黃山絕頂，一度也不曾登；雁宕天台，夢裏也未曾到；況且此外還有峨嵋五嶽，萬國九洲；算將起來，區區的遊跡，衹好說是從臥房到了廚下，或從門房到了大廳的一點點路，說遊眞正還說不上。不過室內旅行，也可作記，少文晚歲，欲臥而遊；那麼，我的遊記，自然也不妨收集起來，作一次對徐霞客的東施之效。更何況印行權——並非版權——一行出賣，還有幾百塊錢的黃白物好收呢！

將稿子收集好了以後，就想造出一個好聽一點的書名來，以驅讀者；叫作『達夫遊記』哩，似乎太僭，叫作『山水遊踪』哩，又似乎太雅；考慮了幾天，更換了幾次，最後我纔決定了一個既不僭，又不雅，但也不俗的名字，叫作『屐痕處處』。

末後的一篇黃山札要，是這一次想去黃山時的夾帶；然而帶而不用，棄之可惜，所以一併收入了；附錄的一篇黃秋宜的黃山紀遊全文，祇好算是大夾帶之中的小夾帶而已。

一九三四年五月達夫記

目次

屐痕處處

杭江小歷紀程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星期四，晴爽。

前數日，杭江鐵路車務主任曾蔭千氏，介友人來談；意欲邀我去浙東遍遊一次，將耳聞目見的景物，詳告中外之來浙行旅者，並且通至玉山之路軌，已完全接就，將於十二月底通車，同時路局刊行旅行指掌之類的書時，亦可將遊記收入，以資救濟 Baedeker 式的旅行指南之乾燥。我因來杭枯住日久，正想乘這秋高氣爽的暇時，出去轉換轉換空氣，有此良機，自然不肯輕易放過，所以就與約定於十一月九日渡江，坐夜車起

行。

午後五時，趕到三廊廟江邊，正夕陽晻曖，蕭條垂暮的時候。在碼頭稍待，知約就之陳萬里郎靜山二先生，因事未來。登輪渡江，倘見落日餘暉，蕩漾在波頭山頂，就隨口念出了：

落日半江紅欲紫，
幾星燈火點西興。

的兩句打油腔。渡至中流，向大江上下一展望，立時便感到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愉快，大約是因近水遙山，視界開擴了的緣故；「心曠神怡」的四字在這裏正可以適用。向晚的錢塘江上，風景也正夠得人留戀。

到江邊站晤曾主任，知陳郎二先生，將於十七日來金華，與我們會合，因五洩，北山諸處，陳先生都已到過，這一回不想再去跋涉，所以夜飯後登車，車座內祇有我和曾主

任兩人而已，

兩人對坐着，所談者無非是杭江路的歷史和經營的苦心之類。

緣該路的創設本意是在開發浙東，初擬的路線，是由杭州折向西南，遵錢塘江左岸，經富陽桐廬建德蘭谿龍游衢縣江山而達江西之玉山，以通信江，全線約長三百零五公里。後因大江難越，山洞難開，就改成了目下的路線，自錢塘江右岸西興築起，經蕭山諸暨義烏金華湯溪龍游衢縣江山，仍至江西之玉山，計長三百三十三公里；又由金華築支線以達蘭谿，長二十二公里。建築經費，因鑒於中央財政之拮据，就先由地方設法，暫作爲省營的鐵路。省款當然也不能應付，所以祇能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及滬杭銀行團等商借款項，以資挹注。正唯其資本籌借之不易，所以建築設備等事項，也不得不力謀省儉，勉求其成。計自民國十八年籌備開始以來，因省政府長官之更易而中斷之年月也算在內，僅僅於兩三年間，築成此路。而每公里之平均費用，祇三萬餘元，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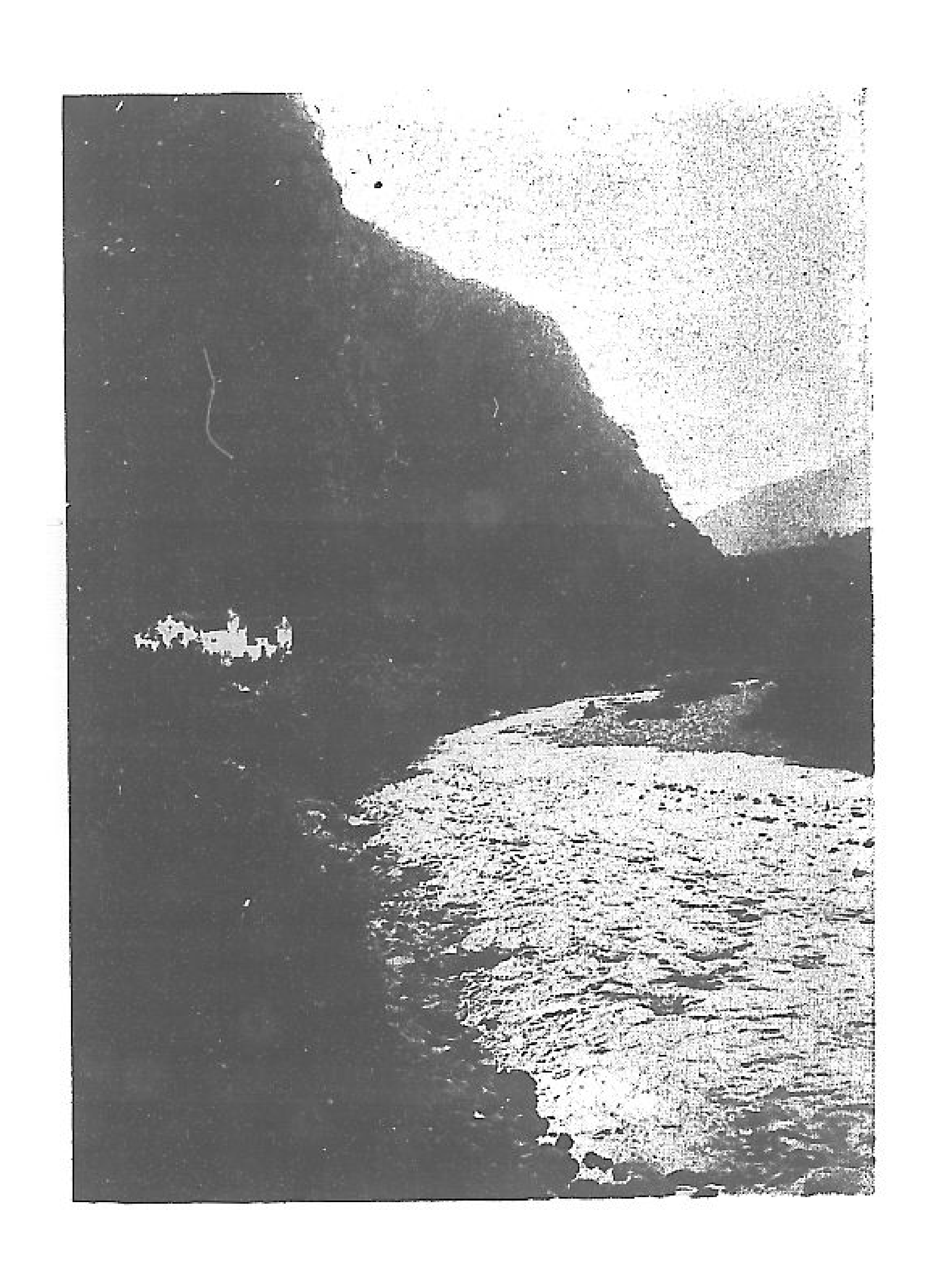
之各國有鐵路，費用相差及半，路局同人的苦心計劃，也眞可以佩服的了。

江邊七點過開車，達諸暨是在夜半十點左右。車站在城北兩三里的地方，頭一夜宿在諸暨城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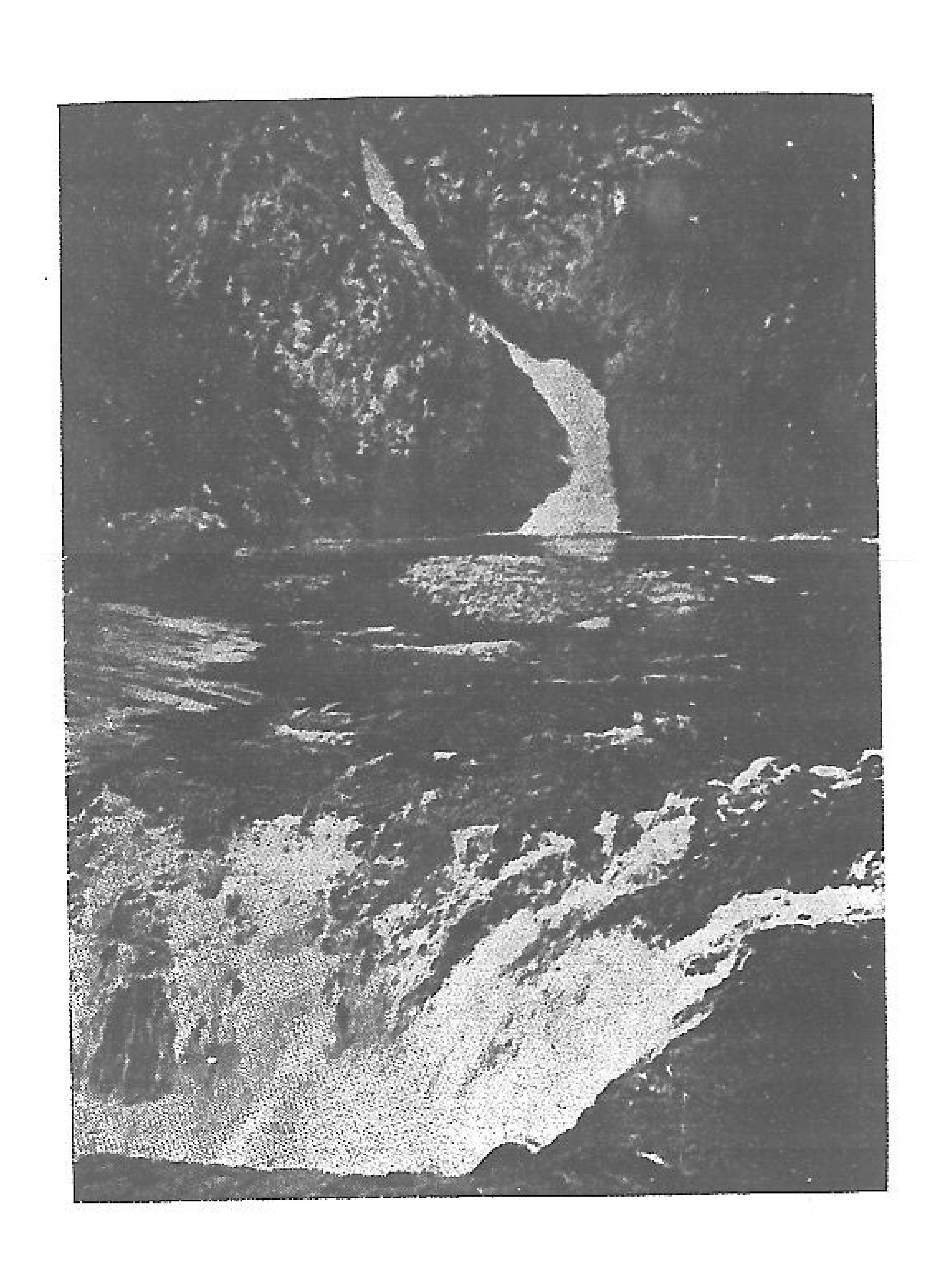
諸暨 五洩

十一月十日，星期五，晴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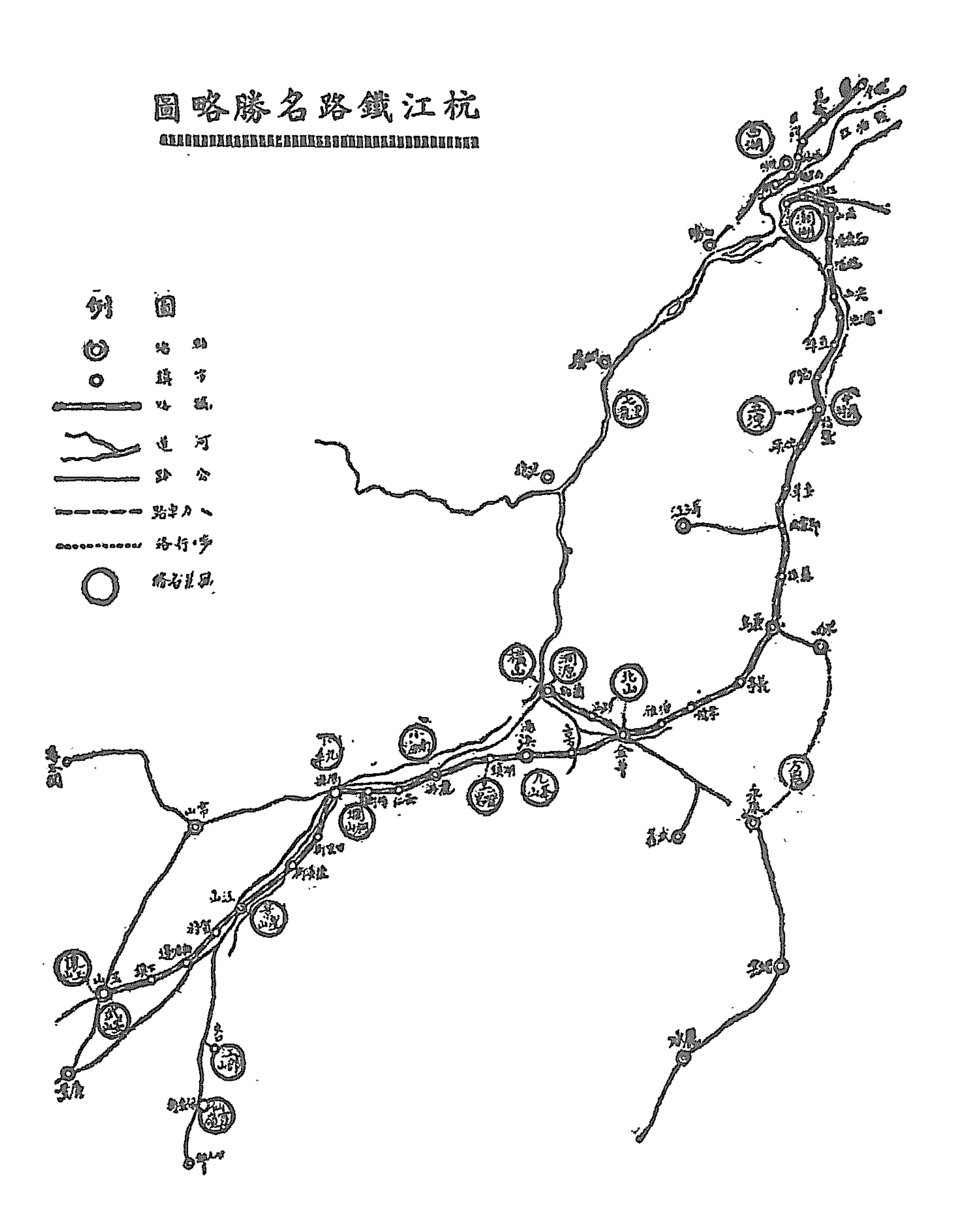
昨晚在夜色微茫裏到諸暨，祇看見了些空空的稻田，點點的燈火，與一大塊黑黝黝的山影。今晨六時起牀，出旅館門，坐黃包車去五洩，雖祇晨光晞暝，然已略能辨出諸暨縣城的輪廓。城西里許有一大山障住，向西向南，餘峯綿亘數十里，實爲胡公臺，亦卽所謂長山者是。長山之所以稱胡公臺者，因長山中之一峯陶朱山頭，有一個胡公廟在，是祀明初胡大將軍大海的地方。五洩在縣西六十里，屬靈泉鄉，所以我們的車子，非出



上溪岩夾　暨諸



諸曁　五洩第四洩


杭江鐵路名勝略圖
圖例

北門，繞過胡公臺的山腳，再朝西去不行

出城將十里，到陶山鄉的十里亭，照例黃包車要驗票，這也是諸暨特有的一種組織。因為黃包車公司，是一大集股的民營機關，所有鄉下的行車道路，全係由這公司所修築；車夫祇須覓保去拉，所得車資，與公司分拆，不拉休息者不必出車租；所以坐車者，要先向公司去照定價買票，以後過一程驗一次，雖小有躭擱，但比之上海杭州各都市的討價還價，卻簡便得多。過陶山鄉，太陽昇高了，照出了五色繽紛的一大平原，烏桕樹剛經霜變赤，田裏的二次遲稻——大半是糯穀——有的尚未割起，映成幾片金黃，遠近的小村落，晨炊正忙，上面是較天色略白的青煙，而下面卻是受着陽光帶一些些微紅的白色高牆。長山的連峯，繚繞在西南，北望青山一髮，牽延不斷，按縣志所述，應該是杭烏山的餘脈，但據車夫所說，則又是最高峯雞冠山拖下來的峯巒。

從十里亭起，八里過大唐廟，四里過福綠橋，橋頭有合溪亭，一溪自五洩西來，一溪

的小縣城市的又自南至，到此合流。又三里到草塔，是一大鎮，儘可以抵得過新登之類的小縣城市的中心，建有數排矮屋，爲鄉民集市之所，形狀很像大都市內的新式菜場。草塔居民多趙姓，所以趙氏宗祠，造得很大，市上當然又有一驗票處。過此是五泉庵，遙望楊家溇塔，數里到避水嶺，已經是五泄的境界了。

避水嶺上，有一個廟，廟外一亭，上書「第一峯」三字。嶺下北面，就是五泄溪。登嶺西望，低窪處又成一谷，五泄的勝景，到此纔稍稍露出了面目；因爲過嶺的一條去路，是在山邊開出，向右手下望谷中，有紅樹靑谿，像一個小小的公園。嶺西山脚下，兀立着一塊巖石，狀似人形，車夫說：

這就是石和尙，從前近村人家取媳婦，這和尙總要先來享受初夜權，後來經村人把和尙頭鑿了，纔不再作怪。

大約縣志上所說的留仙石，上鐫有「謝元卿結茅處」六字的地方，總約略在這

一塊石壁的近旁。

自第一峯——避水嶺——起，西行多小山，過一程，就是一環山，再過一程，又是一個阪，人家點點，山影重重，且時常和清流澈底的五洩溪或合或離，令人有重見故人之感。過西牆弄的橋邊，至裏塢下朱，眼界又一廣；經徐家山下，到青口鎭，黃包車就不能走了，自青口至五洩的十餘里，因爲溪水縱橫，山路逼仄，車路不很容易修建，所以再往前進，就非步行或坐轎子不可。

自青口去，渡溪一轉灣，就到夾岩。兩壁高可百丈，兀立在溪的南北，一線清溪，就從這岩屑很濤的絕壁底下流過。仰起來看看岩頭，祇覺得天的小，俯下去看看水，又覺得溪的顏色有點淸裏帶黑，大約是岩壁過高，壁影覆在水面上的綠故。我雖則沒有到過來茵多瑙的河邊，但立在夾岩中間，迴頭一望，卻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學習德文的時候，在海涅的名詩洛來拉兮篇下印在那裏的那張美國課本上的插畫。

夾岩北壁中有一個大洞，洞中間造了一個廟，這廟的去路，是由夾岩寺後的絕壁中間開鑿出來的，我們爬了半天，滑跌了幾次，手裏各捏了兩把冷汗，幾乎喘息到回不過氣來，纔到了洞口；到洞一望，方覺悟到這一次爬山的眞不值得。因爲從谷底望來，覺得這洞是很高，但到洞來一看，則頭上還是很高很高的石壁，而對面的那塊高岩，依舊同照壁似的障在目前，展望不靈，祇看見了幾絲在谷底裏是很不容易見到的日光而已。

從夾岩西北進，兩三里路中間，是五洩的本山了；一步一峯，一轉一溪，山峯的尖削，奇特，深幽，靈巧，從我所經歷過的山水比較起來，祇有廣西肇慶以西的諸峯岩，差能和牠們比比，但秀麗怕還不及幾分。

好事的文人，把五洩的奇岩怪石，一枝枝都加上了一個名目，什麼石佛岩啦，檀香窩啦，朝陽峯，碧玉峯，滴翠峯，童子峯，老人峯，獅子峯，卓筆峯，天柱峯，棋盤峯……峯啦，多

到七十二峯二十五岩一洞，三谷十石，等等，真像是小學生的加法算學課本，我辨也辨不清，抄也抄不盡了，祇記一句從前徐文長有一塊石碣，刻着「七十二峯深處」的六字，嵌在五洩永安禪寺的壁上——現在這石碣當然是沒有了——其餘的且由來遊的人自己去尋覓擬對吧！

五洩寺，就是永安禪寺，照志書上說，是唐元和三年靈默禪師之所建。後來屢廢屢興，名字也改了幾次，這些考據家的專門學問，我們祇能不去管牠；可是現在的寺的組織，卻真有點奇怪。寺裏的和尚並不多，吃肉營生——造紙種田——同俗人一點兒也沒有分別，祇少了幾房妻妾，不生小孩，買小和尚來繼承的一事，和俗人小有不同。當家和尚，叫作經理，我們問知客的那位和尚以經理僧在那裏呢？他又回答說上市去料理事務去了。寺的規模雖大但也都坍敗得可以，大雄寶殿，山門之類，祇略具雛形，惟獨所謂官廳的那一間客廳，還整潔一點，上面掛着有一塊劉墉寫的雙龍湫室的舊匾，四壁

倒也還有許多字畫掛在那裏。

在客廳西旁的一間小室裏吃過飯後，和尚就陪我們去看五洩；所謂五洩者，就是五個瀑布的意思，土人呼瀑布爲洩，所以有這一個名稱，最下的第五洩，就在寺後西北的坐山脚下，離寺約有三百多步樣子。高一二十丈，寬祇一二丈，因爲天晴得久了，洩身不廣，看去也祇是一個平常的瀑布而已。奇怪的是在這第五洩上面的第一，二，三，四各洩，一道溪泉，從北面西面直流下來，經過幾折山岩，就各成了樣子，水量，方向各不相同的五個瀑布。我們爬山過嶺，走了半天，纔看見了一，二，三的三個瀑布，第四洩卻怎麼也看不到。凡不容易見到的東西，總是好的，所以遊客，各以見到了第四洩爲誇，而徐霞客，王思任等做的遊記，也寫得牠特別的好而不易攀登。總之，五洩原是奇妙，可是五洩的前後上下，一路上的山色溪光，我覺得更是可愛。至如西龍潭——我們所去的地方，卽五洩所在之處，名東龍潭——的更幽更險，第一洩上劉龍子廟前的自成一區，北上山

巔，站在響鐵嶺嶺頭眺望富陽紫閬的疏散高朗，那又是錦上之花，弦外之音了，尤其是寺前去西龍潭的這一條到浦江的路上的風光，眞是畫也畫不出來，寫也寫不盡言的。

上面曾說起了劉龍子的這一個名字，所謂劉龍坪者，是五洩山中的一區特異的世外桃源。坪上平坦，有十廿畝內外的廣闊，但四周圍卻都是高山，是山上之山，包圍得緊緊貼貼；一道溪泉，從山後的紫閬流來，由北向西向南，復折回來，在坪下流過，成了第一洩的深潭；到了這裏，古人的想像力就起了作用，創造出神話來了；萬歷紹興府志說：

> 晉時劉姓一男子，釣於五洩溪，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人號劉龍子，其母墓在檀江石山，每淸明龍子來展墓，必風雨晦暝；墓上松兩株，至今奇古可愛，相傳爲龍子手植云。

同這一樣的傳說，凡在海之濱，山之瀑，與夫湖水江水深大的地方，處處都有，所略異者，祗名姓年代及成龍的原因等稍有變易而已。

我們因爲當天要趕到縣城，以後更有至閩邊贛邊去的預定，所以在五洩不能過夜，祇走馬看花，匆匆看了一個大概；大約窮奇探勝，總要三五日的工夫，在五洩寺打館方行，這麽一轉，是不能夠領略五洩的好處的。出寺從原路囘來，從青口再坐黃包車跑囘縣治，已經是晴夜的七點鐘了；這一晚又在原旅館住了一宵。

諸暨　苧蘿村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晴朗如前。

昨夜因游倦了，並去諸暨城隍廟國貨商場的游藝部看了一些戲，所以起來稍遲。去金華的客車要近午方開，八點鐘起牀後，就出南門上苧蘿山去偷閑一玩。出城行一二里，在五湖閘之下，有一小山，當浦陽江的西岸，就是白陽山的支峯苧蘿山，山西北面是苧蘿村，是今古聞名的美人西施的生地。有人說，西施生在江的東面金雞山下鄭姓

家，係由蕭山遷來的客民之女，外祖母在江的西面姓施，西施寄住在外祖母家，所以就生長在苧蘿村裏。幼時常在江邊浣紗，至今苧蘿山下，江邊石上，還有晉王羲之寫的「浣紗」兩字，因此這一段江就名作浣紗溪。古今來文人墨客，題詩的題詩，考證的考證，聚訟紛紜，到現在也還沒有一個判決，婦人的有關國運，易惹是非，類都如此。

苧蘿山，係浣紗江上的一枝小山，溪水南折西去，直達浦江，東面隔江望金雞山，對江可以談話。苧蘿山上進口處有「古苧蘿村」四字的一塊小木牌坊，進去就是西施廟，朝東面江，南面新建一閣，名北閣，中供西施石刻像一尊。經營此廟者，爲邑紳清孝廉陳蔚文先生，廟中懸掛着的匾額對聯石刻之類，都是陳先生的手筆。最妙者，是幾塊刻版的搨本，內載乩盤開沙時，西施降壇的一段自白，辯西施如何的忠貞兩美，與夫范蠡獻西施，途中歷三載生子及五湖載去等事的誣衊不通。廟前有洋樓三棟，本爲圖書館，現在卻已經鎖起不開了。

管西施廟的，是一位中老先生。這位先生，是陳氏的親戚，很能經營。陪我們入座之後，獻茶獻酒，殷勤得不得了；最後還拿出幾張紙來，要我們留一點墨跡。我於去前山看了未完成的烈士墓及江邊鐫有「浣紗」兩字的浣紗石後，就替他寫了一副對，一張立軸。對子上聯是定公詩「百年心事歸平淡，」下聯是一句柳亞子先生題我的薇蕨集的詩「十載狂名換苧蘿。」亞子一生，唯慕龔定庵的詭奇豪逸，而我到此地，一時也想不出適當的對句，所以勉強拉攏了事，就集成了此聯。立軸上寫的，是一首急就的絕句：

五洩歸來又看溪，浣紗舊蹟我重題，

陳郎多事搜文獻，施女何妨便姓西。

暦中蓋也有一點故意在和陳先生搗亂的意思。

玩苧蘿山回來，十一點左右上杭江路客車，下午三點前，過義烏。車路兩旁的青山

沃野，原美麗得不可以言喻，就是在義烏的一段，夕陽返照，紅葉如花，農民駕使黃牛在耕種的一種風情，也很含有着牧歌式的畫意；倚窗呆望，擁鼻微吟，我就哼出了這樣的二十八字：

駱丞草檄氣堂堂，殺敵宗爺更激昂，
別有風懷忘不得，夕陽紅樹照烏傷。

駱賓王，宗澤，都是義烏人。而義烏金華一帶係古烏傷地，是由秦孝子顏烏的傳說而來的地名。

下午三點過，到金華，在金華雙溪旁旅館內宿，訪舊友數輩，明日約共去北山。

金華 北山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日，晴。

金華的地勢，實在好不過。從浙江來說，牠差不多是坐落在中央的樣子。山脈哩，東面是東陽義烏的大盆山的餘波，爲東山區域；南接處州，萬山重疊，統名南山；西面因有衢港錢塘江的水流密布，所以地勢略低，金華江蜿蜒西行，合於蘭谿，爲金華的唯一出口，從前鐵道未設的時候，蘭谿就是七省通商的中心大埠。北面一道屏障，自東陽大盆山而來，縣亙三百餘里，雄鎮北郊，遙接着全城的煙火，就是所謂金華山的北山山脈了。

北山的名字早就在我的腦裏縈繞得很熟，尤其是當讀宋學師承及學案諸書的時候，遙想北山的幽景，料牠一定是能合我們這些不通世故的蠹書蟲口味的。所以一到金華，就去訪北山整理委員會的諸公，約好於今日侵晨出發；繩索，汽油燈，火炬，電筒，食品之類，統托中國旅行社的姜先生代爲辦好，今早出迎恩門北去的時候，七點鐘還沒有敲過。

北山南面的支峯距城衹二十里左右，北面山脚，大約總在七八十里以外了；我們

一出北郊，腰際被曉煙纏繞着的北山諸頂，就闢面迎來，似在監視我們的行動。芙蓉峯尖若錐矢，插在我們與北山之間，據說是縣治的主脈。十里至羅店，是介在金華與北山正中的一大村落。居民於耕植之外，更喜蒔花養鹿，半當趣味，半充營業，實在是一種極有風趣的生涯。花多珠蘭，茉莉，建蘭，亦栽佛手；據村中人說，這些植物，非種入羅店之泥不長，非灌以雙龍之泉不發，佛手樹移至別處，就變作一拳，指爪不分了。

自羅店至北山，還有十里，漸入山區，且時時與自雙龍洞流出的溪水並行，路雖則崎嶇不平，但風景卻同嚼蔗近根時一樣，漸漸地加上了甜味。到華溪橋，就已經入了山口，右手一峯，於竹葉楓林之內，時露着白牆黑瓦，山頂上還有人家。導遊者北山整理委員黃君志雄，指示着說：

這就是白望峯，東下是鹿田，相傳宋玉女在這近邊耕稼，畜鹿，能入城市貿易，村民邀而殺之，鹿遂不返，玉女登峯白望，因有此名，玉女之墳，現在還在。

這眞是多麼美麗的傳說啊！一個如花的少女，一隻馴良的花鹿，銜命入城，登峯遙望，天色晚了，鹿不回來，一聲聲的愁嘆，一點點的淚痕，最後就是一個抑鬱含悲的死！

過白鹿峯後，路愈來愈窄，亦愈往上斜，一面就是萬丈的深溪，有幾處泡沫飛濺，像六月裏的冰花，溪裏面的石塊，也奇形怪狀，圓滑的圓滑，扁平的扁平，我想若把牠們搬到了城裏，則大的可以鑲嵌作屏風裝飾，小的也可以做做小孩的玩物。可是附近的居民，於見慣之後，倒也並不以爲希奇了。沿溪入山，走了一二里的光景，就遇着了一塊平地，正當溪的曲處；立在這一塊地上，東西北三面的北山蒼翠，自然是接在眉睫之間，向南遠眺，且可以看見南山的一排青影，北山整理委員會的在此建佛壽亭，識見也眞不錯，祇亭未落成，不能在亭上稍事休息，卻是恨事。從這裏再往前進，山路愈窄亦愈曲，不及三里，就到了洞口的小村，雙龍洞離這村子，祇有百餘步路了，我們總算已經到了我們的目的地點。

北山長三百餘里，東西裏外數十餘峯，溪澗，池泉，瀑布，山洞，不計其數；但爲一般人、所稱道，凡遊客所必至，與夫北山整理委員第一著著手整理之處，就是道書所說的「第三十六洞天」的朝眞，冰壺，雙龍的山洞。三洞之中，朝眞最大亦最高，洞係往上斜者，非用梯子，不能窮其底，中爲冰壺，下爲雙龍。

我們到雙龍洞，已將十一點鐘。外洞高二十餘丈，廣深各十餘丈，洞口極大，有東西兩口，所以洞內光線明亮，同在屋外一樣。整理委員會正在動工修理，並在洞旁建造金華觀，洞中變成了作場的樣子；看了些碑文石刻之後，祇覺得有點偉大而已，另外倒也說不出什麼的奇特。洞中間，有一道淸泉流出歲旱不涸，就是所謂雙龍泉水，溯泉而進，是內洞了。

原來這一條泉水，初看似乎是從地底湧出來似的，水量極大；再仔細一看，則泉上有一塊絕大的平底岩石覆在那裏，離水面祇數寸而已。用了一隻浴盆似的小木船，人

直躺在船底，請工人用繩索從盆水中岩石底推挽過去，岩石幾乎要擦傷鼻子，推進一二丈路，岩石盡，而大洞來了，洞內黑到了能見夜光表的文字，這就是裏洞。

裏洞高大和外洞差仿不多，四壁琳瑯，都是鐘乳岩石，點上汽油燈一照，洞頂有一條青色一條黃色的岩紋突起，絕像平常畫上的龍，龍頭龍爪龍身，和畫絲毫不爽，青龍自東北飛舞過來，黃龍自西北蜿蜒而至。向西鑽過由鐘乳石結成的一道屏壁間的小門，內進曲折，有一里多深；兩旁石壁，青白黃色的都有，形狀也歪斜疊皺，有像象身的，有像獅子的，有像鳳尾的，有像千縷萬線的女人的百襉裙的，更有一塊大石像烏龜的，導遊的黃君，一一都告訴我了些名字，可惜現在記不清了。這裏洞內一里多深的路，寬廣處有三五丈，狹的地方也有一二丈。沿外壁是一條溪泉，水聲淙淙，似在奏樂，更至一處離地三尺多高的小岩穴旁，泉水直瀉出來，形成了一個盆景裏的小瀑布。洞的底裏，有一處又高又圓方的石室，上視室頂，像一個鐘乳石的華蓋，華蓋中央，下垂着一個球樣

的皺紋岩。

這裏洞的兩壁，唐宋人的題名石刻很多，我所見到的，以慶歷四年的刻石爲最古。石室內的岩上，且有明萬歷年間遊人用墨寫的「卧雲」兩字題在那裏，墨色鮮豔，大家都疑牠是僞填年月的，但因洞內空氣不流通，不至於風化，或者是眞的也很難說。清人題壁，則自乾隆以後，絕對沒有了，蓋因這裏洞自那時候起爲泥沙淤塞了的緣故。這一次舊洞新闢，我們得追徐霞客之蹤，而來此遊覽者，完全要感謝北山整理委員會各委員的苦心經營，而黃委員志雄的不辭勞瘁，率先入洞，致有今日，功尤不小。

在裏洞玩了一個多鐘頭，搨了二張慶歷四年的題名石刻，就出來在外洞中吃午飯；飯後更上山，走了二三百步，就到了中洞的冰壺洞口。

冰壺洞，洞口極小，俯首下視，祇在黑暗中看得出一條下斜的絕壁和亂石泥沙。弓身從洞口爬入，以長繩繫住腰際，滑跌着前行，則愈下愈難走，洞也愈來得高大。

前行五六十步，就在黑暗中聽得出水聲了，再下去三四十步，臉上就感得到點點的飛沫。再下降前進三五十步，洞身忽然變得極高極大，飛瀑的聲音，振動得耳膜都要發聾。瀑布約高十丈左右，懸空從洞頂直下，瀑身下廣，瀑布下也無深潭，也無積水，所以人可以在瀑布的四周圍行走。走到瀑布的背後，旋轉身來，透過瀑布向上向外一望，則洞口的外光，正射着瀑布，像一條水晶的簾子，這實在是天下的奇觀，可惜下洞的路不便，來游者都不能到底，一看這水晶簾的絕景。

總之冰壺洞像一隻平常吃淡芭菇的煙斗，口小而下大。在底下裝煙的煙斗正中，又懸空來了一條不靠石壁流下的瀑布。人在大煙斗中走上瀑布背後，就可以看見煙嘴口的外光。瀑布衝下，水全被沙石吸去，從沙石中下降，這水就流出下面的雙龍洞底，成為雙龍泉水的水源。

因為在冰壺洞裏跌得全身都是爛泥沙漬，並且脚力也不繼了，所以最上面的朝

眞洞沒有去成。據說三洞之中，以朝眞洞爲最大，但係一層一層往上進的，所以沒有梯子，也難去得。我想山的奇偉處，經過了冰壺雙龍的兩洞，也總約略可以說說了，舍朝眞而不去，也並沒有什麼大的遺憾。

在北山回來的路上，我們又折向了東，上芙蓉峯西的鳳凰山智者寺去看了一回陸放翁寫的重修智者廣福禪寺碑記。碑面風化，字蹟已經有一大半剝落，唯碑後所刻的陸務觀致智者玘公禪師手牘，還有幾塊，尚辨認得淸。寺的衰頹坍毁，和徐霞客在游記裏所說的情形一樣；三百年來，這寺可又經過了一度滄桑了。

北山的古蹟名區，我們祇看了十分之一，單就這十分之一來說，可已經是奇特得不得了了；但願得天下泰平，身體康健，北山磐理會諸公工作奮進，則每歲春秋佳日，當再約伴重來，可以一盡鹿田，盤泉，講堂洞，羅漢洞，臥羊山，赤松山，洞箬山，白蘭山諸地的勝概。

蘭谿　橫山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一，晴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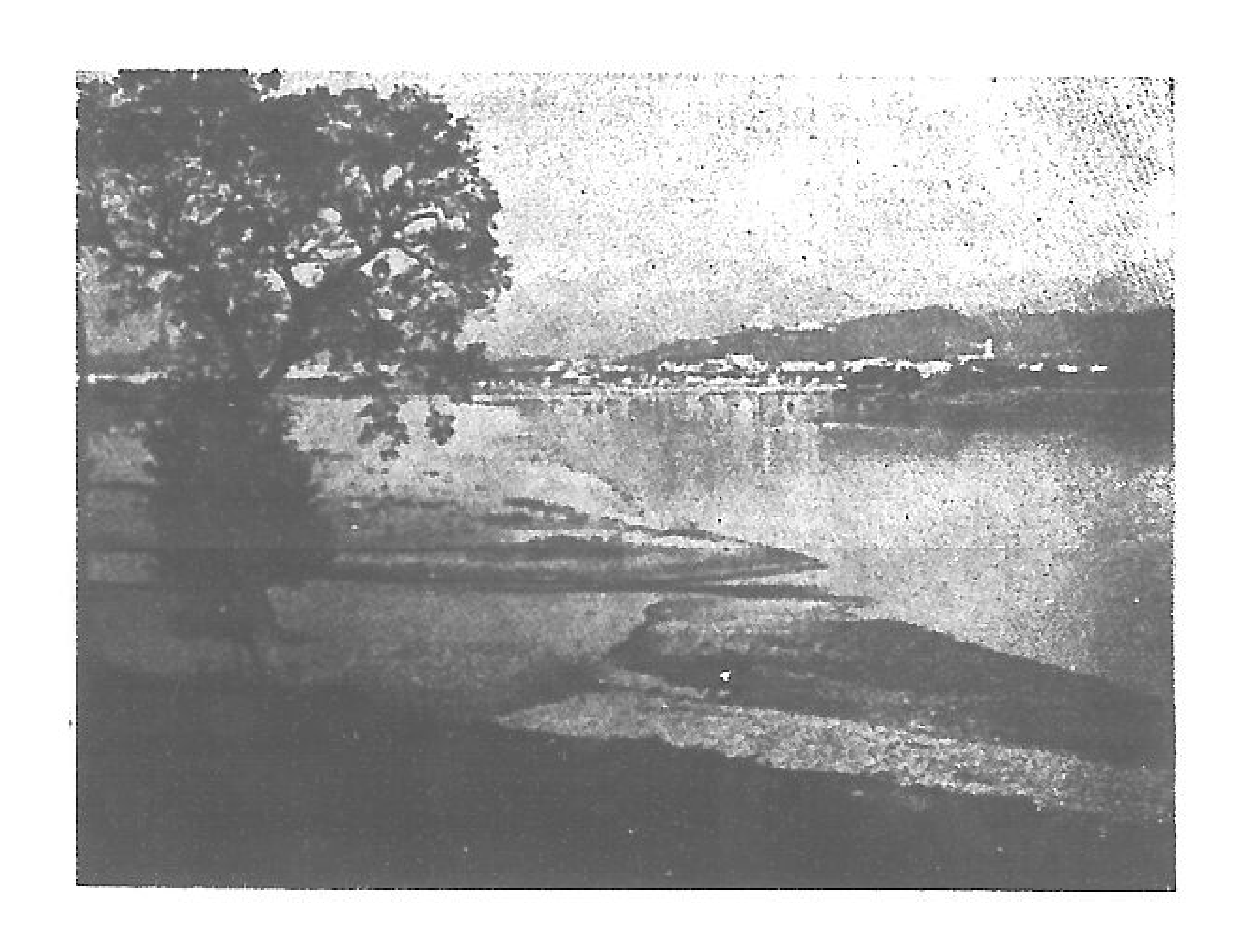
昨晚因遊北山倦了，所以早睡，半夜夢醒，覺得是身睡在山洞的中間，就此一點，也可以證明山洞給我的印象的深刻。

晨起匆匆整裝，上車站坐軌道汽車去蘭谿。走了個把鐘頭，車祇是在沿了北山前進，蓋金華山的西頭，要到蘭谿纔盡，而東頭的金華山，則已於前日自諸暨來金華時火車繞過。此次南來，總算繞了金華山一匝，雖然事極平常，但由我這初次到浙東來遊的野人看來，卻也可以同小孩子似的向人誇說了。

在蘭谿吃過午飯，就出西門江邊，雇了一隻小船，划上隔江西南面的橫山蘭陰寺去。



金華　北山佛壽亭



自橫山上望蘭谿

這橫山並不高也不長，狀似棱形，從東面蘭谿市上看來，一點兒也沒有什麼可取，但身到了此山，在東頭靈源廟前上船，繞過南面一條沿江的山道，到蘭陰寺前的小峯上去一望，就覺得風景的清幽瀟灑，斷不是富春江的祇有點兒高遠深靜的山容水貌所能比得上的了。先讓我來說明一下這橫山的地勢，然後再來說牠的好處。

衢港遠自南來，至蘭谿而一折，這橫山的石岩，就憑空突起，擋住了衢港的衝東面呢，又是一條金華江水，迤邐西傾，到了蘭谿南面，繞過縣城，就和衢港接成了一個天然的直角。兩水合併，流向北去，就是蘭谿江，建德江，再合徽港，東北流去成了富春錢塘的大江。所以橫山一朵，就矗立在三江合流的要衝，三面的遠山脚下的清溪，東南面隔江的紅葉，與正東稍北蘭谿市上的人家，無不一一收在眼底，像是掛在四面用玻璃造成的屋外的水彩畫幅。更有水彩畫所畫不出來的妙處哩，你且看看那些青天碧水之中，時時在移動上下的一面一面的同白鵝似的帆影，看彩色電影裏的外景影片，究竟有

那一張能夠比得上這裏？還有一層好處，是在這橫山的去蘭谿市的並不很遠。以路來講，大約祇不過三五里路的間隔，以到此地來遊的時間來說，則祇須有兩個鐘頭，就可以把蘭谿的全市及附近的勝景，霎時遊望盡了。

橫山上有一個靈源廟，在東頭山脚，前面已經說過了；朝南的山腰裏，還有一個蘭陰寺，說是正德皇帝到過的地方，現在寺前石壁裏，還有正德御筆的「蘭陰深處」四個大字刻在那裏；寺上面一層，是一個觀音閣，說是尼姑的庵；最上是山頂，一個鐘樓，還沒有建造成功哩。

大抵的遊客，總由杭江路而至蘭谿，在蘭谿一宿，看看花船，第二天就匆匆就道，去建德桐廬，領略富春江的山水，對於這近在目前的橫山，總祇隔江一望，棄而不顧，實在是一件大可惋惜的事情。大約橫山因外貌不佳，所以不能引人入勝，「蓬門未識綺羅香，」貧女之嘆，在山水中間也是一樣。

晚上有人請客，在三角洲邊，江山船上吃晚飯。蘭谿人應酬，大抵在船上，與在菜館裏請客比較起來，價並不貴而菜味反好，所以江邊花事會歷久不衰。從前在建德桐廬富陽開家堰一帶直至杭州，各埠都有花舫，現在則祇剩得蘭谿衢州的幾處了，九姓漁船，將來大約要斷絕生路。

蘭谿　洞源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二，晴朗。

去蘭谿東面的洞源山遊。

出蘭谿城東繞大雲山脚，沿路軌落北，十里過楊浩橋，遵溪向北向東，五里至山口，三里至洞源山之棲眞寺。寺是一個前朝的古剎，下有趙太史讀書處，書堂後面有一方泉水，名天池，寺右側，直立着一塊岩石，名飛來峯，這些都還平常；洞源山的出名，也是和

北山一樣，係以洞著的。

這山當然是北山的餘脈，山石也都是和北山一系的石灰水成岩，所以洞窟特別的多。寺前山下石灰巖邊上，有湧雪洞，泉水溢出激石成沫，狀似湧雪，也是一個奇觀，但我們因領路者不在，沒有到。

寺後禿山叢裏，有呵呵洞，因洞中有瀑布，呵呵作響，故名。再上山二里，有無底洞，是走不到底的。更西去里餘，爲白雲洞。

我們因爲在北山已經見識過山洞的奇偉了，所以各洞都沒有進去，祇進了一個在山的最高處的白雲洞。白雲洞洞口並不小，但因有一塊大石橫覆在口上，所以看去似乎小了，這石的面積，大約有三四丈長，一二丈寬，斜覆在洞口的正中，絕似一隻還巢的飛燕。進洞行數十步路就曲折了起來，非用火炬照着不能前進，略斜向下，到底也有里把路深。洞身並不廣，最寬的地方，不過兩三丈而已，但因洞身之窄，所以仰起頭來看

看洞頂，覺得特別的高，毛約約，大約可有二三十丈。洞頂洞壁，都是白色的鐘乳層，中間每嵌有一塊一塊的化石，鐘乳層紋，一套一套像雲也像煙，所以有白雲洞的名稱。這洞雖比不上北山三洞的規模浩大，但形勢卻也不同，在蘭谿多住了一天，看了這一個洞，算來也還值得。

棲眞寺後殿，有藏經樓，中藏有明代大藏經半部，紙色裝璜完好如新，還有半部，則在太平天國的時候毀去了。大殿的佛座下，嵌有明代諸賢的題詩石碣，葉向高的詩碣數方，我們自己用了半日的工夫，把牠搨了下來。

飯後向寺廊下一走，殿外壁上看見了傅增湘先生的朱筆題字數行，更向壁間看了許多近人的題詠，自己的想附名勝以傳不朽的卑劣心也起來了，因而就把昨夜在蘭谿做的一個臭屁，也放上了牆頭：

紅葉清溪水急流，蘭江風物最宜秋，

月明洲畔琵琶響，絕似潯陽夜泊舟。

放的時候，本來是有兩個，另一個爲：

阿奴生小愛梳妝，屋住蘭舟夢亦香，
望煞江郎三片石，九姑東去不還鄉。

開江山的江郎山，有三片千丈的大石，直立山巔，相傳是江郎兄弟三人入山成仙後所化。花船統名江山船，而世上又祇傳有望夫石，絕未聞有望妻者，我把這兩個故事拉在一處，編成小調，自家也還覺得可以成一個小玩意兒，但與棲眞寺的牆壁太無關了，所以不寫上去。

龍游　小南海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三，仍晴。

晨起出旅館，上蘭谿東城的大雲山攬勝亭去跑了一圈。山上山下有兩個塔，上塔在倉聖廟前，下塔在江邊同仁寺裏。南面下山就是蘭谿的義渡，過江上馬公嘴去的，自蘭谿去龍游的公共汽車站，就在江的南岸。

午前十點鐘上汽車去龍游（按當日我係由蘭谿繞道至龍游，所以坐的是公共汽車；如果由杭州前往，可乘火車直達，不必再換汽車，）正午到，在旅館中吃午飯後就上城北五里路遠的小南海去瞻望竹林禪寺。寺在鳳凰山上，俗呼童梳山，下有茶圩村，隔瀫水和東岸的觀音前村相對。瀫水西溪和龍游江的上游諸水，盤旋會合在這鳳凰山下，所以沿水岸再向北，一二里路，到一突出的岩頭上——大約是瀫波亭的舊址——去向南遠望，就可以看得出衢州的千岩萬壑，和近鄉的煙樹溪流，這又是一幅王摩詰的山水橫額。溪中岩石很多，突出在水底，了了可見，所以水上時有瀫紋，兩岸的白沙青樹，倒影水中，和瀫紋交互一織，又像是吳綾蜀錦上的縱橫綉蹟。小南海的氣概everywhere

不大，竹林禪院的歷史也並不古——是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僧妙壽所建，新舊龍游縣志都不載——但纖麗的地方卻有點像六朝人的小品文字。

明湯顯祖過鳳凰山有一首詩，載在縣志上：

繫舟猶在鳳凰山，千里西江此日還，
今夜銷魂在何處，玉岑東下一重灣。

我也在這貂後續上了一截狗尾：

瀔水磯頭半日游，亂山高下望衢州，
西江兩岸沙如雪，詞客東來一繫舟。

題目是鳳凰山懷湯顯祖。

夜在龍游宿，並且還上城隍廟去看了半夜爲募捐而演的戲。龍游地方銀行的吳姜諸公，約於明日中午去吃龍游的土菜，所以三疊岩，烏石山等遠處，是不能去了。

浙東景物紀略

方巖紀靜

方巖在永康縣東北五十里，自金華至永康的百餘里，有公共汽車可坐，從永康至方巖就非坐轎或步行不可，我們去的那天，因爲天陰欲雨，所以在永康下公共汽車後就都坐了轎子，向東前進。十五里過金山村，又十五里到芝英是一大鎮，居民約有千戶，多應姓者，停轎少息，雨愈下愈大了，就買了些油紙之類，作防雨具。再行十餘里，兩旁就

有起山來了，峯巖奇特，老樹縱橫，在微雨裏望去，形狀不一，轎夫一一指示說：

這是公婆巖，那是老虎巖，……老鼠枷等等，說了一大串，又數里，就到了巖下街，已經是在方巖的脚下了。

凡到過金華的人，總該有這樣的一個經驗，在旅館裏住下後，每會有些着靑布衫，文質彬彬的鄉下先生，來盤問你：

是否去方巖燒香的？這是第幾次來進香了？從前住過那一家？

你若囘答他說是第一次去方巖，那他就會拿出一張名片來，請你上方巖去後，到這一家去住宿。這些都是巖下街的房頭，像旅店而又略異的接客者。遠在數百里外，就有這些派出代理人來兜攬生意，一則也可以想見一年到頭方巖香市之盛，一則也可以推想巖下街四五百家人家，競爭的激烈。

巖下街的所謂房頭，經營旅店業而專靠胡公廟吃飯者，總有三五千人，大半係程

應二姓，文風極盛，財產也各可觀，房子都係三層樓。大抵的情形，下層係建築在谷裏，中層沿街，上層爲樓房間一家總有三五十間，香市盛的時候，聽說每家都患人滿。香客之自紹興處州杭州及近縣來者，爲數固已不少，最遠者，且有自福建來的。

從巖下街起曲折再行三五里，就上山；山上的石級是數不淸的，密而且峻，盤旋環繞，要走一個鐘頭，才走得到胡公廟的峯門。

胡公名則，字子正，永康人，宋兵部侍郎，嘗奏免衢婺二州民丁錢，所以百姓感德，立廟祀之。胡公少時，曾在方巖讀過書，故而廟在方巖者爲老牌眞貨，且時顯靈異，最著的，有下列數則：

宋徽宗時，寇略永康，鄉民避寇於方巖，巖有千人坑，大藤懸掛，寇至緣藤而上，忽見赤蛇嚙藤斷，寇都墜死。

盜起淸溪，盤踞方巖，首魁夜夢神飲馬於巖之池，平明池涸，其徒驚潰。

洪楊事起，近鄉近村多遭刼，獨方巖得無恙。

民國三年，嵊縣鄉民，慕胡公之靈異，造廟祀之，乘昏夜來方巖盜胡公頭去，欲以之造像，公夢示知事及近鄉農民，屬捉盜神像頭者，盜盡就逮。是年冬間嵊縣一鄉大火，凡預聞盜公頭者皆燒失。翌年八月該鄉民又有二人來進香，各斃於路上。

類似這樣的奇蹟靈異，還數不勝數，所以一年四季，方巖香火不絕，而尤以春秋為盛，朝山進香者，絡繹於四方數百里的途上。金華人之遠旅他鄉者，各就其地建胡公廟以祀公，雖然說是迷信，但感化威力的廣大，實在也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這是就方巖的盛名所以能遠播各地的一近因而說的話，至於我們的不遠千里，必欲至方巖一看的原因，卻在牠的山水的幽靜靈秀，完全與別種山峯不同的地方。

方巖附近的山，都是絕壁陡起，高二三百丈，而積周圍三五里至六七里不等。而峯

頂與峯脚，面積無大差異，形狀或方或圓，絕似碩大的撐天圓柱。峯巖頂上，又都是平地，林木叢叢，簇生如髮。峯的腰際，祇是一層一層的沙石巖壁，可望而不可登。間有瀑布奔流，奇樹突現，自朝至暮，因日光風雨之移易，形狀景象，也千變萬化，捉摸不定。山之偉觀，到，大約是可以說得已臻極頂了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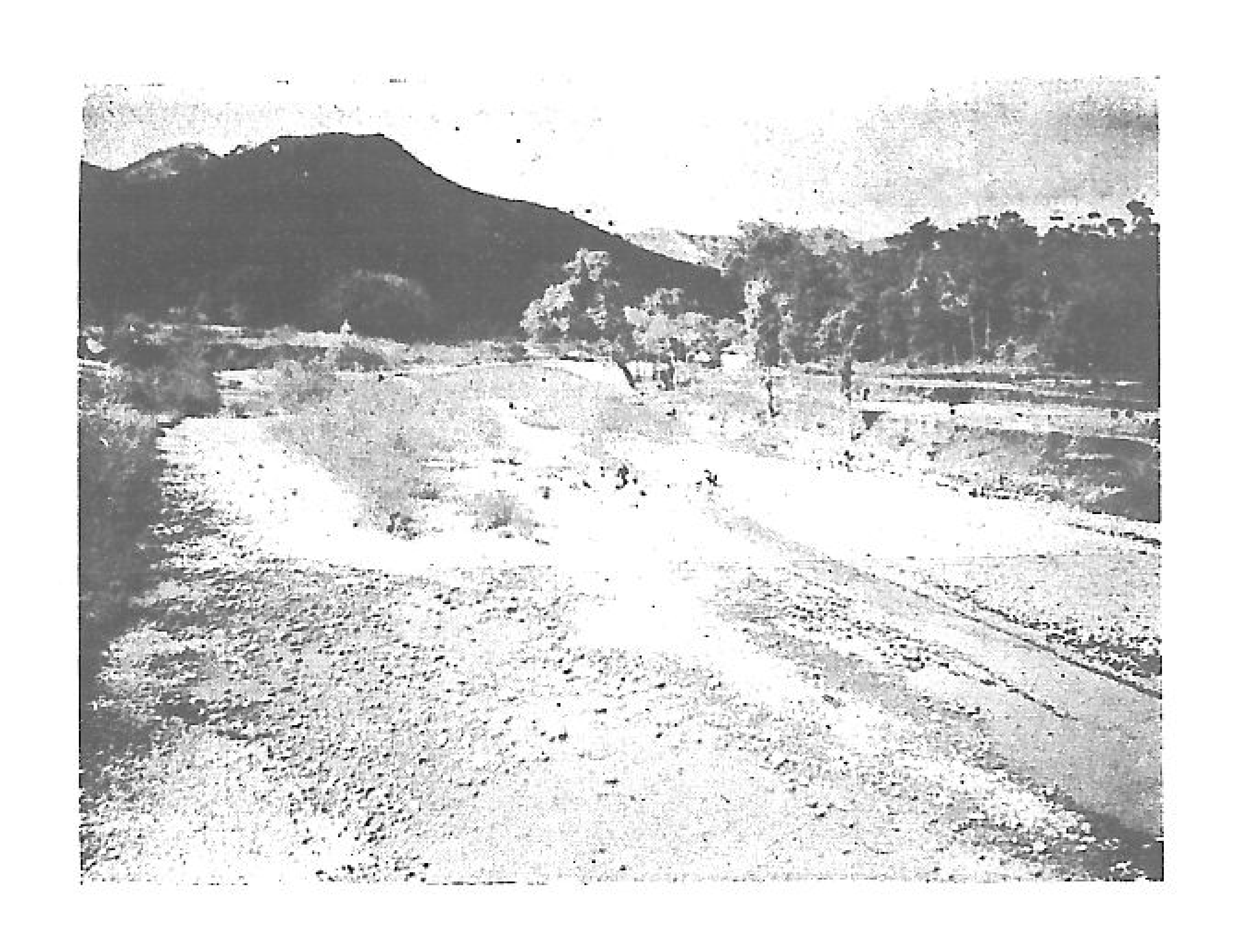
從前看中國畫裏的奇巖絕壁，皴法皺疊，蒼勁雄偉到不可思議的地步，現在到了方巖，向各山路一舉目，才知道南宗北派的畫山點石，都還有未到之處。在學校裏初學英文的時候，讀到那一位美國清教作家何桑的大石面一篇短篇，頗生異想，身到方巖，方知年幼時的少見多怪，像那篇小說裏所寫的大石面，在這附近眞不知有多多少少。我不曾到過埃及，不知沙漠中的 Sphinx 比起這些巖面來，又該是誰兄誰弟。尤其是天造地設，清幽岑寂到令人毛髮悚然的一區境界，是方巖北面相去約二三里地的壽山下五峯書院所在的地方。

北面數峯，遠近環拱，至西面而南偏，絕壁千丈，成了一條上突下縮的倒覆危牆。危牆腰下，離地約二三丈的地方，牆脚忽而不見，形成大洞，似巨怪之張口，口腔上下，都是石壁，五峯書院，麗澤祠，學易齋，就建築在這巨口的上下顎之間，不施椽瓦，而風雨莫及，冬暖夏涼，而紅塵不到。更奇峭者，就是這絕壁的忽而向東南的一折，遞進而突起了固厚，瀑布，桃花，覆釜，鷄鳴的五個奇峯，峯峯都高大似方巖，而形狀顏色，各不相同。立在五峯書院的樓上，祇聽得見四圍飛瀑的淸音，仰視天小，鳥飛不渡，對視五峯，靑紫無言，向東展望，略見白雲遠樹，浮漾在楔形闕處的空中。一種幽靜，淸新，偉大的感覺，自然而然地襲向人來；朱晦翁，呂東萊，陳龍川諸道學先生的必擇此地來講學，以及一般宋儒的每喜利用山洞或風景幽麗的地方作講堂，推其本意，大約總也在想借了自然的威力來壓制人慾的緣故；不看金華的山水，這種宋儒的苦心是猜不出來的。

初到方巖的一天，就在微雨裏遊盡了這五峯書院的周圍，與胡公廟的全部。廟在



永康　方巖盤通



中道巖靈　康永

巖頂，規模頗大，前前後後，也有兩條街，許多房頭，在蒙胡公的福蔭；一人成佛，鷄犬都仙，原是中國的舊例。胡公神像，是一位赤面長鬚的柔和長者，前殿後殿，各有一尊，相貌裝飾，兩都一樣，大約一尊是預備着於出會時用的。我們去的那日，大約剛逢着了廢歷的十月初一，廟中前殿戲臺上在演社戲敬神。臺前簇擁着許多老幼男女，各流着些被感動了的隨喜之淚，而戲中的情節說辭，我們竟一點兒也不懂，問問立在我們身旁的一位像本地出身，能說普通話的中老紳士，方知戲班是本地班，所演的為殺狗勸妻一類的孝義雜劇。

從胡公廟下山，回到了宿處的程××店中，則客堂上早已經點起了兩大枝紅燭，擺上了許多大肉大鷄的酒菜，在候我們吃晚飯了；菜蔬豐盛到了極點，但無魚少海味，所以味也不甚適口。

第二天破曉起來，仍坐原轎繞靈巖的福善寺回永康，路上的風景，也很清異。

第一，靈巖也係同方巖一樣的一枝突起的奇峯，峯的半空，有一穿心大洞，長約二三十丈，廣可五六丈左右，所謂福善寺者，就係建築在這大山洞裏的。我們由東首上山進洞的後面，通過一條從洞裏隔出來的長街，出南面洞口而至寺內，居然也有天王殿，韋馱殿，觀音堂等設置，山洞的大，也可想見了。南面四山環抱，紅葉青枝，照耀得可愛之至；因爲天晴了，所以空氣澄鮮，一道下山去的曲折石級，自上面瞭望下去，更覺得幽深到不能見底。

下靈巖後，向西北的繞道回去，一路上儘是些低昂的山嶺與旋繞的淸溪。經過園內有兩株數百年古柏的周氏祠廟，將至俗名耳朵嶺的五木嶺口的中間，一段溪光山影，景色眞像是在畫裏；西南處州各地的遠山，呼之欲來，回頭四望，淸入肺腑。

過五木嶺，就是一大平原，北山隱隱，已經看得見橫空的一綫，十五里到永康，坐公共汽車回金華，還是午後三四點鐘的光景。

爛柯紀夢

晉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質含之便不復飢。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摧然爛盡。旣歸，質去家已數十年，親情凋落，無復向時比矣。

這傳說，小時候就聽到了，大約總是喜歡念佛的老祖母講給我們孩子聽的神仙故事。和這故事聯合在一起的，還有一張習字的時候用的方格紅字，叫作「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我的所以要把這些兒時的記憶，重新喚起的原因，不過想說一句這故事的普遍流傳而已。是以樵子入山，看神仙對奕，斧柯爛盡的事情，各處深山裏都可以插得進去，也眞怪不得中國各地，有爛柯的遺跡至十餘處之多了。但衢州的爛柯山，卻是道書上所說的「靑霞第八洞天，」亦名「景華洞天」

的所在，是大家所公認的這爛柯故事的發源本土，也是從金華來衢州遊歷的人非到不可的地方，故而到衢州的翌日，我們就出發去遊柯山（衢州人叫爛柯山都祇稱柯山。）

十月陽和，本來就是小春的天氣，可是我們到爛柯山的那天，覺得比平時的十月，還更加和暖了幾分。所以從衢州的小南門出來，打桑樹柏樹很多的野田裏經過，一路上看山看水，走了十六七里路後，在仙壽亭前渡沙步溪，一直到了石橋寺即寶巖寺的脚下，向寺後山上一個通天的大洞看了一眼的時候，方纔同從夢裏醒轉來的人一樣，豁了一豁精神。爛柯山的這一根石樑，實在是偉大，實在是奇怪。

出衢州的南門的時候，眼面前祇看得出一排隱隱的青山而已；南門外的桑麻野道，野道旁的池沼清溪，以及牛羊村集，草舍蔗田，風景雖則清麗，但也並不覺得特別的好。可是在仙壽亭前過渡的瞬間，一看那一條澄清徹底的同大江般的溪水，心裏已經

有點發瘋似的想叫起來了，殊不知入山三里，在青葱環繞着的極深奧的區中，更來了這巨人撐足直立似的一個大洞；立在山下，遠遠望去，就可以從這巨人的跨下，看出後面的一灣碧綠碧綠的青天，雲煙縹緲，山意悠閑，清通靈秀，祇覺得是身到了別一個天地；一個在城市裏住久的俗人，忽入此境，那能夠叫他不目瞪口呆，嚌嚌裏要想到成仙成佛的事情上去呢？

石橋寺，即寶巖寺，在爛柯山的南麓，雖說是梁時創建的古刹，但建築卻已經摧毀得不得了了。寺後上山，踏石級走里把路，就可以到那條石梁或石橋的洞下；洞高二十多丈，寬三十餘丈，南北的深約三五丈，眞像是懸空從山間鑿出來的一條石橋，不過平常的橋梁，決沒有這樣高大的橋洞而已。石橋的上面，仍舊是層層的巖石，洞上一層，也有中空的一條石縫，爬上去俯身一看，是可以看得出天來的，所謂一線天者，就係指這一條小縫而言。再上去，是石橋的頂上，平坦可以建屋，從前有一個塔，造在這最高峯上，

現在卻祇能看出一堆高高突起的瓦礫，塔是早已傾圮盡了。

石橋下南洞口，有一塊圓形岩石蹲伏在那裏，石的右旁的一個八角亭，就是所謂遇日亭。這亭的高度，總也有三五丈的樣子，但你若跑上北面離柯山略遠的小山頂上去瞭望過來，祇覺得是一堆小小的木堆，塞在洞的旁邊。石橋洞底壁上，右手刻着明郡守楊子臣寫的「爛柯仙洞」四個大字，左手刻着明郡守李遂寫的「天生石梁」四個大字，此外還有許多小字的題名記載的石刻，都因爲沙石岩容易風化的緣故，已經剝落得看不清楚了。石橋洞下，有十餘塊斷碑殘碣，縱橫堆疊在那裏。三塊宋碑的斷片，字跡飛舞雄偉，比黃山谷更加有勁。可惜中國人變亂太多，私心太重，這些舊跡名碑，都已經斷殘缺裂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爛柯山志編者，在金石部下有一段記事說：

> 名碑古物之燬於兵燹，宜也；但爛柯山之金石，不幸竟三次被毀於文人，豈非怪事？所謂文人的毀碑，有兩次是因建寺而將這些石碑搬了去填過屋基，有一次

係一不知姓名者來寺搨碑，搨後便私自將那些較古的碑石鑿斷敲裂，使後人不復有再見一次的機會。

爛柯山南麓，在上山去的石級旁邊，還有許多翁仲石馬，亂倒在荒榛漫草之中。翻爛柯山志一查，纔知道明四川巡撫徐忠烈公，葬在此地，俗稱徐天官墓者，就是此處。

在柯山寺的前前後後，賞玩了兩三個鐘頭，更在寺裏吃了一頓午飯，我們就又在暖日之下，和做夢似地回到了衢州，因為衢州城裏還有幾處地方，非去看一下不可。

一是在豆腐鋪作場後面的那座天王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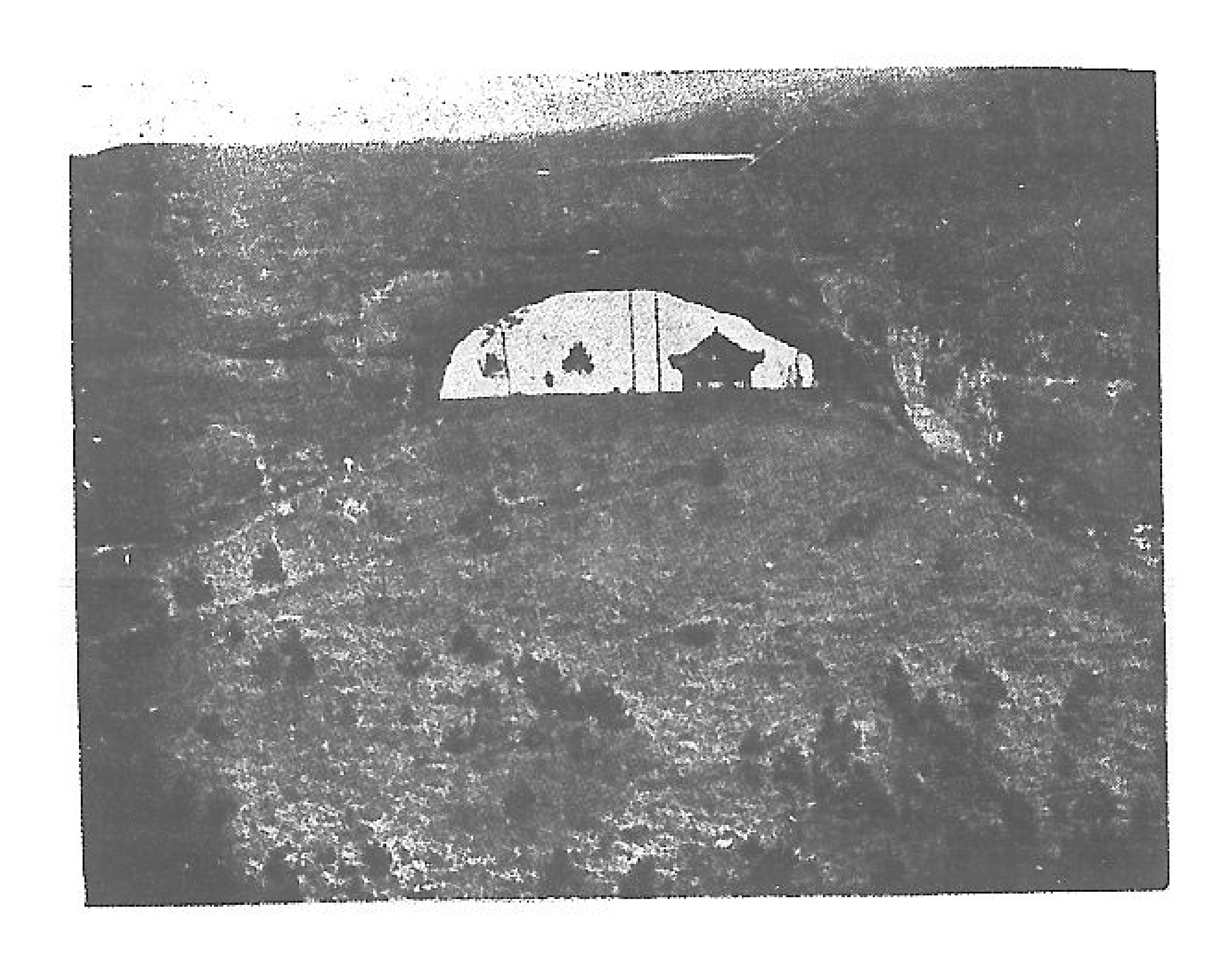
二是城東北隅吳征虜將軍鄭公捨宅而建的那個古剎祥符寺。

三是孔子家廟，及廟內所藏的子貢手刻的楷木孔子及夫人亓官氏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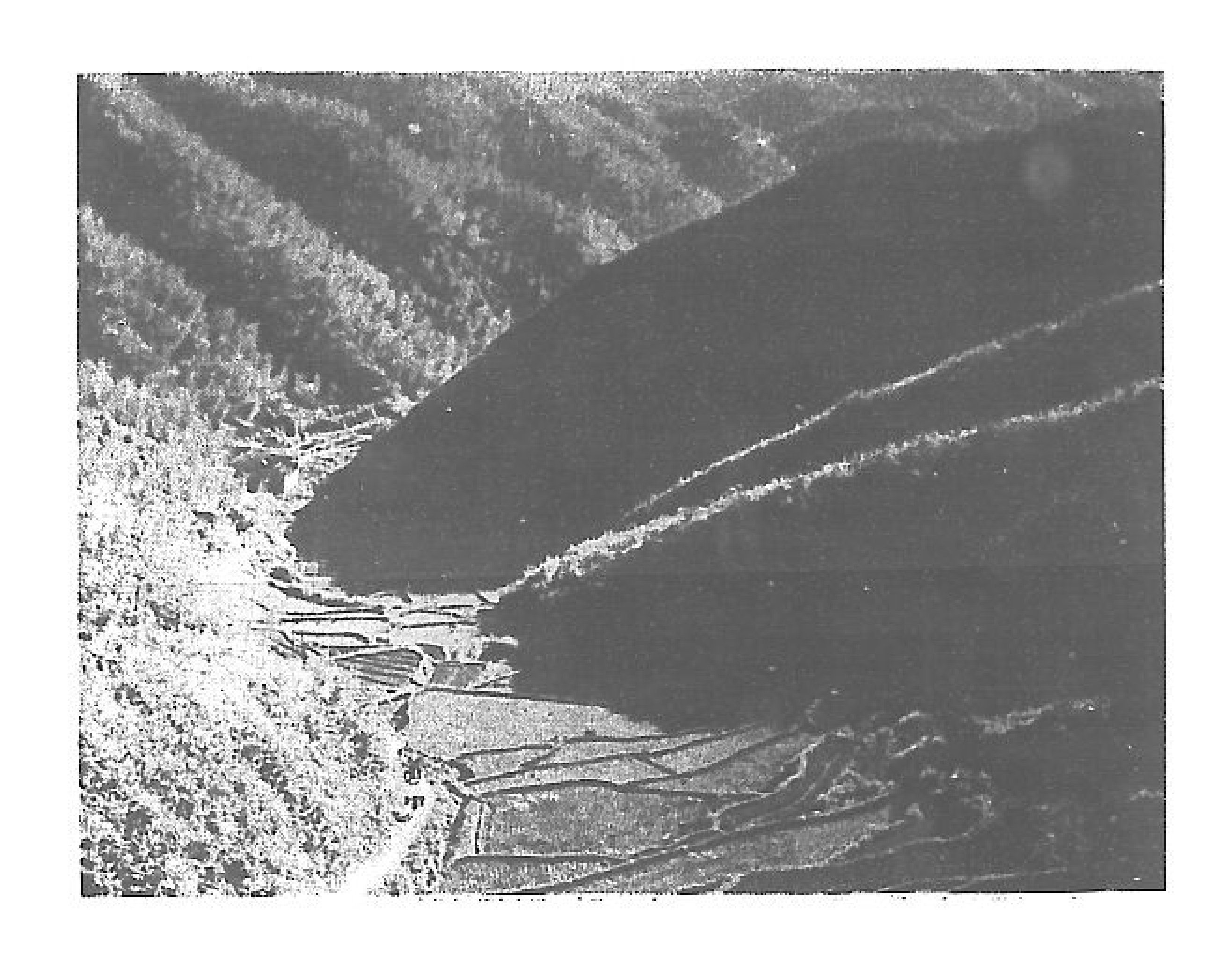
這三處當然是以孔廟和楷木孔子像最為一般人所知道，數千年來的國寶，實在是不容易見到的希世奇珍。

陪我們去孔廟的，是三衢醫院的院長孔熊瑞先生，係孔子第七十三代的裔孫。楷木像藏在孔廟西首的一間樓上，像各高尺餘，孔子的是朝服執圭的一個坐像，亓官夫人的也是一樣的一個，但手中無圭。兩像顏色蒼黑，刻劃遒勁，決不是近代人的刀勢。據孔先生告訴我們的話，則這兩像素來就說是出於端木子貢之手刻，宋南渡時由衍聖公孔端友抱負來衢，供在家廟的思魯閣上，即以來衢州後的年限來說，也已經有八九百年的歷史了。孔子像的面貌，同一般的畫像並不相同，兩眼及鼻子很大，顴骨不十分高，鬚分三掛，下垂及拱起的手際，耳朵也比常人大一點兒。孔子的一個圭，一掛鬚，及一隻耳朵，已經損壞了，現在的係後人補刻嵌入的，刀法和刻紋，與原刻的一比，顯見得後人的筆勢來得軟弱。

孔廟正中殿上，尚有孔子塑像一尊，東西兩廡各有遷衢始祖衍聖公孔端友等的塑像數尊，西首思魯閣下，還有石刻吳道子畫的孔子像碑一塊，一座家廟，形式格局，完



衢州　爛柯山石梁



江山　仙霞關上南望

全是聖廟的大成至聖先師之殿。我雖則還不會到過曲阜，但在這衢州的孔廟內巡視了一下，閉上眼睛，那座聖地的殿堂，彷彿也可以想像得出來了。

衢州西安門外，新河沿下的浮橋邊，原也有江干的花市在的，但比到蘭谿的江山船，要遜色得多，所以不紀。

仙霞紀險

從衢州南下，一路上迎送着的有不斷的青山，更超過幾條水色藍碧的江身，經一大平原，過雙塔地，到一區四山圍抱的江城，就是江山縣了。

江山是以三片石的江郎山出名的地方，南越仙霞關，直通閩粵，西去玉山，便是江西；所謂七省通衢，江山實在是第一個緊要的邊境。世亂年荒，這江山縣人民的提心弔膽，打草驚蛇的狀況，也可以想見的了，我們南來，也不過想見識見識仙霞關的險峻，至

於探風訪俗，玩水遊山，在這一個年頭，卻是不許輕易去嘗試的雅事，所以到江山的第二日一早，我們就亟亟地雇了一輛汽車，馳往仙霞關去。

在南門外的汽車站上車，三里就到俗名東嶽山，有一塊老虎岩，並一座明嘉靖年間建造的塔在的景星山下；南行二十里，遙遙望得見衝天的三塊巨巖江郎山，或合或離，在東面的羣山中跳躍：再去是淤頭，是峽口，是仙霞嶺的區域了，去江山雖有八九十里路程，但汽車走走，也祇走了兩三個鐘頭的樣子。

仙霞嶺的面貌，實在是雄奇偉大得很，老遠看來，就是那麼高那麼大的這排百里來長的仙霞山脈，近來一看，更覺得是不見天日了。東西南的三面，灣裏有灣，山上有山；奇峯怪石，老樹長藤，不計其數；而最曲折不盡，令人方向都分辨不出來的，是新從關外二十八都築起，沿龍溪化龍溪兩支深山中的大水而行的那條通江山的汽車公路。

五步一轉灣，三步一上嶺，一面是流泉渦旋的深坑萬丈，一面又是鳥飛不到的絕

壁千尋。轉一個灣，變一番景色，上一條嶺，闢一個天地，上上下下，去去回回，我們在仙霞山中，龍溪岸上，自北去南，因爲要繞過仙霞關去，汽車足足走了有一個多鐘頭的山路。山的高水的深，與夫灣的多，路的險，不折不扣的說將出來，比杭州的九溪十八澗，起碼總要超過三百多倍。要看山水的曲折，要試車路的崎嶇，要將性命和運命去拚拚，想嘗一嘗生死關頭，千鈞一髮的冒險異味的人，仙霞嶺不可不到，尤其是從仙霞關北麓繞路出關，上關南二十八都去的這一條新闢的汽車公路不可不去一走。車到關南，行經小竿嶺的那個隘口，近瞰二十八都谷底裏的人家，遠望浦城楓嶺諸峯的青影的時候，我眞感到了一種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說不出的心理，喜的是關後許多險隘已經被我走過了，懼的是直望山脚的目的地二十八都，雖然是祇離開了一程拋石的空間，但山坡陡削，直衝下去總也還有二三千尺的高度。這時候回頭來看看仙霞關，一條石級鋪得像蛇腹似的擬時的鳥道，卻早已高高隱沒在雲霧與樹木的中間了。

從小竿嶺的隘口下來，盤旋迴繞，再走了三四十分鐘頭，到仙霞關外第一口的二十八都去一看，忽然間大家的身上又起了一層鷄皮的細粒。

太陽分明是高照在那裏，天色當然是蒼蒼的，高大的人家的住屋，也一層一層的排列着在，但是人哩，活的生動着的人哩，人都到那裏去了呢？

許許多多的很整齊的人家，窗戶都是掩着的，門卻是半開半閉，或者竟全無地空空洞洞同死鱸魚的口嘴似的張開在那裏。踏進去一看，地下祇散亂鋪着有許多稻草。脚步聲在空屋裏反射出來的那一種響聲，自己聽了也要害怕。忽而索落落屋角的黑暗處稻草一動，偶而也會立起一個人來，但祇光着眼睛，向你上下一打量，他就悄悄的避開了。你若追上去問他一句話呢，他祇很勉強地站立下來，對你又是光着眼睛的一番打量，搖搖頭，露一臉陰風慘慘的苦笑，就又走了，回話是一句也不說的。

我們照這樣的搜尋空屋，搜尋了好幾處，纔找到了一所基幹隊駐劄在那裏的處

所。守衛的兵士，對我們起初當然也是很含有疑懼的一番打量，聽了我們的許多說明之後，他纔開口說：「昨晚上又有謠言。居民是自從去年九月以來，早就搬走了。在這裏要吃一頓飯，是很不容易，因爲豆腐靑菜都沒有人做。但今天早晨，隊長是已經接到了江山胡站長的信，飯大約總在預備了罷？」說了，就請我們上大廳去息息。我們看到了這一種情形，聽到了那一番話，食慾早就被恐怖打倒了，所以道了一聲隊長萬福，跳上車子，轉身就走。

重回到小竿嶺的那個隘口的時候，幾刻鐘前曾經盤問我們過，幸虧有了陳萬里先生的那個徽章證明，纔安然放我們過去的那位捧大刀的守衛兵，卻笑着對我們說：「你們就囘去了麼？」囘來一過此口，已經入了安全地帶，我們的膽子也大起來了，就在霍溪邊上，一處叫作大塢的溪橋旁邊下了車，打算爬上山去，親眼去看一看那座也可以說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朱史浩方把石路鋪起來的仙霞關口。一面叫空車子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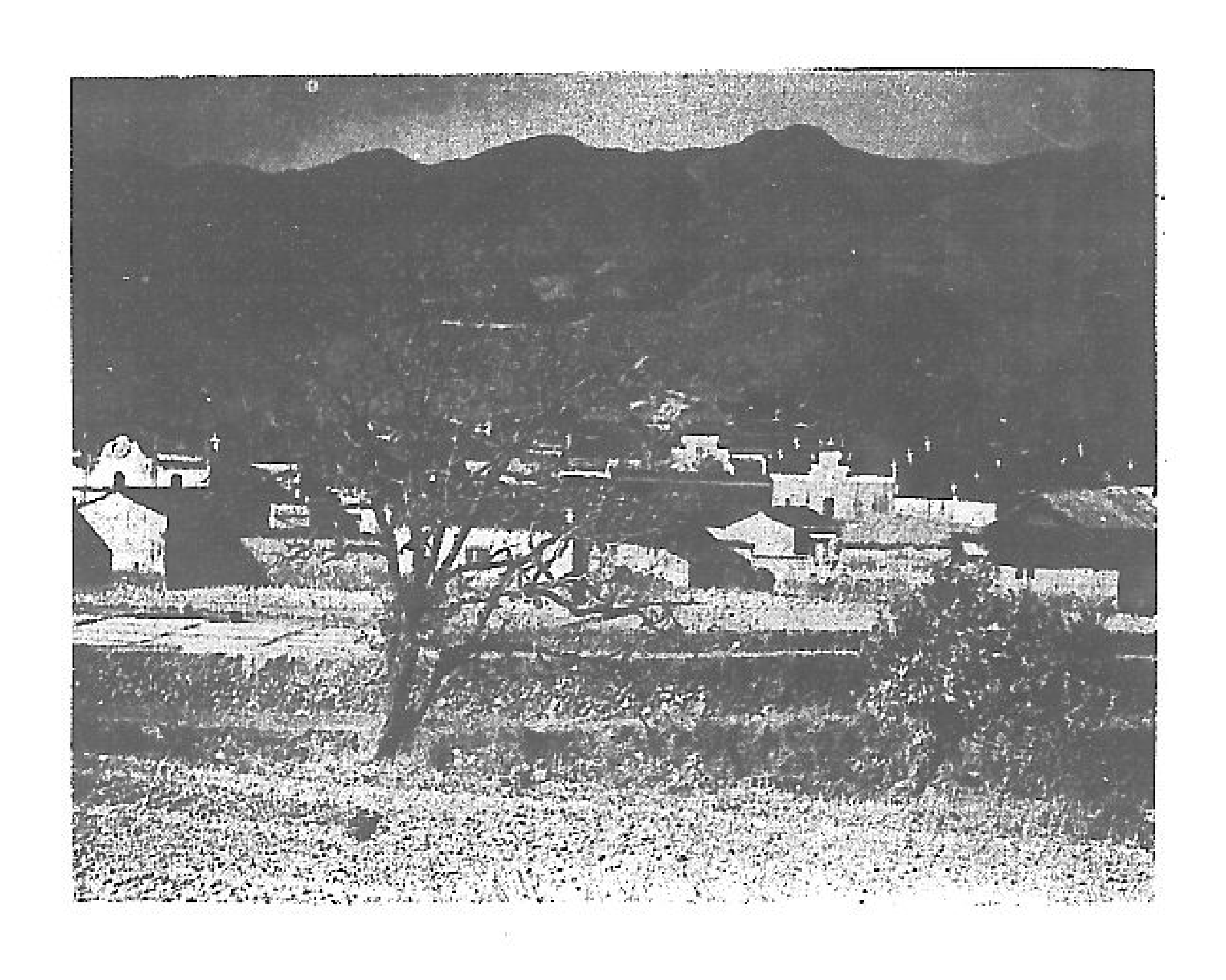
遵原路，繞到仙霞關北相去五里的保安村去等候我們，好讓我們由關南上嶺關北下山，一路上看看風景。

據書上的記載，則仙霞嶺高三百六十級，凡二十四曲，有五關，×十峯等等，我們因爲是從半腰裏上去的，所以所走的衹是關門所在的那一段。

仙霞關，前前後後，有四個關門。第二關的邊上，將近頂邊的地方，有一座新築的碉樓在那裏，據陪我們去游的胡站長說，江山近旁，共有碉樓四十餘處，是新近纔築起來的，但汽車路一開，這些碉樓，這座雄關，將來怕都要變成些虛有其名的古蹟了。

仙霞關內嶺頂，有一座霞嶺亭，亭旁住着一家人家，從前大約是守關官吏的住所，現在卻祇剩了一位老人，在那裏賣茶給過路的行人。

北面出關，下嶺里許，是一個關帝廟。規模很大，有觀音閣，浣霞池亭等建築，大約從前的閩浙官吏來往，總是在這廟內寄宿的無疑。現在東面浣霞池的亭上，還有許多周



江山　廿八都



冰川北岸之玉山城

亮工的過關詩，以及清初諸名宦的唱和詩碣，嵌在石壁的中間。

在關帝廟裏喝了一碗茶，買了些有名的仙霞關的綠茶茶葉，晚霞已經圍住了山腰，我們的手上臉上都感覺得有點潮潤起來了，大家就不約而同的叫了出來說：

「啊！原來這些就是仙霞！不到此地，可眞不曉得這關名之妙哩！」

下嶺過溪，走到溪旁的保安村裏，坐上車子，再探頭出來看了一眼曾經我們走過的山嶺，這座東南的雄鎮，卻早已羞羞怯怯，躲入到一片白茫茫的仙霞懷裏去了。

冰川紀秀

冰川是玉山東南門外環城的一條大溪，我們上玉山到這溪邊的時候，因爲杭江鐵路車尚未通，是由江山坐汽車繞廣豐，直驅了二三百里的長路，好容易纔走到的。到了冰溪的南岸來一看，在衢州見了顏色兩樣的城牆時所感到的那種異樣的緊張的

空氣，更是迫切了；走下汽車，對手執大刀，在浮橋邊檢查行人的兵士們偸拋了幾眼斜視，我們就祇好決定不進城去，但在冰川旁邊走走，馬上再坐原車回去江山。

玉山城外是由這一條天生的城河冰溪環抱在那裏的，東南半角卻有着好幾處雁齒似的浮橋。浮橋的脚上，手捧着明晃晃的大刀，肩負着黃蒼蒼的馬鎗，在那裏檢查入城證，良民證的兵士，看起來相貌都覺得是很可怕。

從冰川第一樓下繞過，沿堤走向東南，一塊大空地，一個大森林，就是郭家洲了。武安山障在南邊，普寧寺，鶴嶺寺接在東首。單就這一角的風景來說，有山有水，還有水車，磨房，漁梁，石堋，水閘，長堤，凡中國畫或水彩畫裏所用得着的各種點景的品物，都已經齊備了；在這樣小的一個背景裏，能具備着這麼些個秀麗的點綴品的地方，我覺得行盡了江浙的兩地，也是很不多見的。而尤其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的，是郭家洲這一個三角洲上的那些樹林的疏散的逸韻。

郭家洲，從前大約也是冰溪的流水所經過的地方，但時移勢易，滄海現在竟變作了桑田了；那一排疏疏落落的雜樹林，同外國古宮舊堡的蛩上所有的那樣的那排大樹，少算算，大約總也已經有了百數歲的年紀。

這一次在漫遊浙東的途中看見的山也真不少了，但每次總覺得有點美中不足的，是樹木的稀少；不意一跨入了這江西的境界，就近在縣城的旁邊，居然竟能夠看到了這一個自然形成的像公園似的大雜樹林！

城裏既然進不去，爬山又恐怕沒有時間，並且離縣城向西向北十來里地的境界，去走就有點兒危險；萬不得已，自然祇好橫過郭家洲，上鶴嶺寺山上的那一個北面的空亭，去遙望玉山的城市了。

玉山城裏的人家，實在整潔得很。沿城河的一排住宅，窗明几淨，倒影溪中，遠看好像是威匿思市裏的通衢。太陽斜了，城裏頭起了炊煙，水上的微波，也漸漸地漸漸地帶

上了紅影。西北的高山一帶，有一個尖峯突起，活像是倒插的筆尖，大約是懷玉山了罷？

這一回沿杭江鐵路西南直下，千里的遊程，到玉山城外終止了。「冰爲溪水玉爲山」坐上了向原路回來的汽車，我念着戴叔倫的這一句現成的詩句，覺得這一次旅行的煞尾，倒很有點兒像德國浪漫派詩人的小說。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稿

釣臺的春晝

因爲近在咫尺，以爲什麼時候要去就可以去，我們對於本鄉本土的名區勝景，反而往往沒有機會去玩，或不容易下一個決心去玩的。正唯其是如此，我對於富春江上的嚴陵，二十年來，心裏雖每在記着，但脚卻從沒有向這一方面走過。一九三一，歲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黨帝，似乎又想玩一個秦始皇所玩過的把戲了，我接到了警告，就倉皇離去了寓居。先在江浙附近的窮鄉裏，遊息了幾天，偶而看見了一家掃墓的行舟，鄉愁一動，就定下了歸計。繞了一個大灣，趕到故鄉，卻正好還在清明寒食的

節前。和家人等去上了幾處墳，與許久不曾見過面的親戚朋友，來往熱鬧了幾天，一種鄉居的倦怠，忽而襲上心來了，於是乎我就決心上釣臺去訪一訪嚴子陵的幽居。

釣臺去桐廬縣城二十餘里，桐廬去富陽縣治九十里不足，自富陽溯江而上，坐小火輪三小時可達桐廬，再上則須坐帆船了。

我去的那一天，記得是陰晴欲雨的養花天，並且係坐晚班輪去的，船到桐廬，已經是燈火微明的黃昏時候了，不得已就祇得在碼頭近邊的一家旅館的高樓上借了一宵宿。

桐廬縣城，大約有三里路長，三千多煙竈，一二萬居民，地在富春江西北岸，從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現在杭江鐵路一開，似乎沒有一二十年前的繁華熱鬧了。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蕭條的，卻是桐君山腳下的那一隊花船的失去了蹤影。說起桐君山，原是桐廬縣的一個接近城市的靈山勝地，山雖不高，但因有仙，自然是靈了。以形勢來論，這桐

君山，也的確是可以產生出許多口音生硬，別具風韻的桐嚴嫂來的生龍活脈，地處在桐溪東岸，正當桐溪和富春江合流之所，依依一水，西岸便瞰視着桐廬縣市的人家煙樹。南面對江，便是十里長洲；唐詩人方干的故居，就在這十里桐洲九里花的花田深處。向西越過桐廬縣城，更遙遙對着一排高低不定的青巒，這就是富春山的山子山孫了。東北面山下，是一片桑麻沃地，有一條長蛇似的官道，隱而復現，出沒盤曲在桃花楊柳洋槐榆樹的中間，繞過一支小嶺，便是富陽縣的境界，大約去程明道的墓地程墳，總也不過一二十里地的間隔，我的去拜謁桐君，瞻仰道觀，就在那一天到桐廬的晚上，是淡雲微月，正在作雨的時候。

魚梁渡頭，因爲夜渡無人，渡船停在東岸的桐君山下。我從旅館踱了出來，先在離輪埠不遠的渡口停立了幾分鐘，後來向一位來渡口洗夜飯米的年輕少婦，弓身請問了一回，纔得到了渡江的祕訣。她說：「你祇須高喊兩三聲，船自會來的。」先謝了她教

我的好意，然後以兩手圍成了播音的喇叭，「喂，喂，渡船請搖過來！」地縱聲一喊，果然在半江的黑影當中，船身搖動了。漸搖漸近，五分鐘後，我在渡口，卻終於聽出了咿呀柔櫓的聲音。時間似乎已經入了酉時的下刻，小市裏的羣動，這時候都已經靜息，自從渡口的那位少婦，在微茫的夜色裏，藏去了她那張白團團的面影之後，我獨立在江邊，不知不覺心裏頭卻兀自感到了一種他鄉日暮的悲哀。渡船到岸，船頭上起了幾聲微微的水浪清音，又銅東的一響，我早已跳上了船，渡船也已經掉過頭來了。坐在黑沈沈的艙裏，我起先祇在靜聽着柔櫓劃水的聲音，然後卻在黑影裏看出了一星船家在吸着的長煙管頭上的煙火，最後因爲沉默壓迫不過，我祇好開口說話了：「船家！你這樣的渡我過去，該給你幾個船錢？」我問。「隨你先生把幾個就是。」船家說話宂慢幽長，似乎已經帶着些睡意了，我就向袋裏摸出了兩角錢來。「這兩角錢，就算是我的渡船錢，請你候我一會，上去燒一次夜香，我是依舊要渡過江來的。」船家的囘答，祇是恩恩烏

為，幽幽同牛叫似的一種鼻音，然而從這鼻音而起的兩三聲輕快的喀聲聽來，他卻已經在感到滿足了，因爲我也知道，鄉間的義渡，船錢最多也不過是兩三枚銅子而已。

到了桐君山下，在山影和樹影交掩着的崎嶇道上，我上岸走不上幾步，就被一塊亂石絆倒，滑跌了一次。船家似乎也動了惻隱之心了，一句話也不發，跑將上來，他卻突然交給了我一盒火柴。我於感謝了一番他的盛意之後，重整步武，再摸上山去，先是必須點一枝火柴走三五步路的，但到得半山，路既就了規律，而微雲堆裏的半規月色，也朦朧地現出一痕銀線來了，所以手裏還存着的半盒火柴，就被我藏入了袋裏。路是從山的西北，盤曲而上，漸走漸高，半山一到，天也開朗了一點，桐廬縣市上的燈光，也星星可數了。更縱目向江心望去，富春江兩岸的船上和桐溪合流口停泊着的船尾船頭，也看得出一點一點的火來。走過半山，桐君觀裏的晚禱鐘鼓，似乎還沒有息盡，耳朵裏彷彿聽見了幾絲木魚鉦鈸的殘聲。走上山頂，先在半途遇着了一道道觀外圍的女牆，這

女牆的柵門，卻已經掩上了。在柵門外徘徊了一刻，覺得已經到了此門而不進去，終於是不能滿足我這一次瞞夜冒險的好奇怪癖的。所以細想了幾次，還是決心進去，非進去不可，輕輕用手往裏面一推，柵門卻砑的一聲，早已退向了後方開開了，這門原來是虛掩在那裏的。進了柵門，踏着爲淡月所映照的石砌平路，向東向南的前走了五六十步，居然走到了道觀的大門之外，這兩扇朱紅漆的大門，不消說是緊閉在那裏的。到了此地，我卻不想再破門進去了，因爲這大門是朝南向着大江開的，門外頭是一條一丈來寬的石砌步道，步道的一旁是道觀的牆，一旁便是山坡，靠山坡的一面，並且還有一道二尺來高的石牆築在那裏，大約是代替欄杆，防人傾跌下山去的用意，石牆之上，鋪的是二三尺寬的青石，在這似石欄又似石櫈的牆上，儘可以坐臥遊息，飽看桐江和對岸的風景，就是在這裏坐牠一晚，也很可以，我又何必去打開門來，驚起那些老道的惡夢呢？

空曠的天空裏，流漲着的祇是些灰白的雲，雲層缺處，原也看得出半角的天，和一點兩點的星，但看起來最饒風趣的，卻仍是欲藏還露，將見仍無的那半規月影。這時候江面上似乎起了風，雲腳的遷移，更來得迅速了，而低頭向江心一看，幾多散亂着的船裏的燈光，也忽明忽滅地變換了一變換位置。

這道觀大門外的景色，眞神奇極了。我當十幾年前，在放浪的遊程裏，曾向瓜州京口一帶，消磨過不少的時日，那時覺得果然名不虛傳的，確是甘露寺外的江山，而現在到了桐廬，昏夜上這桐君山來一看，又覺得這江山的秀而且靜，風景的整而不散，卻非那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所可與比擬的了。眞也難怪得嚴子陵，難怪得戴徵士，倘使我若能在這樣的地方結屋讀書，以養天年，那還要什麼的高官厚祿，還要什麼的浮名虛譽哩？一個人在這桐君觀前的石檻上，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城中的燈火和天上的星雲，更做做浩無邊際的無聊的幻夢，我竟忘記了時刻，忘記了自身，直等到隔江的擊柝

聲傳來，向西一看，忽而覺得城中的燈影微茫地滅了，纔跑也似地走下了山來，渡江奔回了客舍。

第二日侵晨，覺得昨天在桐君觀前做過的殘夢正還沒有續完的時候，窗外面忽而傳來了一陣吹角的聲音。好夢雖被打破，但因這同吹篳篥似的商音哀咽，卻很含着些荒涼的古意，並且曉風殘月，楊柳岸邊，也正好候船待發，上嚴陵去；所以心裏縱懷着了些兒怨恨，但臉上卻祇現出了一痕微笑，起來梳洗更衣，叫茶房去雇船去。雇好了一隻雙槳的漁舟，買就了些酒菜魚米，就在旅館前面的碼頭上上了船。輕輕向江心搖出去的時候，東方的雲幕中間，已現出了幾絲紅韻，有八點多鐘了，舟師急得厲害，祇在埋怨旅館的茶房，爲什麼昨晚不預先告訴，好早一點出發。因爲此去就是七里灘頭，無風七里，有風七十里，上釣臺去玩一趟回來，路程雖則有限，但這幾日風雨無常，說不定要走夜路，纔回來得了的。

過了桐廬，江心狹窄，淺灘果然多起來了。路上遇着的來往的行舟，數目也是很少，因爲早晨吹的角，就是往建德去的快班船的信號，快班船一開，來往於兩埠之間的船就不十分多了。兩岸全是青青的山，中間是一條淸淺的水，有時候過一個沙洲，洲上的桃花菜花，還有許多不曉得名字的白色的花，正在喧鬧着春暮，吸引着蜂蝶。我在船頭上一口一口的喝着嚴東關的藥酒，指東話西地問着船家，這是甚麼山？那是甚麼港？驚嘆了半天，稱頌了半天，人也覺得倦了，不曉得什麼時候，身子卻走上了一家水邊的酒樓，在和數年不見的幾位已經做了黨官的朋友高談闊論。談論之餘，還背誦了一首兩三年前曾在同一的情形之下做成的歪詩：

不是尊前愛惜身，佯狂難免假成眞，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
刼數東南天作孽，鷄鳴風雨海揚塵，悲歌痛哭終何補，義士紛紛說帝秦。

直到盛筵將散，我酒也不想再喝了，和幾位朋友鬧得心裏各自難堪，連對旁邊坐着的

兩位陪酒的名花都不願意開口。正在這上下不得的苦悶關頭，船家卻大聲的叫了起來說：

「先生，羅芷過了，釣臺就在前面，你醒醒罷，好上山去燒飯吃去。」

擦擦眼睛，整了一整衣服，擡起頭來一看，四面的水光山色又忽而變了樣子了。清清的一條淺水，比前又窄了幾分，四圍的山包得格外的緊了，彷彿是前無去路的樣子。並且山容峻削，看去覺得格外的瘦格外的高。向天上地下四圍看看，祇寂寂的看不見一個人類。雙槳的搖響，到此似乎也不敢放肆了，鉤的一聲過後，要好半天纔來一個幽幽的迴響，靜，靜，靜，身邊水上，山下岩頭，祇沈浸着太古的靜，死滅的靜，山峽裏連飛鳥的影子也看不見半隻。前面的所謂釣臺山上，祇看得見兩個大石壘，一間歪斜的亭子，許多縱橫蕪雜的草木。山腰裏的那座祠堂，也祇露着些廢垣殘瓦，屋上面連炊煙都沒有一絲半縷，像是好久好久沒有人住了的樣子。並且天氣又來得陰森，早晨曾經露一露臉過

的太陽，這時候早已深藏在雲堆裏了，餘下來的祇是時有時無從側面吹來的陰颼颼的半箭兒山風，船靠了山脚，跟着前面背着酒菜魚米的船夫走上嚴先生祠堂去的時候，我心裏眞有點害怕，怕在這荒山裏要遇見一個乾枯蒼老得同絲瓜筋似的嚴先生的鬼魂。

在祠堂西院的客廳裏坐定，和嚴先生的不知第幾代的裔孫談了幾句關於年歲水旱的話後，我的心跳也漸漸兒的鎭靜下去了，囑托了他以煮飯燒菜的雜務，我和船家就從斷碑亂石中間爬上了釣臺。

東西兩石壘，高各有二三百尺，離江面約兩里來遠，東西臺相去，祇有一二百步，但其間卻夾着一條深谷，立在東臺，可以看得出羅芷的人家，回頭展望來路，風景似乎散漫一點，而一上謝氏的西臺，向西望去，則幽谷裏的清景，卻絕對的不像是在人間了。我雖則沒有到過瑞士，但到了西臺，朝西一看，立時就想起了曾在照片上看見過的威廉

退兒的祠堂。這四山的幽靜，這江水的青藍，簡直同在畫片上的珂羅版色彩，一色也沒有兩樣，所不同的，就是在這兒的變化更多一點，周圍的環境更蕪雜不整齊一點而已，但這卻是好處，這正是足以代表東方民族性的頹廢荒涼的美。

從釣臺下來，回到嚴先生的祠堂——記得這是洪楊以後嚴州知府戴槃重建的祠堂——西院裏飽啖了一頓酒肉，我覺得有點酩酊微醉了。手拿着以火柴柄製成的牙籤，走到東面供着嚴先生神像的龕前，向四面的破壁上一看，翠墨淋漓題在那裏的，覺多是些俗而不雅的過路高官的手筆。最後到了南面的一塊白牆頭上，在離屋檐不遠的一角高處，卻看到了我們的一位新近去世的同鄉夏靈峯先生的四句似邵堯夫而又略帶感慨的詩句。夏靈峯先生雖則祇知崇古，不善處今，但是五十年來像他那樣的頑固自尊的亡清遺老，也的確是沒有第二個人。比較起現在的那些官迷財迷的南滿倘書和東洋宦婢來，他的經術言行，姑且不必去論牠，就是以骨頭來秤秤，我想也要

比什麽羅三郎鄭太郎輩，重到好幾百倍。慕賢的心一動，醜人的臭技自然是難熬了，堆起了幾張桌椅，借得了一枝破筆，我也在高牆上在夏靈峯先生的脚後放上了一個陳屁，就是在船艙的夢裏，也曾微吟過的那一首歪詩。

從牆頭上跳將下來，又向龕前天井去走了一圈，覺得酒後的喉嚨，有點渴癢了，所以就又走回到了西院，靜坐着喝了兩碗清茶。在這四大無聲，祇聽見我自己的啾啾喝水的舌音衝擊到那座破院的敗壁上去的寂靜中間，同霹靂似地一響，院後的竹園裏卻忽而飛出了一聲閑長而又有節奏似的鷄啼的聲來。同時在門外面歇着的船家，也走進了院門，高聲的對我說：

「先生，我們回去罷，已經是吃點心的時候了，你不聽見那隻公鷄在後山啼麽？我們回去罷！」

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上海寫

臨平登山記

曾坐滬杭甬的通車去過杭州的人，想來誰也看到過臨平山的一道青嶂。車到了峽石，平地裏就有起幾堆小石山來了，然而近者太近，遠者太小，不大會令人想起特異的關於山的概念。一到臨平，向北窗看到了這眠牛般的一排山影，總彷彿是叫人預備着到杭州去看山看水似地，心裏會突然的起一種變動；覺得杭州是不遠了，四周的環境，確與滬寧路的南段，滬杭甬路的東段，一望平原河流草舍很多的單調的景色不同了。這臨平山的頂上，我一直到今年，纔去攀涉，回想起來，倒也有一點淺淡的佳趣，

臨平不過是杭州——大約是往日的仁和縣管的罷？——的一箇小鎮，介在杭州海寧二縣之間，自杭州東去，至多也不到六七十里地的路程。境內河流四繞，可以去湖州，可以去禾郡，也可以去松江上海，直到天邊。因之沿河的兩岸（是東西的）交河的官道（是南北的）之旁，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個部落。居民總有八九百家，柳葉菱塘，桑田魚市，麻布袋豆腐皮，醬鴨肥雞，繭行藕店，算將起來一年四季，農產商品，倒也不少。在一條丁字路的轉灣角前，並且還有一家青帘搖漾的杏花村——是酒家的雅號，本名彷彿是聚賓樓。——鄉民樸素，禁令森嚴，所以妓館當然是沒有的，旅館也不曾看到，但暗娼有無，在這一個民不聊生民又不敢死的年頭，我可不能夠保。

我們去的那天，是從杭州坐了十點左右的一班慢車去的，一則因爲左近的三位朋友，那一日正値着假期；二則因爲有幾位同鄉在那裏處理鄉村的行政，這幾位同鄉聽說我近來侘傺無聊，篇文不寫，所以請那三位住在我左近的朋友約我同去臨平玩

玩，或者可以散散心，或者也可以壯壯膽，不要以爲中國的農村完全是破產了，中國人除幾個活大家死之外別無出路了。等因奉此地到了臨平，更在那家聚賢樓上，背晒着太陽喝了兩斤老酒，興致果然起來了，把袍子一脫，我們就很勇猛地說：「去去爬山去！」

緩步西行（出鎭往西），靠左手走過一個橋洞，在一條長蛇似的大道之旁，遠遠就看得見一座銀匠店頭的招牌那麼的塔，和許多名目也不大曉得的疏疏落落的樹。地理大約總可以不再過細地報告了罷，北面就是那支臨平山，南面豈不又是一條小河麼？我們的所以不從臨平山的東首上山，而必定要走出鎭市——臨平市是在山的東麓的，——走到臨平山的西麓去者，原因是爲了安隱寺裏的一顆梅樹。

安隱寺，據說，在唐宣宗時，名永興院，吳越時名安平院。至宋治平二年，始賜今名。因爲明末清初的那位西冷十子中的臨平人沈去矜謙，好閑多事，做了一部臨平記，所以後來的臨平人，也做出了不少的文章，其中最好的一篇，便是安隱寺裏的那顆所謂

「唐梅」的梅樹。

安隱寺，在臨平山的西麓，寺外面有一口四方的小井，井欄上刻着「安平泉」的三個不大不小的字。諸君若要一識這安平泉的偉大的過去，和沿臨平山一帶的許多寺院的興廢，以及鼎湖的何以得名，孫皓的怎麼亡國（我所說的是天璽改元的那一回事情）等瑣事的，請去翻一翻沈去矜的臨平記張大昌的臨平記補遺或田汝成的西湖志餘等就得，我在這裏，祇能老實地說，那天我們所看到的安隱寺，實在是坍敗得可以，寺裏面的那一顆出名的「唐梅」，樹身原也不小，但我卻怎麼也不想承認牠是一千幾百年前頭的刁鑽古怪鬼靈精。你且想想看，南宋亡國，伯顏丞相，豈不是由臨平而入駐臯亭的麼？那些羊羶氣滿身滿面的元朝韃子，那裏肯爲中國人保留着這一株枯樹？此後還有淸朝，還有洪楊的打來打去，廟之不存，樹將焉附，這唐梅若果是眞，那牠可眞是不怕水火，不怕刀兵的活寶貝了，我們中國還要造什麼飛機高射礮呢？同外國

人打起仗來，豈不祇教擊着這一顆梅樹出去就對？

在冷氣逼人的安隱寺客廳上吃了一碗茶，向四壁掛在那裏的霉爛的字畫致了一致敬，付了他們四角小洋的茶錢之後，我們就從不知何時被毀去的西面正殿基的門外，走上了山。沿山脚的一帶，太陽光裏，有許多工人，祇穿了一件小衫，在那裏劈柴砍樹。我看得有點氣起來了，所以就停住了脚，問他們「這些樹木，是誰教你們來砍的？」「除了這些山的主人之外還有誰呢？」這回話倒也眞不錯，我呆張着目，看看地上縱橫睡着的拳頭樣粗的松杉樹幹，想想每年植樹節日的各機關和要人等貼出來的紅綠的標語傳單，喉嚨頭好像衝起來了一塊麵包。呆立了一會，看看同來的幾位同伴，已經上山去得遠了，就祇好屁也不放一個，旋轉身子，狠狠地踏上了山腰，彷彿是山上的泥沙碎石，得罪了我的樣子。

這一口看了工人砍樹伐山而得的氣悶，直到爬上山頂快的時候，纔茲吐出。臨平

山雖則不高，但走走究竟也有點吃力，喘氣喘得多了，肚子裏自然會感到一種淸空，更何况在山頂上坐下的一瞬間，遠遠地又看得出錢塘江一線的空明繚繞，越山隔岸的無數靑峯，以及脚下頭臨平一帶的煙樹人家來了呢！至於在滬杭甬路軌上跑的那幾輛同小孩子的玩具似的客車，與夫車頭上在亂吐的一圈一卷的白煙，那不過是將死風景點一點活的手筆，像麥克白夫婦當行兇的當兒，忽聽到了醉漢的叩門聲一樣，有了原是更好，卽使沒有，也不會使人感到缺恨的。

從臨平山頂上看下來的風景，的確還有點兒可取。從前我曾經到過蘭溪，從蘭溪市上，隔江西眺橫山，每感到這座小小的蘭陰山眞太平淡，眞是造物的浪費，但第二日身入了此山，到山頂去向南向東向西向北的一看，反覺得遊蘭溪者這橫山決不可不到了。臨平山的風景，就同這山有點相像；你遠看過去，覺得臨平山不過是一支光禿的小山而已，另外也沒有什麼奇特，但到山頂去俯瞰下來，則又覺得杭城的東面，幸虧有

了牠纔可以說是完滿。我說這話，並不是因受了臨平人的賄賂，也不是想奪風水先生——所謂堪輿家也——們的生意，實在是杭州的東面太空曠了，有了臨平山，有了皋亭，黃鶴一帶的山，纔補了一補缺。這是從風景上來說的話，與什麼臨平湖塞則天下治，湖開則天下亂等倒果爲因的妄揣臆說，卻不一樣。

臨平山頂，自西徂東，曲折高低的山脊線，若把牠拉將直來，大約總也有里把路長的樣子。在這里把路的半腰偏東，從山下望去，有一闊黃色的牆頭露出，像煞是巨象身上的一隻木斗似的地方，就是臨平人最愛誇說的龍洞的道觀了。這龍洞，臨平的鄉下人，誰也曉得，說是小康王曾在洞裏避過難。其實呢，這又是以訛傳訛的一篇鄉下文章而已。你猜怎麼着？這臨平山頂，半腰裏原是有一個大洞的。洞的石壁上貼地之處，有「絜拱之凌晨遊此時康定元年四月八日」的兩行字刻在那裏。小康王也是一個康，康定元年也是一個康，兩康一混，就混成了小康王的避難。大約因此也就成全了那個道

觀，龍洞道觀的所以得至今廟貌重新，游人爭集者，想來小康王的功勞，一定要居其大半。可是沈謙的臨平記裏，所說就不同了，現在我且抄一段在這裏，聊以當作這一篇臨平登山記的尾巴，因爲自龍山出來，天也差不多快晚了，我們也就跑下了山，趕上了車站，當日重復坐四等車回到了杭州的緣故：

仁宗皇帝康定元年夏四月，翼拱之來遊臨平山細礪洞。

謙曰吾鄉有細礪洞，在臨平山巔，深十餘丈，闊二丈五尺，高一丈五尺，多出礪石，本草所稱「礪石出臨平」者，卽其地也；至是者無不一遊，自宋至今，題名者數人而已，然多漶漫不可讀，而攀躋洗剔，得此一人，亦如空谷之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曰：謙聞洞中題名舊矣，向未見。甲申四月八日，里人例有祈年之舉，謙同友人往探，因得見其眞蹟。字在洞中東北壁，惟翼字最大，下兩行分書之，微有丹漆，乃里人郭伯邑所潤色，今則剝落殆盡，其筆勢，遒勁如顏眞卿格，眞奇蹟也。洞西南，

又鑿有「寳緘」二字，無年月可考，亦不解其義，意者遊人有寳姓者邪？至於滿洞鏤刻佛像，或是楊髠靈鷲之餘波也。

（臨平記卷一，十九頁）

一九三四年三月

半日的遊程

去年有一天秋晴的午後，我因爲天氣實在好不過，所以就擱下了當時正在趕着寫的一篇短篇的筆，從湖上坐汽車馳上了江干。在兒時習熟的海月橋花牌樓等處閑走了一陣，看看青天，看看江岸，覺得一個人有點寂寞起來了，索性就朝西的直上，一口氣便走到了二十幾年前曾在那裏度過半年學生生活的之江大學的山中。二十年的時間的印跡，居然處處都顯示了面形：從前的一片荒山，幾條泥路，與夫亂石幽溪，草房潴瀾，現在都看不見了。尤其要使人感覺到我老何堪的，是在山道兩旁的那一排靑靑

的不凋冬樹；當時祇同荳苗似的幾根小小的樹秧，現在竟長成了可以遮蔽風雨，可以掩障烈日的長林。不消說，山腰的平處，這裏那裏，一所所的輕巧而經濟的住宅，也添造了許多；像在畫裏似的附近山川的大致，雖仍依舊，但校址的周圍，變化卻竟簇生了不少。第一，從前在大禮堂前的那一絲空地，本來是下臨絕谷的半邊山道，現在卻已將面前的深谷填平，變成了一大球場。大禮堂西北的略高之處，本來是有幾枝被朔風摧折得彎腰屈背的老樹孤立在那裏的，現在卻建築起了三層的圖書文庫了。二十年的歲月！三千六百日的兩倍的七千二百日的日子！以這一短短的時節，來比起天地的悠長來，原不過是像白駒的過隙，但是時間的威力，究竟是絕對的暴君，曾日月之幾何，我這一個本在這些荒山野徑裏馳騁過的毛頭小子，現在也竟垂垂老了。

一路上走着看着，又微微地嘆着，自山的脚下，走上中腰，我竟費去了三十來分鐘的時刻。半山裏是一排教員的住宅，我的此來，原因爲在湖上在江干孤獨得怕了，想來

找一位旣是同鄉，又是同學，而自美國回來之後就在這母校裏服務的胡君，和他來談談過去，賞賞淸秋，並且也可以由他這裏來探到一點故鄉的消息的。

兩個人本來是上下年紀的小學校的同學，雖然在這二十幾年中見面的機會不多，但或當暑假，或在異鄉，偶爾遇着的時候，卻也有一段不能自已的柔情，油然會生起在各個的胸中。我的這一回的突然的襲擊，原也不過是想使他驚駭一下，用以加增加增親熱的效力的企圖；升堂一見，他果然是被我駭倒了。

「哦！眞難得！你是幾時上杭州來的？」他驚笑着問我。

「來了已經多日了，我因爲想靜靜兒的寫一點東西，所以朋友們都還沒有去看過。今天實在天氣太好了，在家裏坐不住，因而一口氣就跑到了這裏。」

「好極！好極！我也正在打算出去走走，就同你一道上溪口去吃茶去罷，沿錢塘江到溪口去的一路的風景，實在是不錯！」

沿溪入谷，在風和日暖，山近天高的田塍道上，二人慢慢地走着，談着，走到九溪十八澗的口上的時候，太陽已經斜到了去山不過丈來高的地位了。在溪房的石條上坐落，等茶莊裏的老翁去起茶煮水的中間，向青翠還像初春似的四山一看，我的心坎裏不知怎麽，竟充滿了一股說不出的颯爽的淸氣。兩人在路上，說話原已經說得很多了，所以一到茶莊，都不想再說下去，祇瞪目坐着，在看四周的山和脚下的水，忽而嘘朔朔朔的一聲，在半天裏晴空中一隻飛鷹，像霹靂似的叫過了，兩山的囘音，更繚繞地震動了許多時。我們兩人頭也不仰起來，祇豎起耳朶在靜聽着這鷹聲的響過。囘響過後，兩人不期而遇的將視線湊集了攏來，更同時破顏發了一臉微笑，也同時不謀而合的叫了出來說：

「眞靜啊！」

「眞靜啊！」

等老翁將一壺茶搬來，也在我們邊上的石條上坐下，和我們攀談了幾句之後，我纔開始問他說：

「久住在這樣寂靜的山中，山前山後，一個人也沒有得看見，你們倒也不覺得怕的麽？」

「怕啥東西？我們又沒有龍連（錢）強盜綁匪，難道肯到孤老院裏來討飯吃的麽？並且春三二月，外國清明，這裏的遊客，一天也有好幾千。冷清的，就祇不過這幾個月。」

我們一面喝着清茶，一面祇在貪味着這陰森得同太古似的山中的寂靜，不知不覺，竟把擺在桌上的四碟糕點都吃完了，老翁看了我們的食慾的旺盛，就又推薦着他們自造的西湖藕粉和桂花糖說：

「我們的出品，非但在本省口碑載道，就是外省，也常有信來郵購的，兩位先生

冲一碗嘗嘗看如何？」

大約是山中的淸氣，和十幾里路的步行的結果罷，那一碗看起來似鼻涕，吃起來似泥沙的藕粉，竟使我們嚼出了一種意外的鮮味。等那壺龍井芽茶，冲得已無茶味，而我身邊帶着的一封絞盤牌也祇剩了兩枝的時節，覺得今天是行得特別快的那輪秋日，早就在西面的峯旁躲去了。谷裏雖掩下了一天陰影，而對面東首的山頭，還映得金黃淺碧，似乎是山靈在預備去赴夜宴而鋪陳着濃裝的樣子。我昂起了頭，正在賞玩着這一幅以靑天爲背景的夕照的秋山，忽聽見耳旁的老翁以富有抑揚的|杭州|土音計算着賬說：

「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

我眞覺得這一串話是有詩意極了，就回頭來叫了一聲說：

「老先生！你是在對課呢？還是在做詩？」

他倒驚了起來，張圓了兩眼呆視着問我：

「先生你說啥話語？」

「我說，你不是在對課麼？三竺六橋，九溪十八澗，你不是對上了「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了麼？」

說到了這裏，他纔搖動着鬍子，哈哈的大笑了起來，我們也一道笑了。付賬起身，向右走上了去理安寺的那條石砌小路，我們倆在山嘴將轉灣的時候，三人的呵呵呵呵的大笑的餘音，似乎還在那寂靜的山腰，寂靜的溪口，作不絕如縷的回響。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感傷的行旅

一

猶太人的漂泊，聽說是上帝制定的懲罰。中歐一帶的「寄泊棲」的遊行，彷彿是這一種印度支族浪漫尼的天性。大約是這兩種意味都完備在我身上的緣故罷，在一處沈滯得久了，祇想把包裹雨傘背起，到絕無人跡的地方去吐一口鬱氣。更況且節季又是霜葉紅時的秋晚，天色又是同碧海似的天天晴朗的青天，我爲什麼不走？我爲什

麼不走呢?

可是說話容易，實踐艱難，入秋以後，想走想走的心願，卻起了好久了，而天時人事，到了臨行的時節，總有許多阻障出來。八個瓶兒七個蓋，湊來湊去湊不周全的，尤其是幾個買舟借宿的金錢。我不會吹簫，我當然不能乞食，況且此去，也許在吳頭，也許向楚尾，也許在中途被捉，被投交有砂米飯吃有紅衣服著的籠中，所以踏上火車之先，我總想多帶一點財物在身邊，免得為人家看出看出我是一個無產無職的遊民。

旅行之始，還是先到上海，向各處去交涉了半天。等到幾個版稅拿到在手裏，向大街上買就了些旅行雜品的時候，我的靈魂已經飛到了空中，

"Over the bills and far away"

坐在黃包車上的身體，好像在騰雲駕霧，扶搖上九萬里外去了。頭一晚，就在上海的大旅館裏借了一宵宿。

是月暗星繁的秋夜，高樓上看出去，能夠看見的，祇是些黃蒼頹蕩的電燈光。當然空中還有許多同蜂衙裏出了火似的同胞的雜噪聲，和許多有錢的人在大街上駛過的汽車聲溶合在一處，在合奏着大都會之夜的「新魔豐賦」但最觸動我這感傷的行旅者的哀思的，卻是在同一家旅舍之內，從前後左右的宏壯的房間裏發出來的驕豔的肉聲，及伴奏着的悲涼的絃索之音。屋頂上飛下來的一陣兩陣的比西班牙舞樂裏的皮鼓銅琶更野噪的鑼鼓響樂，也未始不足以打斷打斷我這愁人秋夜的客中孤獨，可是同敗落頭人家的喜事一樣，這一種絕望的喧闐，這一種勉強的乾興，終覺得是肺病患者的臉上的紅潮，靜聽起來，彷彿是有四萬萬的受難的人民在這野聲裏啜泣似的，「如此烽煙如此（樂），老夫懷抱若為開」呢？

不得已就祇好在燈下拿出一本德國人的遊記來躺在牀沿上胡亂地翻讀……

一七七六，九月四日，來幹思堡，侵晨。

早晨三點，我輕輕地偸逃出了卡兒斯龍特，因爲否則他們怕將不讓我走。那一羣將很親熱地爲我做八月廿八的生日的朋友們，原也有扣留住我的權利；可是此地卻不可再事淹留下去了。……

這樣地跟這一位美貌多才的主人公看山看水，一直的到了月下行車，將從勃倫納到物絡那(Vom Brenner bis Verona)的時候，我也就在悲涼的絃索聲，雜噪的鑼鼓聲，和怕人的汽車聲中昏沈睡着了。

不知是在什麽地方，我自身卻立在黑沈沈的天蓋下俯看海水，立脚處彷彿是危巖嵬兀的一座石山。我的左壁，就是一塊身比人高的直立在那裏的大石。忽而海潮一漲，祇見黑黝黝的渦旋，在灰黃的海水裏鼓蕩，潮頭漸長漸高，逼到脚下來了，我苦悶了一陣，卻也終於無路可逃，帶黏性的潮水，就毫無躊躇地浸上了我的兩脚，浸上了我的腿部，腰部，終至於將及胸部而停止了。一霎時水又下退，我的左右又變了石山的陸地，

而我身上的一件青袍，卻爲水浸濕了。在驚怖和懊惱的中間，夢神離去了我，手支着枕頭，舉起上半身來看看外邊的樣子，似乎那些毫無目的，毫無意識，祇在大街上閑逛，胡擠，亂罵，高叫的同胞們都已歸籠去了，馬路上祇剩了幾聲清淡的汽車警笛之聲，前後左右的嬌豔的肉聲和絃索聲也減少了，幽幽寂寂，彷彿從極遠處傳來似的，祇有間隔得很遠的竹背牙牌互擊的操搭的聲音，大約夜也闌了，大家的遊興也倦了罷，這時候我的肚裏卻也咕嚕嚕感到了一點饑餓。

披上綿袍，向裏間浴室的磁盆裏放了一盆熱水，漱了一漱口，擦了一把臉，再回到牀前安樂椅上坐下，呆看住電燈擦起火柴來吸煙的時候，我不知怎麼的斗然間卻感到了一種異樣的孤獨。這也許是大都會中的深夜的悲哀，這也許是中年易動的人生的感覺，但無論如何，我覺得這樣的再在旅舍裏枯坐是耐不住的了，所以就立起身來，開門出去，想去找一家長夜開爐的菜館，去試一回小吃。

開門出去，在靜寂粉白和病院裏的廊子一樣的長巷中走了一段，將要從右角轉入另一條長廊去的時候，在角上的那間房裏，忽而走出了一位二十左右，面色潔白妖豔，一頭黑髮鬆長披在肩上，全身像裸着似的祇罩着一件金黃長毛絲絨的 Negligee 的婦人來。這一回的出其不意地在這一個深夜的時間裏忽兒和我這樣的一個潦倒的中年男子的相遇，大約也使她感到了一種驚異，她起始祇張大了兩隻黑晶晶的大眼，懷疑豬問似的對我看了一眼，繼而臉上漲起了紅霞似羞縮地將頭俯伏了下去，終於大着膽子向我的身邊走過，走到另一間房間裏去了。我一個人發了一臉微笑，走轉了灣，輕輕地在走向昇降機去的中間，耳朵裏還聽見了一聲她關閉房門的聲音，眼睛裏還保留着她那豐白的圓肩的曲線，和從寬散的她的寢衣中透露出來的胸前的那塊倒三角形的雪嫩的白肌膚。

司昇降機的工人和在廊子的一角呆坐着的幾位茶役，都也睡態朦朧了，但我從

高處的六層樓下來，一到了底下出大門去的那條路上，卻不料竟會遇見這許多暗夜之子在談笑取樂的。他們的中間，有的是跟妓女來的龜奴鴇母，有的是司汽車的機器工人，有的是身上還披着絨毯的住宅包車夫，有的大約是專等到了這一個時候，夾入到這些人的中間來騙取一枝兩枝香烟，談談笑笑藉此過夜的閑人罷，這一個大門道上的小社會裏，這時候似乎還正在熱鬧的黃昏時候一樣，而等我走出大門，向東邊角上的一家茶館裏坐定，朝壁上的掛鐘細細看了一眼時，卻已經是午前的三點鐘前了。

吃取了一點酒菜回來，在路上向天空注看了許多回。西邊天上，正掛着一鉤同鐮刀似的下弦殘月，東北南三面，從高屋頂的電火中間窺探出去，也還見得到一顆兩顆的黯澹的秋星，大約明朝不會下雨這一件事情總可以決定的了。我長嘯了一聲，心裏卻感到了一點滿足，想這一次的出發也還算不壞，就再從昇降機上來，回房脫去了袍襖，沈酣地睡着了四五個鐘頭。

二

幾個鐘頭的酣睡，已把我長年不離身心的疲倦醫好了一半了，況且趕到車站的時候正還是上行特別快車將發未動的九點之前，買了車票，擠入了車座，浩浩蕩蕩，火車頭在晨風朝日之中，將我的身體搬向北去的中間，老是自傷命薄，對人對世總覺得不滿的我這時代落伍者，倒也感到了一心的快樂。「旅行果然是好的，」我斜倚着車窗，目視着兩旁的躺息在太陽和風裏的大地，心裏卻在這樣的想，「旅行果然是不錯，以後就決定在船窗馬背裏過牠半生生活罷！」

江南的風景，處處可愛，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你看，在這一個秋盡冬來的寒月裏，四邊的草木，豈不還是青葱紅潤的麼？運河小港裏，豈不依舊是白帆如織滿在行駛的麼？還有小小的水車亭子，疏疏的槐柳樹林。平橋瓦屋，祇在大空裏吐和平之氣，一堆一

堆的乾草堆兒，是老百姓在這過去的幾個月中間力耕苦作之後的黃金成績，而車磷磷，馬蕭蕭，這十儉年中間，軍閥對他們的徵收剝奪，虜掠姦淫，從頭細算起來，那裏還算得明白？江南原說是魚米之鄉，但可憐的老百姓們，也一併的作了那些武裝同志們的魚米了。逝者如斯，將來者且更不堪設想，你們且看看政府中什麼局長什麼局長的任命，一般物價的同潮也似的怒昇，和印花稅地稅雜稅等名目的增設等，就也可以知其大概了。啊啊，聖明天子的朝廷大事，你這賤民那有左右容喙的權利，你這無智的牛馬，你還是守着古聖昔賢的大訓，明哲以保其身，且細賞賞這車窗外面的迷人秋景罷！人家瓦上的濃霜去管牠作甚？

車窗外的秋色，已經到了爛熟將殘的時候了。而將這秋色秋風的頹廢末級，最明顯地表現出來的，要算淺水灘頭的蘆花叢藪，和沿流在搖映着的柳色的鵝黃。當然杞樹，楓樹，桕樹的紅葉，也一例的在透露殘秋的消息，可是綠葉層中的紅霞一抹，卽在春

天的二月，祇教你向樹林裏去栽幾株一丈紅花，也就可以釀成此景的，至於西方蓮的般紅，則不問是寒冬或是炎夏，祇教你培養得宜，那就隨時隨地都可以將其他樹葉的碧色去襯牠的朱紅，所以我說，表現這大江南岸的殘秋的顏色，不是楓林的紅豔和殘葉的青葱，卻是蘆花的豐白與岸柳的髡黃。

秋的顏色，也管不得許多，我也不想來品評紅白，裁答一重公案，總之對這些大自然的四時煙景，毫末也不曾留意的我們那火車機頭，現在卻早已衝過了長橋幾架，抄過了洋澄湖岸的一角，一程一程的在逼近姑蘇臺下去了。

蘇州本來是我儂舊遊之地，一帆冷雨過婁門的情趣，閑雅的古人，似乎都在稱道。不過細雨騎驢，延着了七里山塘，緩緩的去奠拜眞孃之墓的那種逸致，實在也儘值得我們的懷憶的。還有日斜的午後，或者上小吳軒去泡一碗清茶，憑欄細數數城裏人家的煙竈，或者在冷紅閣上，開開牠朝西一帶的明窗，靜靜兒的守着夕陽的晼晚西沈，也

是塵俗都消的一種遊法。我的此來本來是無遮無礙的放浪的閑行，依理是應該在吳門下榻，離滬的第一晚是應該去聽聽寒山寺裏的夜半淸鐘的，可是重陽過後，這近邊又有了幾次農工暴動的風聲，軍警們提心弔膽，日日在搜查旅客，騷擾居民，像這樣的暴風雨將到未來的恐怖期間，我也不想再去多勞一次軍警先生的駕了，所以車停的片刻時候，我祇在車裏跑上先跑落後的看了一回虎丘的山色，想看看這本來是不高不厚的地皮，究竟有沒有被那些要人們刮盡。但是還好，那一堆小小的土山，依舊還在那裏點綴蘇州的景致。不過塔影蕭條，似乎新來瘦了，牠不會病酒，牠不會悲秋，這影瘦的原因，大約總是因爲日脚行到了天中的緣故罷。拿出表來一看，果然已經是十一點多鐘，將近中午的時刻了。

火車離去蘇州之後，路線的兩邊，聳出了幾條紺碧的山峯來。在平淡的上海住慣的人；或者本來是從山水中間出來，但爲生活所迫，就不得不在看不見山看不見水的

上海久住的人們，大約到此總不免要生出異樣的感覺來的罷，同車的有幾位從上海來的旅客，一樣的因看見了那西南一帶的連山而在作點頭的微笑。啊啊，人類本來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細胞，祇教天性不滅，決沒有一個會對了這自然的和平清景而不想贊美的，所以那些卑汚貪暴的軍閥委員要人們，大約總已經把人性滅盡了的緣故罷，他們祇知道要打仗，他們祇知道要殺人，他們祇知道如何的去歛錢爭勢奪權利用，他們祇知道如何的來破壞農工大衆的這一個自然給與我們的伊甸園。啊吓，不對，本來是在說看山的，多嘴的小子，卻又破口牽涉起大人先生們的狼心狗計來了，不說罷，還是不說罷，將近十二點了，我還是去炒盤芥莉雞丁弄瓶「苦配」啤酒來澆澆磈磊的好。

三

正吞完最後的一杯苦酒的時候，火車過了一個小站，聽說是無錫就在眼前了。天下第二泉水的甘味，倒也沒有什麼可以使人留戀的地方。但震澤湖邊的蘆花秋草，當這一個蕭殺的年時，在理想上當然是可以引人入勝的，因爲七十二山峯的峯下，處處應該有低淺的水灘，三萬六千頃的周匝，少算算也應該有千餘頃的淺渚，以這一個統計來計算太湖湖上的蘆花，那起碼要比揚子江河身的沙渚上的蘆田多些，我是曾在太平府以上九江以下的揚子江頭看過偉大的蘆花秋景的，所以這一回很想上太湖去試試運氣，看看我這一次的臆測究竟有沒有和事實相合的地方。這樣的決定在無錫下車之後，倒覺得前面相去祗幾哩地的路程特別的長了起來，特別快車的速力也似乎特別慢起來了。

無錫究竟是出大政客的實業中心地，火車一停，下來的人竟佔了全車的十分之三四。我因爲行李無多，所以一時對那些爭奪人體的黃包車夫們都失了敬，一個人踏

出站來，在荒地上立了一會，看了一齣猴子戴面具的把戲，想等大夥的行客散了，再去叫黃包車直上太湖邊去。這一個戰略，本是我在旅行的時候常用常效的方法，因爲車剛到站，黃包車價總要比平時貴漲幾倍，等大家散盡，車夫看看不得不等第二班車了，那他的價錢就會低讓一點，可以讓到比平時祇貴兩成三成的地步。況且從車站到湖濱，隨便走那一條路，總要走個半鐘頭纔能走到，你若急切的去叫車，那客氣一點的車夫，會索價一塊大洋，不客氣的或者竟會說兩塊三塊都不定的。所以夾在無錫的市民中間，上車站前頭的那塊荒地上去看一齣猴犬兩明星合演的拿手好戲，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因爲我在看把戲的中間就在擺布對車夫的戰略吓。殊不知這一次的作戰，我卻大大的失敗了。

原來上行特別快車到站是正午十二點的光景，這一班車過後，則下行特快的到來要在下午的一點半過，車夫若送我到湖邊去呢，那下半日的他的買賣就沒有了，要

不是有特別的好處，大家是不願意去的。況且時刻又來得不好，正是大家要去吃飯纔車的時候，所以等我從人叢中擠攢出來，想再回到車站前頭去叫車的當兒，空洞的卵石馬路上，祇剩了些太陽的影子，黃包車夫卻一個也看不見了。

沒有方法，祇好唱着「背轉身，祇埋怨，自己做差，」而慢慢的踱過橋去，在無錫飯店的門口，反出了一個更貴的價目，纔叫着了一乘黃包車拖我到了迎龍橋下。從迎龍橋起，前面是寬廣的汽車道了，兩公司的駛往梅園的公共汽車，隔十分就有一乘開行，並且就是不坐汽車，從迎龍橋起再坐小照會的黃包車去，也是十分舒適的。到了此地，又是我的世界了，而實際上從此地起，不但有各種便利的車子可乘，就是叫一隻湖船，叫她直搖出去，到太湖邊上去搖牠一晚，也是極容易辦到的事情，所以在一家新的公共汽車行的候車的長櫈上坐下的時候，我心裏覺得是已經到了太湖邊上的樣子。

開原鄉一帶，實在是住家避世的最好的地方。九龍山脈，橫亙在北邊，錫山一塔，障

得住東來的煙灰煤氣，西南望去不是龍山山脈的蜿蜒的餘波，便是太湖湖面的鏡光的返照。到處有桑麻的肥地，到處有起屋的良材，耕地的整齊，道路的修廣，和一種和平氣象的橫溢，是在江浙各農區中所找不出第二個來的好地。可惜我沒有去做官，可惜我不曾積下些錢來，否則我將不買陽羨之田，而來這開原鄉裏置牠的三十頃地，營五畝之居，築一畝之室。竹籬之內，樹之以桑，樹之以麻，養些雞豚羊犬，好供歲時伏臘置酒高會之資，酒醉飯飽，在屋前的太陽光中一躺，更可以叫稚子開一開留聲機器，聽聽克拉衣斯勒的提琴的慢調或卡兒騷的高亢的悲歌。若喜歡看點新書，那火車一搭，祇教有半日工夫，就可以到上海的璧恆別發，去買些最近出版的優美的書來。這一點卑卑的願望，啊啊，這一點在大人先生的眼裏看起來，簡直是等於矮子的一個小脚指頭般大的奢望，我究竟要在何年何月，纔享受得到呢？罷罷，這樣的在公共汽車裏坐着，這樣的看看兩岸的疾馳過去的桑田，這樣的注視注視龍山的秋景，這樣的吸收吸收不用

錢買的日色湖光，也就可以了，很可以了，我還是不要作那樣的妄想，且念首清詩，聊作個過屠門的大嚼罷！

Mine be a cot beside the hill;
A bee-hive's hum shall soothe my ear;
A willowy brook that turns a mill,
With many a fall shall linger near.

The swallow, oft, beneath my thatch
Shall twitter from her clay-built nest;
Oft shall the pilgrim lift the latch,
And share my meal, a welcome guest.

Around my ivied porch shall spring
Each fragrant flower that drinks the dew;
And Lucy, at her wheel, shall sing
In russet-gown and apron blue.

The village-church among the trees,
Where first our marriage-vows were given,
With merry peals shall swell the breeze
And point with taper spire to Heaven.

這樣的在車窗口同詩裏的蜜蜂似的哼着念着，我們的那乘公共汽車，已經駛過了張

巷榮巷，駛過了一支小山的腰嶺，到了梅園的門口了。

四

梅園是無錫的大實業家榮氏的私園，係築在去太湖不遠的一支小山上的別業，我的在公共汽車裏想起的那個願望，他早已大規模地爲我實現造好在這裏了，所不同者，我所想的是一間小小的茅篷，而他的卻是紅磚的高大的洋房，我是要緩步以當車，徒步在那些桑麻的野道上閑走的，而他卻因爲時間是黃金就非坐汽車來往不可的這些違異。然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看將起來，有錢的人的心理，原也同我們這些無錢無業的閑人的心理是一樣的，我在此地要感謝榮氏的竟能把我的空想去實現而造成這一個梅園，我更要感謝他既造成之後而能把牠開放，並且非但把牠開放，而又能在梅園裏割出一席地來租給人家，去開設一個接待來遊者的公共膳宿之場。因爲

這一晚我是決定在梅園裏的太湖飯店內借宿的。

大約到過無錫的人總該知道這附近的別墅的位置，除了剛纔汽車通過的那枝橫山上的一個別莊之外，要算這梅園的位置算頂好了。這一條小小的東山，當然也是龍山西下的波脈裏的一條，南去太湖，約祇有小三里不足的路程，而在這梅園的高處如招鶴坪前，太湖飯店的二樓之上，或再高處那榮氏的別墅樓頭，南窗開了，眼下就見得到太湖的一角，波光容與，時時與獨山管社山的山色相掩映。至於園裏的瘦梅千樹，小榭數間，和曲折的路徑，高而不美的假山之類，不過盡了一點點綴的餘功，並不足以語園林營造的匠心之所在的。所以梅園之勝，在牠的位置，在牠的與太湖的接而又離，離而又接的妙處，我的不遠數十里的奔波，定要上此地來借牠一宿的原因，也祇想利用利用這一點特點而已。

在太湖飯店的二樓上把房間開好，喝了幾杯既甜且苦的惠泉山酒之後，太陽已

有點打斜了，但拿出錶來一看，時間還祇是午後的兩點多鐘。我的此來，原想看一看一位朋友所寫過的太湖的落日，原想看看那落日與蘆花相映的風情的，若現在就趕往湖濱，那未免去得太早，後來怕要生出久候無聊的感想來。所以走出梅園，我就先叫了一乘車子，再回到惠山寺去，打算從那裏再由別道繞至湖濱，好去趕上看湖邊的落日。但是錫山一停，惠山一轉，遇見了些無聊的俗物在惠山泉水旁的大嚼豪遊，及許多武裝同志們的沿路的放肆高笑，我心裏就感到了一心的不快，正同被強人按住在腳下，被他強塞了些灰土塵汚到肚裏邊去的樣子，我的脾氣又發起來了，我祇想登到無人來得的高山之上去盡情吐瀉一番，好把肚皮裏的抑鬱灰塵都吐吐乾淨。穿過了惠山的後殿，一步一登，朝着祇有斜陽和衰草在弄情調戲的溜溜的空山，不曉走了多少時候，我竟走到了龍山第一峯的頭茅峯外了。

目的總算達到了，惠山錫山寺裏的那些俗物，都已踏踢在我的腳下。四大皆空，頭

上身邊，祇剩了一片藍蒼的天色和清淡的山嵐。在此地我可以高嘯，我可以俯視無錫城裏的幾十萬爲金錢名譽而在苦鬥的蒼生，我可以任我放開大口來罵一陣無論那一個凡爲我所疾惡者，罵之不足，還可以吐他的面，吐面不足，還可以以小便來澆上他的身頭。我可以痛哭，我可以狂歌，我等爬山的急喘回復了一點之後，在那塊頭茅峯前的山峯頭上竟一個人演了半日的狂態，直到喉嚨乾啞，汗水橫流，太陽也傾斜到了很低很低的時候爲止。

氣竭聲嘶，狂歌高叫的聲音停後，我的兩隻本來是爲我自己的噪聒弄得昏昏的耳裏，忽而沁的鑽入了一層寂靜。風也無聲，日也無聲，天地草木都彷彿在一聲之下變得死寂了，沈默，沈默，沈默，空處都祇是沈默。我被這一種深山裏的靜寂壓得怕起來了，頭腦裏卻起了一種很可笑的後悔。『不要這世界完全被我罵得陸沈了哩？』我想，『不要山鬼之類聽了我的嘯聲來將我接受了去，接到了他們的死滅的國裏去了哩？』我

又想，「我在這裏踏着的不要不是龍山山頭，不要是陰間的滑油山之類哩？」我再想。於是我就注意看了看四邊的景物，想證一證實我這身體究竟還是仍舊活在這卑汚濁地的陽世呢，還是已經闖入了那個鬼也在想革命而謀做閻王的陰間。

朝東望去，遠散在錫山塔後的，依舊是千萬的無錫城內的民家和幾個工廠的高高的煙突，不過太陽斜低了，比起午前的光景來，似乎加添了一點倦意。俯視下去，在東南的角裏，桑麻的林影，還是很濃很密的，並且在那條白線似的大道上，還有行動的車輛的影子在那裏前進呢，那麼至少至少，四周都祇是死滅的這一個觀念總可以打破了。我寬了一寬心，更掉頭朝向了西南，太陽落下了，西南全面，祇是眩目的湖光，遠處銀藍濛濛，當是湖中間的峯面的暮靄，西面各小山的面影，也都變成了紫色了。因爲看見了斜陽，看見了斜陽影裏的太湖，我的已經闖入了死界的念頭雖則立時打消，但是日暮途窮，祇一個人遠處在荒山頂上的一種實感，卻油然的代之而起。我就伸長了脖子

拚命的查看起四面的路來，這時候我實在祇想找出一條近而且坦的便道，好邁此便道而趕回家去。因為現在我所立着的，是龍山北脈在頭茅峯下折向南去的一條支嶺的高頭，東西南三面祇是岩石和泥沙，沒有一條走路的。若再回至頭茅峯前，重沿了來時的那條石級，再下至惠山，則無緣無故便白白的不得不多走許多的回頭曲路，大丈夫是不走回頭路的，我一邊心裏雖在這樣的同小孩子似的想着，但實在我的脚力也有點虛竭了。『啊啊，要是這兒有一所菴廟的話，那我就可以不必這樣的着急了。』我一邊儘在看四面的地勢，一邊心裏還在作這樣的打算，『這地點多麼好啊，東面可以看無錫全市，西面可以見太湖的夕陽，後面是頭茅峯的高頂，前面是朝正南的開原鄉一帶的村落，這裏比起那頭茅峯來，形勢不曉要好幾十倍，無錫人真沒有眼睛，怎麼這一塊龍山南面的平坦的山嶺卻這樣的棄置着而不來造一所菴廟的呢？唉唉，或者他們是將這一個好地方留着，留待我來築室幽居的罷？或者幾十年後將有人來因我今

天的在此一哭而爲我起一個痛哭之臺而與我那故鄉的謝氏西臺來對立的罷？哈哈，哈哈。不錯，很不錯。」末後想到了這一個誇大妄想狂者的想頭之後，我的精神也抖擻起來了，於是拔起脚跟，不管牠有路沒路，祇是往前向那條朝南斜拖下去的山坡下亂走。結果在亂石上滑坐了幾次，被荊棘鉤破了一塊小襟和一雙綫襪，跳過了幾塊岩石，不到三十分鐘，我也居然走到了那支荒山脚下的墳堆裏了。

到了平地的墳樹林裏來一看，西天低處太陽還沒有完全落盡，走到了離墳不遠的一個小村子的時候，我看了看錶，已經是五點多了。村裏的人家，也已經在預備晚餐，門前曬在那裏的乾草荳萁，都已收拾得好好，老農老婦，都在將暝未暝的天空下，在和他們的孫兒孫女遊耍。我走近前去，向他們很恭敬的問了問到梅園的路徑，難得他們竟有這樣的熱心，居然把我領到了通汽車的那條大道之上。等我雇好了一乘黃包車坐上，回頭來向他們道謝的時候，我的眼角上卻又撲簌簌地滚下了兩粒感激的大淚

來。

五

山居清寂，梅園的晚上，實在是太冷靜不過。吃過了晚飯，向庭前去一走，祇覺得四面都是茫茫的夜霧和每每的荒田，人家也看不出來，更何況乎燈燭輝煌的夜市。繞出園門，正想拖了兩隻倦脚走向南面野田裏去的時候，在黃昏的灰暗裏我卻在門邊看見了一張有幾個大字寫在那裏的白紙。摸近前去一看，原來是中華藝大的旅行寫生團的通告。在這中華藝大裏，我本有一位認識的畫家C君在那裏當主任的，急忙走回飯店，教茶房去一請，C君果然來了。我們在燈下談了一會，又出去在園中的高亭上站立了許多時候，這一位不趨時尚，祇在自己精進自己的技藝的畫家，平時總老是吶吶不願多說話的，然而今天和我的這他鄉的一遇，彷彿把他的習慣改過來了，我們談了

些以藝術作了招牌，拚命的在運動做官做委員的藝術家的行爲。我們又談到了些設了很好聽的名目，而實際上祇在騙取青年學子的學費的藝術教育家的心蹟。我們談到了藝術的眞髓，談到了中國的藝術的將來，談到了革命的意義，談到了社會上的險惡的人心，到了嘆聲連發，不忍再談下去的時候，高亭外的天色也完全黑了。兩人伸頭出去，默默地祇看了一回天上的幾顆早見的明星。我們約定了下次到上海時，再去江灣訪他的畫室的日期，就各自在黑暗裏分手走了。

大約是一天跑路跑得太多了的緣故罷，回旅館來一睡，居然身也不翻一個，好好兒的睡着了。約莫到了殘宵二三點鐘的光景，檻外的不知從那一個廟裏來的鐘聲，噹是噹噹噹的在那裏慢擊。我起初夢醒，以爲是附近報火的鐘聲，但披衣起來，到室外廊前去一看，不但火光看不出來，就是火燒場中老有的那一種叫噪的人號狗吠之聲也一些兒聽牠不出。庭外如雲如霧，靜浸着一庭殘月的淸光。滿屋沈沈，祇充滿着一種

遙夜酣眠的呼吸。我為這鐘聲所誘，不知不覺，竟扣上了衣裳，步出了庭前，將我的孤零的一身，浸入了彷彿是要黏上衣來的月光海裏。夜霧從太湖裏蒸發起來了，附近的空中，祇是白茫茫的一片。叉椏的梅樹林中，望過去彷彿是有人立在那裏的樣子。我又慢慢的從飯店的後門，步上了那個梅園最高處的招鶴坪上。南望太湖，也辨不出什麼形狀來，不過祇覺得那面的一塊空闊的地方，彷彿是由千千萬萬的銀絲織就似的，有月光下照的清輝，有湖波返射的銀箭，還有如無卻有，似薄還濃，一半透明，一半黏溼的湖霧湖煙，假如你把身子用力的朝南一跳，那這一層透明的白網，必能悠揚地牽舉你起來，把你舉送到王母娘娘的後宮深處去似的。這是我當初看了那湖天一角的景象的時候的感想，但當萬籟無聲的這一個月明的深夜，幽幽地慢慢地，被那遠寺的鐘聲，當啥，當啥的接連着幾回有韻律似的催告，我的知覺幻想，竟覺得漸漸地漸漸地麻木下去了，終至於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幹，兩隻脚柔軟地跪坐了下去，眼睛也祇同呆了似

的釘視住了那悲哀的殘月不能動了。宗教的神祕，人性的幽幻，大約是指這樣的時候的這一種心理狀態而說的罷，我像這樣的和耶穌教會的以馬內利的聖像似的，被那幽婉的鐘聲，不知魔伏了幾多時，直到鐘聲停住，木魚聲發，和尚——也許是尼姑——的念經念咒的聲音幽幽傳到我耳邊的時候，方纔挺身立起，回到了那旅館的居室裏來，這時候大約去天明總也已經不遠了罷？

回房不知又睡着了幾個鐘頭，等第二次醒來的時候，前窗的帷幙縫中卻瀉入了幾行太陽的光線來。大約時候總也已不早了，急忙起來預備了一下，吃了一點點心，我就出發到太湖湖上去。天上雖各處飛散着雲層，但晴空的缺處，看起來仍可以看得到底的，所以我知道天氣總還有幾日好晴。不過太陽光太猛了一點，空氣裏似乎有多量的水蒸汽含着，若要登高處去望遠景，那像這一種天氣是不行的，因爲晴而不爽，你不能從厚層的空氣裏辨出遠處的寒鴉林樹來，可是祇要看看湖上的風光，那像這樣的

晴天，也已經是儘夠的了。並且昨晚上的落日沒有看成，我今天卻打算犧牲牠一天的時日，來試試太湖裏的遠征，去找出些前人所未見的島中僻景來，這是當走出園門，打楊莊的後門經過，向南走入野田，在走上太湖邊上去的時候的決意。

太陽升高了，豁潔的野田裏已有早起的農夫在鬭土了。行經過一塊桑園地的時候，我且看見了兩位很修媚的姑娘，頭上罩着了一塊白布，在用了一根竹桿，打下樹上的已經黃枯了的桑葉來。聽她們說這也是蠶婦的每年秋季的一種工作，因爲枯葉在樹上懸久了，那老樹的養分不免要爲枯葉吸幾分去，所以打牠們下來是很要緊的，並且黃葉乾了，還可以拿去生火當柴燒，也是一舉兩得的事情。

在野田裏的那條通至湖濱的泥路上面鋪着的儘是些細碎的介蟲殼兒，所以陽光照射下來，有幾處雖祇放着明亮的白光，但有幾處簡直是在發虹霓似的彩色。

像這樣的有朝陽曬着的野道，像這樣的有林樹小山圍繞着的空間，況且頭上又

是青色的天，脚底下並且是五彩的地，飽吸着健康的空氣，擺行着不急的脚步，朝南的走向太湖邊去，眞是多麽美滿的一幅清秋行樂圖呀！但是風雲莫測，急變就起來了，因爲我走到了管社山脚，正要沿了那條山脚下新闢的步道走向太湖旁的一小灣俗名五里湖濱的時候，在山道上朝着東面的五里湖心卻有兩位著武裝背皮帶的同志和一位穿長袍馬褂的先生立在那裏看湖面的扁舟。太陽光直射在他們的身上，皮帶上的鍍鎳的金屬，在放異樣的閃光。我毫不留意地走近前去，而聽了我的脚步聲將頭掉轉來的他們中間的武裝者的一位，突然叫了我一聲，吃了一驚我張開了大眼向他一看，原來是一位當我在某地教書的時候的從前的學生。

他在學校裏的時候本來就是很會出風頭的，這幾年來際會風雲，已經步步高昇成了黨國的要人了，他的名字我也曾在報上看見過幾多次的，現在突然的在這一個地方被他那麽的一叫，我眞駭得顏面都變成了土色了。因爲兩三年來，流落江湖，不敢

出頭露面的結果，我每遇見一個熟人的時候，心裏總要怦怦的驚跳。尤其是在最近被幾位滿含惡意的新聞記者大書了一陣我的叛黨叛國的記載以後，我更是不敢向朋友親戚那裏去走動了，而今天的這一位同志，卻是黨國的要人，現任的中央機關裏的常務委員，若論起罪來，是要從他的手中發落的，寃家窄路，這一關叫我如何的偸逃過去呢？我先發了一陣抖，立住了脚呆木了一下，旣而一想，橫豎逃也逃不脫了，還是大着膽子迎上去罷，於是就立定主意保持着若無其事的態度，前進了幾步，和他握了握手。

「啊！怎麼你也會在這裏！」我很驚喜似地裝着笑臉問他。

「眞想不到在這裏會見到先生的，近來身體怎麼樣！臉色很不好哩！」他也是很歡喜地問我。我看了他這態度，我的膽子放大了，於是就造了一篇很圓滿的歷史出來報告給他聽。

我說因爲身體不好，到太湖邊上來養病已經有二年多了，自從去年夏天起，並且

因爲閑空不過就在這裏聚攏了幾個小學生來在教他們的書，今天是禮拜，所以纔出來走走，但吃中飯的時候卻非要回去不可的，書房是在城外××橋××巷的第××號，我並且要請他上書房去坐坐，好細談談別後的閑天。我這大膽的謊語原也已經聽見了他這一番來錫的任務之後纔敢說的，因爲他說他是來查勘一件重大黨務的，在這太湖邊上一轉，午後還要上蘇州去，等下次再有來無錫的機會的時候再來拜訪，這是他的遁辭。

他爲我介紹了那另外的兩位同志，我們就一同的上了萬頃堂，上了管社山，我等不到一碗清茶泡淡的時候，就設辭和他們告別了。這樣的我在驚恐和疑懼裏，總算訪過了太湖，遊盡了無錫，因爲中午十二點的時候我已同逃獄囚似的伏在上行車的一角裏在喝壓驚的「苦配」啤酒了。這一次遊無錫的回味，實在也正同這啤酒的味兒差彷不多。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作者在途中記

西遊日錄

一九三四年（甲戌）三月二十八日，（舊二月十四）星期三，大雨，寒冷如殘冬。

晨四時，亂夢爲雨聲催醒，不復成寐；起來讀歙縣黃秋宜少尉黃山紀遊一卷，係前申報館仿宋聚珍版之鉛印本，爲屑玉叢談二集中之一種。這遊記，共二十五頁，記自咸豐九年己未八月二十八日從潭渡出發去黃山，至同年九月十一日重返潭渡間事。文筆雖不甚美，但黃山的偉大，與夫攀涉之不易，及日出，雲昇，松虬，石壁，山洞，絕澗，飛瀑，溫泉諸奇景，大抵記載詳盡，若去黃山，亦可作導遊錄看，故而收在行篋中。

昨日得上海信，知此次同去黃山遊者，還有四五位朋友，膳宿旅費，由建設廳負擔，沿路陪伴者由公路局派往，奉憲遊山，雖難免不貽——山靈忽地開言道：「小的青山見老爺！」——之譏，然而路遠山深，像我等不要之人無產之衆，要想作一度壯遊，也頗非易事。更何況脚力不健，體力不佳，無徐霞客之膽量，有阮步兵之猖狂，若語堂光旦等輩，則尤非借一點官力不行了。

午後四時，大雨中，忽來了一張建設廳的請帖，和秋原增嘏語堂等到杭，現住西湖飯店的短簡。冒雨前去，在西湖飯店樓下先見了一羣文縐縐的同時出發之遊覽者及許多熟人；全葉潘林，卻雅興勃發，已上西泠印社，去賞玩山色空濛的淡妝西子了。佇候片時，和這個那個談談天氣與舊遊之地，約莫到了五點，四位金剛，方纔返寓。亂說了一陣，並無原因地哄笑了幾次，我們就決定先去吃私菜，然後再去陪官宴。吃私菜處，是褒字馳名的王飯兒，官宴在湖濱中行別業的大廳上。

私菜吃完，趕至湖濱，中行別業的大廳上，燈燭輝煌，擺滿了五六桌熱氣蒸騰的菜。在全堂哄笑大嚼的亂噪聲中，又決定四十餘人分五路出發；一路去南京蕪湖，一路去天台雁宕，一路去紹興寧波，一路去杭江沿綫，一路去徽州，直至黃山。語堂增嘏光旦秋原，中報館的徐天章與時事新報館的吳寶基兩先生，以及小子，是去黃山者，同去的爲公路局的總稽查金鏡甫先生。

遊臨安縣玲瓏山及錢王墓

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四，晴。

昨晚雨中夾雪，喝得醉醺醺回來的路上，心裏頗有點兒猶豫；私下在打算，若明天雨雪不止者，則一定臨發脫逃，做一次旅行隊裏的 Renegade，好在不是被招募去的新兵，罪名總沒有的。今晨五六點鐘，探頭向窗帷缺處一望，天色竟青蒼蒼的晴了，不得

已祇好打着呵欠，連忙起來梳洗更衣，料理行篋趕到湖濱，正及八點，一羣奉憲遊山者，早已手忙脚亂，立在馬路邊上候車子來被搬去了。我們的車子，出武林門，過保俶塔，向秦亭山脚朝西駛去的時候，太陽還剛纔射到了老和山的那一座黃色的牆頭。

宿雨初晴，公路明潔，兩旁人行道上，頭戴着銀花，手提着香籃的許多鄉下的善男信女，一個個都笑嘻嘻的在塵灰裏對我們呆看，於是乎就有了我們這一批遊山老爺的議論。

『中國的老百姓眞可愛呀！』是語堂的感嘆。

『春秋二季的香市，是她們的唯一的娛樂。也可以藉此去遊山玩水，也可以藉此去散發性慾，Pilgrimage 之爲用眞大矣哉！』是精神分析學者光旦的解釋。

『她們一次燒香，實在也眞不容易。恐怕現在在實行的這計劃，說不定是去

年年底下就定下了，私私地在積些錢下來。直到如今，幾個月中間果然也沒有什麼特別事故發生，她們一面感謝着菩薩的靈佑一面就這麼的不遠千里而步行着來燒香了。』這又是語堂的 Dichtung。

增暇秋原大約是坐在前面的頭等座位裏，故而沒有參加入車中的議論。一路上的談話，若要這樣的筆錄下來，起碼有兩三部 Canterbury Tales 的分量，然而時非中世，我亦非英文文學之祖，姑從割愛，等到另有機會時再寫也還不遲。

車到臨安之先，在一處山腰水畔，看見了幾家竹籬茅舍的人家。山前山後，茶葉一段段的在太陽光裏吐氣。門前桃樹一株，開得熱鬧如雲，比之所羅門的榮華，當然祇有過之。騷——這字音雖不雅，但義卻含兩面——與一動，我就在日記簿上寫下了兩行曲蟺似的字：

泥壁茅蓬四五家，山茶初茁兩三芽，天晴男女忙農去，閒殺門前一樹花。

這一種鄉村春日的自在風光，一路上不知見了多少。可惜沒有史梧岡那麽的散記筆法，能替牠們傳神寫照，點畫出來，以饗終年不出都市的許多大布爾先生。

臨安縣在餘杭之西，去杭州約百餘里，是錢武肅王的故里；至今武肅王墓對面的那支大官山上，還有一座紀念錢氏的功臣塔建立在那裏。依路局規定的路線，則西來第一處登山，當在臨安縣西十里地的玲瓏山。午前十點左右，車到了臨安站，先教站中預備午飯，我們就又開車，到玲瓏站下來步行。在田塍路上，溪水邊頭，約莫走了兩三里地的軟泥鬆路，纔到了玲瓏山口。

玲瓏山的得名，依縣志所載，則因牠「兩峯屹峙，盤空而上，故曰玲瓏。」實在則這山的妙處，是在有石有泉，而又有蘇黃佛印的遊蹤，與夫禪妓琴操的一墓。你試想想，既有山，復有水，又有美人，又有名士，在這裏中國的勝景的條件，豈不是樣樣齊備了麽？玲瓏山的所以比徑山，九仙山更出名，更有人來玩的原因，我想總也不外乎此。還有一件，

此山離縣治不遠，登山亦無不便，而歷代的臨安仕宦鄉紳，又樂爲之經營點綴，所以臨安雖祇一瘦瘠的小縣，而此山的規模氣概，也可以與通都大邑的名山相並。地之傳與不傳，原也有幸不幸的氣數存在其間。

入山行一二里，地勢漸高。山徑曲折，係沿着兩峯之間的一條溪泉而上。一邊是清溪，一邊是絕壁。壁巖峻處，半山間有「玲瓏勝境」的四大字刻在那裏。再上是東坡的「醉眠石，」「九折巖。」三林亭的遺址，大約也在這半山之中。壁上的摩崖石刻，不計其數。可惜這山都是沙石岩，風化得厲害，石刻的大半，都已經辨認不清了。最妙的是蘇東坡的那塊「醉眠石，」在山溪的西旁，石壁下的路東長長的一塊方石，橫躺下去，也儘可以容得一人的身長，眞像是一張石做的沙發。東坡的究竟有沒有在此石上醉眠過，且不去管牠，但石上的三字，與離此石不遠的岩壁上的「九折岩」三字，以及「何年僊立兩蒼龍」的那一首律詩，相傳都是東坡的手筆；我非考古金石家，私自想想這

些古蹟還是貌虎認牠作眞的好，假冒風雅比之燒琴煑鶴，究竟要有趣一點。還有「醉眠石」的東首也有一塊山石，橫立溪旁，上鐫「琴聲」兩篆字，想係因流水淙淙有琴韻，與「琴操墓」就在上面的雙關佳作，因爲不忍埋沒這作者的苦心，故而在此提起一句。

沿溪摸壁，再上五六十步，過合澗泉，至山頂下平坦處，有一路南繞出西面一支峯下。順道南去，到一處突出平坦之區，大約是收春亭的舊址。坐此處而南望，遠近的山峯田野，盡在指顧之間，平地一方，可容三四百人。平地北面，當山峯削落處，還留剩一石龕，下覆古石刻像三尊，相傳爲東坡佛印山谷三人遺像，明褚棟所說的因夢得像，因像建碑的處所，大約也就在這裏，而明黃鼎象所記的剩借亭的遺址，總也是在這一塊地方了，俗以此地爲三休亭，更訛爲三賢祠，皆係誤會者無疑。

在石龕下眺望了半天，仍遵原路向北向東，過一處菜地裏的碑亭，就到玲瓏山寺

裏去休息。小坐一會，喝了一碗茶，更隨老僧出至東面峯頭，過鐘樓後，便到了琴操的墓下。一坏荒土，一塊粗碑上面祇刻着「琴操墓」的三個大字，繙閱新舊臨安縣志，都不見琴操的事蹟，但云墓在寺東而已，祇有馮夢禎的琴操墓詩一首：

絃索無聲濕露華，白雲深處冷袈裟，三泉金骨知何地，一夜西風掃落花。

抄在這裏，聊以遮遮臨安縣志編者之羞。

同遊者潘光旦氏，是馮小青的研求者，林語堂氏，是桃花扇裏的李香君的熱愛狂者，大家到了琴操墓下，就齊動公憤，說臨安縣志編者的毫無見識。語堂且更揑了一本野叟曝言，慷慨陳詞地說：

「光旦，你去修馮小青的墓罷，我立意要去修李香君的墳，這琴操的墓，祇好讓你們來修了。」

說到後來，眼睛就釘住了我們，所謂你們者，是在指我們的意思。因這一段廢話，我

倒又寫下了四句狗屁。

山既玲瓏水亦淸，東坡曾此訪雲英，如何八卷臨安志，不記琴操一段情。

東坡到臨安來訪琴操事，曾見於葬地裏的那一塊碑文之上，而毛子晉編的東坡筆記裏，也有一段記琴操的事情說：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鱉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琴操不答，子瞻拍案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這一段有名的東坡軼事，若不是當時好奇者之僞造，則關於琴操，合之前錄的馮

詩，當有兩個假設好定，即一，琴操或係臨安人，二，琴操爲尼，或在臨安的這玲瓏山附近的菴中。

我們這一羣色情狂者還在琴操墓前爭論得好久，纔下山來。再在玲瓏站上車，東駛回去上臨安去吃完午飯，已經將近二點鐘了；飯後並且還上縣城東首的安國山（俗稱太廟山）下，去瞻仰了一回錢武肅王的陵墓。

武肅王的豐功偉烈，載在史册；除吳越備史之外，就是新舊臨安縣志，杭州府志等，記錢氏功業因緣的文字，也要占去大半；我在此地本可以不必再寫，但有二三瑣事，係出自我之猜度者，順便記牠一記，或者也可以供一般研究史實者的考訂。

錢武肅王出身市井，性格嚴刻，自不待言，故唐僧貫休呈詩，有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及其衣錦還鄉，大宴父老時，卻又高歌着「斗牛無孛兮民無欺」等語；酒酣耳熱，王又自唱吳歌娛父老曰：『汝輩見儂的歡喜，吳人與我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心子裏。』

到則他的橫征暴斂，專制刻毒，大旨也還爲的是百姓，並無將公帑存入私囊去的傾向。到了他的末代忠懿王錢宏俶，還能薄取於民，使民墾荒田勿收其稅，或請科賦者杖之國門，也難怪得浙江民衆要懷念及他，造保俶塔以資紀念了。還有一件事實，武肅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遺妃書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至用其語爲歌。我意此書，必係王之書記新城羅隱秀才的手筆，因爲語氣溫文，的是詩人出口語也。

自錢王墓下回來，又坐車至藻溪。換坐轎子，向北行四十里而至西天目。因天已晚了，就在西天目山下的禪源寺內宿。

遊西天目

三月三十日，星期五，陰晴。

西天目山，屬於潛縣。昨天在地名藻溪的那個小站下車，坐轎向北行三四十里，中

途曾過一教口嶺，高峻可一二十丈。過教口嶺後，四面的樣子就不同了。嶺外是小山荒田的世界，落寞不堪；嶺內向北，天目高高就在面前，路旁流水清淪，自然是天目山南麓流下來的雙清溪澗，或合或離，時與路會，村落很多，田也肥潤，橋梁路亭之多，更不必說了。經過白鶴溪上的白鶴橋，月亮橋後，路祇在一段一段的斜高上去。入大有村後，已上山路，天色陰陰，樹林暗密，一到山門，在這夜陰與樹影互競的黑暗網裏，遠遠聽到了幾聲鐘鼓梵唱的催眠暗示，一種畏怖，寂滅，皈依，出世的感覺，忽如雷電似的向腦門裏襲來。宗教的神祕作用，奇蹟的可能性，我們在這裏便領略了一個飽滿，一半原係時間已垂暮的關係，一半我想也因一天遊旅倦了，筋骨氣分，都已有點酥懈了的緣故。

西天目的開山始祖，是元嘉熙年生下來的吳江人高峯禪師。修行坐道處，爲西峯之獅子巖頭，到現在西天目還有一處名死關的修道處，就係高峯禪師當時榜門之號。禪師的骨塔，現在獅子峯下的獅子口裏。自元歷明，西天目的道場廟宇，全係建築在半

山的這獅子峯附近一帶的所謂師子正宗禪寺者是。元以前，西天目山名不確見於經傳，東坡行縣，也不曾到此，謝太傅遊山屐痕也不曾印及。元明兩代，寺屢廢屢興，直至清康熙年間，玉林國師始在現在的禪源寺基建高峯道場，實卽元洪喬祖施田而建之雙清莊遺址。

在陰森森的夜色裏，轎子到了山門；下轎來一看，祇看見一座規模浩大的八字黃牆，牆內牆外，木架橫斜，這天目靈山的山門似正在動工修理。入門走一二里，地高一段，進天王殿；再高一段，入韋馱寶殿；又高一段，是有一塊「行道」的匾額掛在那裏的法堂。從此一段一段，高而再高，過大雄寶殿，穿方丈居室，曲折旋繞，凡走了十幾分鐘，纔到了東面那間五開間的樓廳上名來青室的客堂裏。窗明几淨，燈亮房深，陳設器具，卻像是上海灘上的頭號旅館，祇少了幾盞電燈，和賣唱賣身的幾個優婆夷耳。

正是舊曆的二月半晚上，一餐很舒適的素菜夜飯吃後，雲破月來，迴廊上看得出

寺前寺後的許多靑峯黑影，及一條怪石很多的曲折的山溪。溪聲鏗鏘，月色模糊，剛讀完了第二十八囘野叟曝言的語堂大師，含着雪茄上迴廊去背手一望，囘到爐邊，就大叫了起來：

「這眞是絕好的 Dichtung！」

可惜山腰雪滿，外面的空氣尖冷，我們對了這一個淸虛夜境，祇能割愛；吃了些從天王殿的攤販處買來的花生米和具有異味的土老酒後，幾個 Dichter 也祇好抱着委屈各自上牀去做夢了。

侵晨七點，詩人們的夢就爲山鳥的淸唱所打破，大家起來梳洗早餐後，便預備着坐轎上山去遊山。語堂受了一點寒，不願行動，祇想在禪源寺的僧榻上臥讀野叟曝言，所以不去。

山路崎嶇陡削，本是意計中事，但這西天目山的路，實在也太逼側了；因爲一面是

千迴百折的清溪，一面是奇岩矗立的石壁，兩邊都開鑿不出路來，故而這條由細石巨岩疊成的羊腸曲徑，祇能從樹梢頭繞山嘴裏穿。我們覺得坐在轎子裏，有三條性命的危險，所以硬叫轎夫放下轎來，還是學着詩人的行徑，緩步微吟，慢慢兒的踏上山去。不過這微吟，到後來終於變了急喘，說出來倒有點兒不好意思。

扶壁沿溪，提脚彎腰的上去，過五里亭，七里亭，山爬得愈高，樹來得更密更大，巖也顯得愈高愈奇，而氣候尤變得十分的冷。西天目山產得最多的柳杉樹的幹上，針葉上，還留有着點點的積雪，岩石上儘是些水晶樣的冰條。尤其是獅子峯下，將到獅子口高峯禪師塔院快的路上，有一塊倒覆的大岩石，橫廣約有二三十丈，在這岩上倒掛在那裏的一排冰柱，直是天下的奇觀。

到了獅子口去休息了數刻鐘，從那茅蓬的小窗裏向南望了一下，我們方纔有了爬山的自信。這獅子口雖則還在半山，到西天目的絕頂「天下奇觀」的天柱峯頭，雖

則還有十幾里路，但從獅子口向南一望，已經是漂渺凌空，巨岩小阜，煙樹，雲溪，都在脚下；翠微岩華石峯旭日峯下的那一座禪源大禪寺，祇像似畫裏的幾點小小的山齋，不知不覺，我們早已經置身在千丈來高的地域了，山茶清釅，山氣沍寒，山僧的談吐，更加是幽閑別致，到了這獅子口裏，展拜展拜高峯禪師的墳墓，翻閱翻閱西天目祖山志上的形勝與藝文，這裏那裏的指點指點，與志上的全圖對證對證，我們都已經有點兒樂而忘返，想學學這天目山傳說中最古的那位昭明太子的父親，預備着把身體捨給了空門。

說起了昭明太子，我卻把這天目山中，最古的傳說忘了，現在正好在這裏補敍一下。原來天目山的得名，照萬曆臨安縣舊志之所說，是在「縣西北五十里。即浮玉山，大藏經謂爲宇內三十四洞天，名太微元蓋之天。太平寰宇記曰：水緣山曲折，東西巨源若兩目，故曰天目，西目屬於潛，東目屬臨安。梁昭明太子，以葬母丁貴嬪，被宮監鮑邈之譖，

不能自明，遂慚憤不見帝（武帝）來臨安東天目山禪修，取漢及六朝文字選之，爲文選二十卷，取金剛經，分爲三十二節，心血以枯，雙目俱瞽。禪師誌公，導取石池水洗之，一目明；復於西天目山，取池水洗之，雙目皆明。不數年，帝遣人來迎，兵馬候於天目山之麓，因建寺爲等慈院。」

這一段傳說，實在是很有詩意的一篇宮闈小說：大約因爲牠太有詩意了罷，所以臨安志於潛志，都詳載此事，藉做裝飾。結果弄得東天目有洗眼池，昭明寺，太子殿，分經臺，西天目也同樣的有洗眼池，昭明寺，太子殿，分經臺。文人活在世上，文章往往不值半分錢，大抵饑餓以死。到了肉化成灰，骨變成炭的時候，卻大家都要來攀龍附鳳，爭奪起來了，這豈真是文學的永久性的效力麼？分析起來，我想唯物的原因，總也是不少的。因爲文人活着，是一樣的要吃飯穿衣生兒子的，到得死了幾百年之後，則物的供給，當然是可以不要。提一提起某曾住此，某曾到此，活人倒可以吸引遊客，占幾文光和尚道士，

更可以藉此去募化騙錢，造起莊嚴燦爛的寺觀寶刹來，這若不是唯物的原因又是什麽？

從獅子口出來，看了千丈岩，獅子岩，緣山徑向東，過樹底下有一泓水在的洗鉢池，更繞過所謂「樹王」的那一顆有十五六抱大的大杉樹，行一二里路，就到了更上一層的開山老殿。這自獅子口至開山殿的山腰上的一段路，都平坦，老樹奇石多極，寬平廣大的空基也一塊一塊的不知有多少，前面說過的西天目古代的寺院，一定是在這一帶地方的無疑，開山老殿或者就是師子正宗禪寺，也說不定。開山殿後軒，掛在那裏的一塊徐世昌寫的「大樹堂」大字匾額，想係指「樹王」而說的了。實際上，這兒的大樹很多，也並不能算得唯一的希奇景致，西天目的絕景，卻在離開山老殿不遠，向南突出去的兩支巖鼻上頭：從這兩支岩鼻上看下去的山谷全景，纔是西天目的唯一大觀；語堂大師到了西天目，而不到此地來一賞附近的山谷全景，與陡削直立的峭壁奇

岩，纔叫是天下的大錯，纔叫是 Dichtung 反滅了 Wahrheit！

岩鼻的一支，是從開山殿前稍下向南，懸空拖出約有一里地長的獨立奇峯，即和尙們所說的「倒掛蓮花」的那一塊地方。所謂「倒掛蓮花」者，百丈來高的岩石，凌空直立在那裏，看起來像一朵蓮花。這蓮花的背後，更有一條絕壁，約有二百丈高，和蓮花的一瓣相對峙，立在壁下向上看出去，祇有一線二三尺寬的天，白茫茫的照在上面。蓮花石旁，離開幾尺的地方，又有一座石臺，上面平坦，建有一個八角的亭子。在去這亭子的路東，奇岩一簇，也像是向天的佛手，兀立在深谷的高頭，上這佛手指頭，去向南一展望，則幾百里路內的溪谷人家，小山田地，都看到清清楚楚；一條一條的谷，一縷一縷的溪，一隴一塢的田，拿一個譬喻來說，極像是一把倒垂的扇子；扇骨就是由西天目分下去的餘脈，扇骨中間的白紙，就是介在兩脈之間的溪谷與鄉村，還有畫在這扇子上面的名畫，便是一幅菜花黃桃花紅李花白山色樹木一抹青青的極細巧的工筆畫！

其他的一支岩鼻就是有一個四面佛亭造在那裏的一條絕壁，比「倒掛蓮花」位置稍東一點，與「倒掛蓮花」隔着一個萬丈的深谷，遙遙相對。從四面佛亭向東向南看下去的風景，和在「倒掛蓮花」所見到的略同。不過在這一個岩鼻上，可以向西向下看一看西天目山境內的全山和寺院，這也是一點可取的地方。

從四面佛的岩鼻，走囘來再向東路上，到半月池。再東去一里，是龍潭（或稱龍池，）是東關留夫石等地方了，我們因爲肚子餓，脚力也有點不繼，所以祇到了半月池爲止。

在開山殿裏吃過午飯，慢慢走下山來，走了三五里路，從山腰裏向東一折，居然到了四面佛絕壁下的一塊平地的上面。這地方名東塢坪，禪源寺的始建者玉林（亦作琳）國師的塔院，就在這裏，墓碣題爲「三十一世玉琳琇法師之塔院。」

由東塢坪再向西向南的下山，到了五里亭，仍上來時的原路；囘到昨晚的宿處禪源寺，已經是午後四點多鐘了。重遇見了語堂，大家就都誇大幾百倍地說上面風景的

怎麼好怎麼好，不消說在 Wahrheit 上面又加了許許多多的 Dichtung，目的不外乎想使語堂發生點後悔，這又是人性惡的一個證明。但語堂也是一位大 Dichter，那裏肯甘心示弱，於是乎他也有了他的迭希通。

晚上當然仍留禪源寺的客房裏宿。

在西天目這禪源寺裏化去了兩夜和一天，總算也約略的把西天目的面貌看過了，但探勝窮幽，則完全還談不上。不過袁中郎所說的飛泉，奇石，菴宇，雲峯，大樹，茶筍的天目六絕，我們也都已經嘗到，祇因雷雨不作，沒有聽到如嬰啼似的雷聲，卻是一恨。光旦，增嘏罷亦是好勝者流，說：「袁中郎總沒有看到冰柱！」這話倒眞也不錯。

西天目禪源寺有田產極多，故而每年收入也不少；檀家的施捨，做水陸的收入，少算算一年中也有十餘萬元。全山的茅篷，全寺的二三百僧侶，吃飯穿衣是當然不成問題的。至於寺內的組織，和和尙的性慾問題等，大約是光旦的得意題目，我在此地，祇好

略去。

遊東天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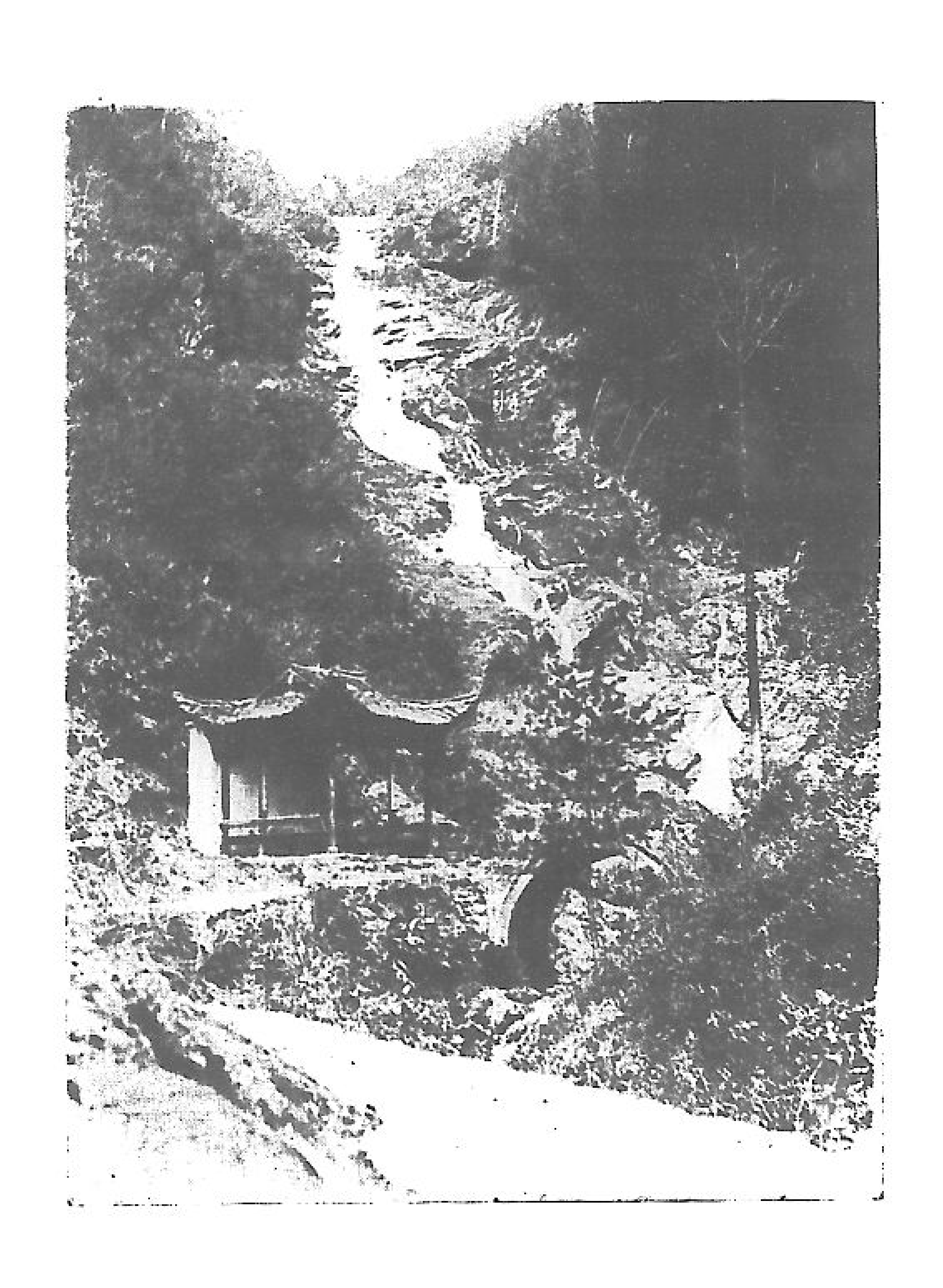
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晴而不朗。

晨八時起牀，早餐後，坐轎出禪源寺而東去；渡蟠龍橋，涉朱頭陀嶺，過旭日峯而下至一谷，沿溪行，是發源於泥嶺北坑的東關谿的支流。昨天自「倒掛蓮花」看下來的扇中的一谷就是這裏的嘉德前鄉等地方，到了此地，我們的一批人馬，已成了扇子畫上的人物了。天目兩山相距約三十餘里，自西徂東，經六角嶺（俗稱）門嶺等險峻石山，然後到東天目西麓的新谿。東山下有一個昭明庵在，下轎小息，看了一塊古文選樓的匾額，和一座小小的太子塔，再上山，行十里，就可以看得見東天目昭明禪院的鐘樓與分經臺。

我們這一次來，係由藻溪下車，先至西天目而倒行上東天目的，若欲先上東天目去，則應在化龍站下車北行三十里即達。總之，無論先東後西，或先西後東，若欲巡拜這兩座名山，而作浙西之暢遊者，那一個兩山之間的大谷，與三條嶺，數條溪，四五個村莊，必須經過。桃李松杉，間雜竹樹；田地方方，流水繞之；三面高山，向南低落，南山隱隱，若臣僕之拱北宸，說到這一個東西兩天目之間的鄉村妙景，倒也着實有點兒可愛。

從昭明庵東上的那一條天目山脚，俗稱老虎尾巴。到五里亭而至一小山之脊。從此一里一亭，盤旋上去，經過拼虎石，碎玉坡而至螺螄旋的路側，就看得見東面白龍池下的那個東崖瀑布了。這瀑布懸兩峯之間，老遠看過去，還有數丈來高，瀑聲隱隱若雷鳴，但可望而不可即，我們因限於日期，不能慢慢的去尋幽探險，所以對於這東崖瀑布，祇在路上遙致了一個敬禮。

螺螄旋走完，向一支山角拐過，就到了東天目山門外的西嶺垂虹，實在是一幅畫



東天目　懸崖瀑布



白嶽　齊雲仙境

樣的美景。行人到此，一見了這銀河落九天似的飛瀑，瀑身左右的石壁，以及瀑流平處架在那裏的橋亭——名垂虹橋亭——總要大吃一驚，以為在如此高高的高山中，那裏會有這樣秀麗清逸，縹渺的瀑布和建築的呢？我們這一批難民似的遊山者，到了瀑布潭邊，就把饑餓也忘了，疲倦也丟了，文縐縐的詩人模樣做作也脫了；蹲下去跳過來，竟大家都成了頑皮的小孩，天生的蠻種，完全恢復了本來的面目。等到先到寺裏的幾位招呼我們的人出來，叫我們趕快去吃午飯的時候，我們纔一步一回頭地離開了那一條就在山門西面的懸崖瀑布。

離瀑布，過垂虹，拾級而登，在大樹夾道的山門內徑上走里把來路，再上一層，轉一個灣，就到了昭明禪院的內殿。我們住的客堂，亦即方丈打坐偃息之房，是在寺的後面東首，係沿崖而築的一間山樓。山房清潔高敞，紅塵飛不到，雲霧有時來，比之西天目，規模雖略小，然而因處地高，故而清靜緊密，要勝一籌。東天目並且自己還有發動機，裝有

寺內專用的電燈，這一點卻和普陀的那個大旅館似的文昌閣有點相像。方丈德明，年輕貌慧，能經營而善交際，我們到後，陪吃飯陪遊山，談吐之間，就顯露出了他的儘可以做得這一區名山的方丈的才能。

查這昭明禪院的歷史——見東山志——當然是因昭明太子而來。梁大同間，僧寶誌——即誌公——飛錫居之。元末毀，明洪武二十年重建，萬歷初又毀，清康熙年間，臨安黃令倡緣新之。洪楊時，當然又毀滅了，後此的修者不明，若去一看現存的碑記，自然可以明白。寺的規模，雖然沒有西天目禪源寺那麼的宏大，然天王殿，韋馱閣，大雄寶殿，藏經閣等，無不應有盡有。可惜藏經閣上，並不藏經，是一座四壁金黃的千佛閣，鄉下人稱百子堂，在寺的西面。此外則僧寮不多，全山的茅篷，仰食於總院者，也祇有寥寥的幾個，因以知此寺寺產定不如西天目的富而且廣，不過檀主的施捨，善男信女的捐助，一年中也定有可觀，否則裝電燈，營修造的經費，將從何處得來呢？

吃過午飯，我們由方丈陪伴，就大家上了西面高處的分經臺。臺荒寺壞，現在祇剩了一個小小的茅篷。分經臺西側，行五十餘步，更有一個葛稚川的煉丹池，池上也有茅篷一，修道僧一。到了分經臺，大家的遊興似乎盡了，但我與金鐵甫，吳寶基，徐成章三位先生，更發了癡性，一定想窮源探底，上一上這東天目的極頂。因爲志書上說，西天目高三千五百丈，東天目高三千九百丈，一置身在東天目頂，就可以把浙江半省的山川形勢，看得澈底零清，既然到了這十分之八的分經臺上，那又誰肯舍此一簣之功呢！和方丈及同來的諸先生別去後，我們祇帶了一位寺裏的工人作嚮導，斬荆披棘，渡石懸崖，在荒涼的草樹叢中，泥沙道上，走了兩個鐘頭，方纔走到了那一座東天目絕頂的大仙峯上。

據陪我們去的那一位工人說，仙峯絕頂，常有雲霧罩着，一年中無幾日清。數年前，山中樹各大數圍，直連至山頂，故虎豹猴兒之屬，都棲息其間。後爲野火所焚，全山成焦

土，從此後，虎豹絕跡，而林木亦絕。我們聽了他的話，心裏倒也有點兒害怕。因爲火燒之後，大樹雖祇剩了許多枯幹，直立在山頭，但燒不盡的茅草，野竹之類，已長得有一人身高，虎豹之類，還儘可以藏身。爬過大仙峯後，地下盡是漬水，草叢中濕得像在溪邊一樣，工人說，這是上面龍潭裏流出來的水，雖大旱亦不涸。爬得愈高，空氣也愈稀薄，因之大家都急喘得厲害；到了仙緣石上，四面的景色一變，我們四人的興致，於是更勃發了起來。

這仙緣石，是大仙峯龍潭下的一塊數百丈寬廣的大石。奇形怪狀的岩壁洞窟，不計其數。仙緣石頂，正當那一座峭壁之下，就是龍潭。龍潭雖係石壁中小小的一方清水，但溢流出去，卻能助成東西兩瀑布的飛沫銀濤，鄉下人的要視此爲神，原也不足怪了。並且東山志上，還記有昔人曾在此石上遇仙的故事，故而後人題詩，有將此石比作劉阮的天台的。但我們卻既不見龍，又不遇仙，祇在仙緣石東首的一塊像獅子似的岩石上那

株老松——這松樹也眞奇怪大火時並未焚去——之下，坐了許多時候。山風淸辣，山氣沈寂，在這孤松下坐着息着，舉目看看蒼空斜日，和周圍的萬壑千岩，雖則不能仙去，各人的肚裏，卻也迴腸盪氣，有點兒飄飄然像喝醉了酒。

從仙緣石再上百餘步，是大仙峯的絕頂了。東望錢唐，羣山之下，有一綫黃流，隱約返映在夕照之中。背後北面，是孝豐的境界，山色濃紫，山頭時有人家似的白牆一串一串的在迷人眼目，卻是未消盡的積雪。大仙峯頂，因爲面南受陽光獨多，所以雪早已融化了，且這一日風大，將蒸氣吹散，故而也沒有雲霧。西望西天目山，祇是黑沈沈的一片，遠望過去，比大仙峯也並不低，因以知志書上所說的東天目比西天目高四百丈的話的不確。但上大仙峯來一看，羣山的脈絡，卻看得很淸，郭景純所記的「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海門更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的這首詩謎，也約略有點兒解得通了。

大仙峯南面，有一個石刻的龍王像擺在亂石堆成的一小龕裏，我們此來，原非爲了求雨，但大約是因爲難得再來的關係罷，各人於眺望之餘，竟都恭恭敬敬的跪了下去，行了一個九拜之禮；臨去時，並且還向龍王道了聲珍重，約下了後會。

在下山來的中間，慢慢兒的走着談着，又向南看看自東天目分下去的羣峯，我卻私私地想好了幾句打油腔，預備一回到杭州，就可以去繳卷消差：

二月春寒雪滿山，高峯遙望皖東關，西來兩宿禪源寺，爲戀林間水一灣。

這是宿西天目禪源寺的詩。

武帝情深太子賢，分經臺上望諸天，自從兵馬迎歸後，寂寞人間五百年。

這是今天上分經臺的詩。

仙峯絕頂望錢唐，鳳舞龍飛兩乳長，好是夕陽金粉裏，衆山濃紫大江黃。

這是登大仙峯頂望錢唐江的詩。

晚上在昭明禪院的客堂裏，翻閱了半夜東山志，增搬把徐文長的一首「天目高高八百尋，夜來一榻抱千岑，長蘿片月何妨掛，削石寒潭幾度深，芋子故燒殘葉火，蓮花皁視大江心，明朝欲借橫空錫，飛度西山再一臨」律詩抄了下來，我祇抄了幾個東天目八景的名目：一，仙峯遠眺，二雲海奇觀，三，經臺秋風，四平溪夜月，五，蓮花石座；六，玉劍飛橋，七，縣崖瀑布，八，古殿棲雲。

出昱嶺關記

一九三四年三月末日，夜宿在東天目昭明禪院的禪房裏。四月一日侵晨，曾與同宿者金錢甫吳寶基諸先生約定，於五時前起牀，上鐘樓峯上去看日出，並看雲海。但午前四時，因口渴而起來喝茶，探首向窗外一望，微雲裏在落細雨，知道日出與雲海都看不成了，索性就酣睡了下去，一覺竟睡到了八點。

早餐後，坐轎下山，一出寺門，那知就掉向雲海裏去了；坐在轎上，看不出前面那轎夫的背脊，但聞人語聲，鳥鳴聲，轎夫換肩的喝唱聲，瀑布的衝擊聲，從白茫茫一片的雲

霧裏傳來；雲層很厚實，有時攢入轎來，撲在面上，有點兒涼陰陰的怪味，伸手出去拿了幾次，卻沒有拿着。細雨化爲雲，蒸爲霧，將東天目的上半山包住，今天的日出雖沒有看成，可是在雲海裏飄泊的滋味卻嘗了一個飽。行至半山，更在東面山頭的霧障裏看出了一圈同月亮似的大白圈，曉得天又是晴的，逆料今天的西行出昱嶺關去路上一定有許多景色好看。

從原來的路上下山，過老虎尾巴，越新谿，向西向南的走去，雲霧全收，那一個東西兩天目之間的谷裏的清景，又同畫樣的展開在目前。上一小嶺後，更走二十餘里，就到了於潛的藻溪，蓋卽三日前下車上西天目去的地點，距西天目三十餘里，去東天目約有四十里內外。轎子到此，已經是午後一點的光景，肚子餓得很，因而對於那兩座西浙名山的餘戀，也有點淡薄下去了。

飯後上車，西行七十餘里，入昌化境，地勢漸高，過嵐嶺關後，就是昱嶺山脈的盤据

地界了；車路大抵是一面依山，一面臨水的。山係巉屼古怪的沙石岩峯，水是清澄見底的山泉溪水。偶爾過一平谷，則人家三五，散點在雜花綠樹間。老翁在門前曝背，小兒們指點汽車張大了嘴，舉起了手，似在大喊大叫。村犬之肥碩者，有時還要和汽車賽一段跑，送我們一程。

在未到昱嶺關之先，公路兩岸的青山綠水，已經是怪可愛的了。語堂並且還想起了避暑的事情，以為挈妻兒來這一區桃花源裏住牠幾日，不看報，不與外界相往來。餓則食小山之薇蕨，與村裏的牛羊，渴則飲清溪的淡水。日當中午，大家脫得精光，入溪中去游泳。晚上倦了，就可以在月亮底下露宿，門也不必關，電燈也可以不要，祇教有一枝雪茄，一張行軍牀，一條薄被，和幾册愛讀的書就好了。

「像這一種生活過慣之後，不知會不會更想到都市中去吸灰塵，看電影的？」

語堂感慨無量地在自言自語，這當然又是他的Dichtung在作怪。前此，語堂和增

暇光旦他們，曾去富春江一帶旅行；在路上，遇有不適意事，語堂就說『這是Wahrheit!』意思就是在說『現實和理想的不能相符，』係借用了歌德的書名，而付以新解釋的；所以我們這一次西遊，無論遇見什麽可愛可恨之事，都祇以 Wahrheit 與 Dichtung 兩字了之；語彙雖極簡單，涵義倒着實廣闊，並且說一次，大家都哄笑一場，不厭重複，也不怕煩膩，正像是在唱古詩裏的循環複句一般。

車到昱嶺關口，關門正在新造，停車下來，仰視衆山，大家都祇嘿然互相默視了一下；蓋因日暮途遙，突然間到了這一個險隘，印象太深，變成了Shock，驚嘆頌贊之聲自然已經叫不出口，就連現成的Dichtung 與 Wahrheit 兩字，也都被駭退了。向關前關後去環視了一下，大家鬆了一鬆氣，吳徐兩位，照了幾張關門的照相之後，那種緊張的氣分，纔兹弛緩了下來。於是乎就又有了說，有了笑，同行中間的一位，並且還上關門邊上去撒了一拋溺，以留作過關的紀念碑。

出關後，已入安徽績溪歙縣界，第一個到眼來的盆樣的村子，就是三陽坑，四面都是一層一層的山，中間是一條東流的水。人家三五百，集處在溪的旁邊，山的腰際，與前面的彎曲的公路上下。溪上遠處山間的白鵝數點，和在山坡食草的羊羣，又將這一幅中國的古畫添上了些洋氣，語堂說：「瑞士的山村，簡直和這裏一樣，不過人家稍為整齊一點，山上的雜草樹木要多一點而已。」我們在三陽坑車站的前頭，那一條清溪的水車磨坊旁邊，西看看夕陽，東望望山影，總立了約有半點鐘之久，還徘徊而不忍去；倒驚動得三陽坑的老百姓，以為又是官軍來測量地皮，破壞風水來了，在我們的周圍，也張着嘴瞪着眼繞成了一個大圈圈。

從三陽坑到屺梓里，二三十里地的中間，車儘在昱嶺山脈的上下左右繞。過了一個灣，又是一個灣，盤旋上去，又盤旋下來，有時候向了西，有時候又向了東。到了頂上，回頭來看看走過的路和路上的石欄，絕像是鄉下人於正月元宵後，在盤的龍燈。灣也眞

長，眞曲，眞多不過。一時入一個灣去，上視危壁，下臨絕澗，總以爲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這車非要穿入山去學穿山甲，學神仙的土遁，纔能到得徽州了，誰知門頭一轉，再過一個山鼻，就又是一重天地，一番景色。我先在車裏默數着要繞幾個灣，過幾條嶺，纔到得徽州，但後來爲周圍的險景一嚇，竟把數目忘了，手指頭屈屈伸伸，似乎有了十七八次；大約就是說一句二三十個，想來總也沒有錯兒。

在這一條盤旋的公路對面，還有一個絕景，就是那一條在公路未開以前的皖浙間交通的官道。公路是開在溪谷北面的山腰，而這一條舊時的大道，是鋪在溪谷南面的山麓的。從公路上的車窗裏望過去，一條同銀線似的長蛇小道，在對岸時而上山，時而落谷，時而過一條小橋，時而入一個亭子，隱而復見，斷而再連；還有成羣的驢馬，肩馱着農產商品，在代替着沙漠裏的駱駝，儘在這一條線路上走；路離得遠了，鈴聲自然是聽不見，就是捏着鞭子，在驢前驢後，跟着行走的商人，看過去也像是畫上的行人，要令

入想起小時候見過的鍾馗送妹圖或長江行旅圖來。

過屺梓里後，路漸漸平坦，日也垂垂向晚，雖然依舊是水色山光，劈面的迎來，然而因爲已在昱嶺關外的一帶，把注意力用盡了，致對車窗外的景色，不得已而失了敬意。其實哩，績溪與歙縣的山水，本來也是淸秀無比，儘可以敵得過浙西的。

在蒼茫的暮色裏，渾渾然躺在車上，一邊在打瞌睡，一邊我也在想湊集起幾個字來，好變成一件像詩樣的東西；哼哼讀讀，車行了六七十里之後，我也居然把一首哼哼調做成了：

盤旋曲徑幾多灣，歷盡千山與萬山，外此更無三宿戀，西來又過一重關，地傳洙泗溪爭出，俗近江淮語略蠻，祇恨征車留不得，讓他桃李領春閒。

題目是出昱嶺關，過三陽坑後，風景絕佳。

晚上六點前後，到了徽州城外的歙縣站。入徽州城去吃了一頓夜飯，住的地方，卻

成問題了，於是乎又開車走了六七十里的夜路，趕到了歸休寧縣管的大鎮屯溪。屯溪雖有小上海的別名，雖也有公娼私娼戲園茶館等的設備，但旅館究竟不多；我們一群七八個人，搬來搬去，到了深夜的十二點鐘，總由語堂光旦的提議，屯溪公安局的介紹，租到了一隻大船，去打館宿歇。這一晚，別無可記，祇發現了葉公秋原每愛以文言作常談，於是乎大家建議，『做文須用白話，說話須用文言』這條原則通過以後，大家就滿口的之乎也者了起來，倒把語堂的 Dichtung und Wahrheit 打倒了；葉公的談吐，尤以用公文成語時，如『該大便業已撤出在案』之類，最爲滑稽得體云。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

屯溪夜泊記

屯溪是安徽休寧縣屬的一個市鎮，雖然居民不多，——人口大約最多也不過一二萬——工廠也沒有，物產也並不豐富，但因爲地處在婺源，祁門，黟縣，休寧等縣的衆水匯聚之鄉，下流成新安江，從前陸路交通不便的時候，徽州府西北幾縣的物產，全要從這屯溪出去，所以這個小鎮居然也成了一個皖南的大碼頭，所以牠也就有了小上海的別名。『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這一副最普通的聯語，若拿來贈給屯溪，倒也很可以指示出牠的所以得繁盛的原委。

我們的飄泊到屯溪去，是因爲東南五省交通週覽會的邀請，打算去白嶽黃山看一看風景；而又蒙從前的徽州府現在的歙縣縣長的不棄，替我們介紹了一家徽州府裏有名的實在是齷齪得不堪的宿夜店，覺得在徽州是怎麼也不能夠過夜了，所以纔夜半開車，闖入了這小上海的屯溪市裏。

雖則是小上海，可究竟和大上海有點不同，第一，這小上海所有的旅館，就祇有大上海的五萬分之一。我們在半夜的混沌裏，衝到了此地，投各家旅館，自然是都已經客滿了，沒有辦法，就祇好去投奔公安局，——這公安局卻是直繫於省會的一個獨立機關，是屯溪市上，最大並且也是唯一的行政司法以及維持治安的公署，所以儘抵得過清朝的一個州縣——請他們來救濟，我們提出的辦法，是要他們去爲我們租借一隻大船來權當宿舍。

這交涉辦到了午前的一點，纔茲辦妥，行李等物，搬上船後，艙鋪清潔，空氣通暢，大

家高興了起來，就交口稱贊語堂林氏的有發明的天才，因爲大家搬上船上去宿的這一件事情，是語堂的提議，大約他總也是受了天隨子陸龜蒙或八旗名士宗室寶竹坡的影響無疑。

浮家泛宅，大家聯牀接脚，在篷篷底下，洋油燈前，談着笑着，悠悠入睡的那一種風情，倒的確是時代倒錯的中世紀的詩人的行徑。那一晚，因爲上船得遲了，所以說廢話說不上幾刻鐘，一船裏就呼呼地充滿了睡聲。

第二天天下了雨；在船上聽雨，在水邊看雨的風味，又是一種別樣的情趣。因爲天雨，旅行當然是不行，並且林潘全葉的四位，目的是祇在看看徽州與自杭州至徽州的一段公路的，白嶽黃山自然是不想去的了，祇教天一放晴，他們就打算囘去，於是乎我們便有了一天悠閑自在的屯溪船上的休息。

屯溪的街市，是沿水的兩條裏外的直街，至西面而盡於屯浦，屯浦之上是一條大

橋，過橋又是一條街，係上西鄉去的大路。是在這屯浦橋附近的幾條街上，由他們屯溪人看來覺得是完全毛色不同的這一羣喪家之犬，儘在那裏走來走去的走。其實呢，我們的泊船之處，就在離橋不遠的東南一箭之地，而寄住在船上，卻有兩件大事，非要上岸去辦不可，就是一，吃飯，二，大便。

況且，人又是好奇的動物，除了睡眠，吃飯，排泄以外，少不得也要使用使用那兩條腿，於必要的事情之上，去做些不必要的事情；於是乎在江邊的那家飯館延旭樓即紫雲館，和那座公坑所當然是可以不必說，就是一處販賣破銅爛鐵的舊貨鋪，以及就開在飯館邊上的一家假古董店，也突然地增加了許多顧客。我在舊貨鋪裏，買了一部歙縣吳殿麟的紫石泉山房集，語堂在那家假古董店裏，買了些桃核船，翡翠，琥珀，以及許多碎了的白磁。大家回到船上研究將起來，當以兩毛錢買的那些點點的磁片，最有價值，因爲一隻纖纖的玉手，捏着的是一條粗而且長，頭如松菌的東西，另外的一條三角

形的尖襪而帶着微有曲線的白柄者，一定是國貨的小脚；這些碎磁，若不是康熙，總也是乾隆，說不定恐怕還是前朝內府坤寧宮裏的珍藏。仔細研究到後來，你一言，我一語，想入非非，笑成一片，致使這一個水上小共和國裏的百姓們，大家都墮落成了藝居終日，專爲不善的小人團。

早午飯吃後，光旦秋原等又坐了車上徽州去了，語堂增嘏，歪身倒在牀上看書打瞌睡，祇有被鬼附着似地神經質的我，在船裏覺得是坐立都不能安，於是乎祇好着了雨鞋，張着雨傘，再上岸去，去遊屯溪的街市。

雨裏的屯溪，市面也着實蕭條。從東面有一塊鎗斃紅丸犯處的木牌立着的地方起，一直到西盡頭的屯浦橋附近爲止，來回走了兩遍，路上遇着的行人數目並不很多，比到大上海的中心街市，先施永安下那塊地方的人海人山，這小上海簡直是鄉村角落裏了。無聊之極，我就爬上了市後面的那一排小山之上，打算對屯溪全市，作一個包

羅萬象的高空鳥瞰。

市後的小山，斷斷續續，一連倒也有四五個山峯。自東而西，俯瞰了屯溪市上的幾千家人家，以及人家外圍，貫流在那裏的三四條溪水之後，我的兩足，忽而走到了一處西面離橋不遠的化山的平頂。頂上的石柱石礫石梁，依然還在，然而一堆瓦礫，寸草不生，幾隻飛鳥，祇在亂石堆頭慢聲長嘆。我一個人看看前面天主堂界內的雜樹人家，和隔岸的那條同金字塔樣的獅子（俗稱扁擔）石山，覺得陰森森毛髮都有點直豎起來了，不得已就祇好一口氣的跳下了這座在屯溪市是地點風景最好也沒有的化山。後來上橋頭的酒店裏去坐下，向酒保仔細一探聽，纔曉得民國十八年的春天，宋老五帶領了人馬，曾將這屯溪市的店鋪民房，施行了一次火洗，那座化山頂上的化山大寺，也就是於這個時候被焚化了的。那時候未被燒去而僅存者，延旭樓的一間三層的高閣和天主堂內的幾間平房而已。

在酒店裏，和他們談談說說，我祇吃了一碟炒四件，一斤雜有泥沙的紹興酒，算起帳來，覺被敲去了兩塊大洋。問『何以會這麼的貴？』回答說『本地人都喝的歙酒，紹興酒本來是很貴的。』這小上海的商家，別的上海樣子倒還沒有學好，祇有這一個欺生敲詐的門徑卻學得來青勝於藍了，也無怪有人告訴我說，屯溪市上無論那一家大商店，都有討價還價，就連一盒火柴，一封香煙，也有生人熟面的市價的不同。

旁晚四五點的時候，去徽州的大隊人馬回來了，一同上延旭樓去吃過晚飯，我和秋原，增嘏，成章四人，在江岸的東頭走走，恰巧遇見了一位自上海來此的像白相人那麼的汽車小商人。他於陪我們上游藝場去逛了一遍之餘，又領我們到了一家他的舊識的樂戶人家。姑娘的名號現在記不起來了，彷彿是翠華的兩字，穿着一件黑紈的夾襖，鑲着一個金牙齒，相貌倒也不算頂壞。聽了幾齣徽州戲，喝了一杯祁門茶後，出到了街上，不意門頭又遇見了三位裝飾時髦到了極頂，身材也窈窕可觀的摩登美婦人。那

一位引導者，和她們也似乎是素熟的客人，大家招呼了一下走散之後，他就告訴了我們以她們的身世。她們的前身，本來是上海來游藝場獻技的坤角，後來各有了主顧，唱戲就不唱了。不到一年，各主顧忽又有了新戀，她們便這樣的一變，變作了街頭的神女。這一段短短的歷史，簡單雖也簡單得很，但可惜我們中間的那位江州司馬沒有同來，否則倒又有一篇琵琶行好做了。在微雨黃昏的街上走着，他還告訴了我們這裏有幾家頭等公娼，幾家二等花茶館，幾家三等無名窟，和諢名「屯溪之王」的一家半開門。

回到了殘燈無焰的船艙之內，向幾位沒有同去的詩人們報告了一番消息，餘事祇好躺下去睡覺了，但青衫憔悴的才子，既遇着了紅粉飄零的美女，雖然沒有後花園贈金，妓堂前碰壁的兩幕情景，一首詩卻是少不得的；斜依着枕頭，合着船篷上的雨韻，哼哼唧唧，我就在朦朧的夢裏念成了一首：

新安江水碧悠悠，兩岸人家散若舟，幾夜屯溪橋下夢，斷腸春色似揚州，

的七言絕句。這麼一來，既有了佳人，又有了才子，煞尾並且還有着這一個有詩爲證的大團圓，一齣屯溪夜泊的傳奇新劇本，豈不就完全成立了麼？

一九三四年五月

遊白嶽齊雲之記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應東南五省週覽會之約，出發西遊；去臨安，去於潛，宿東西兩天目，出昱嶺關，止宿安徽休寧縣屬屯溪船上，爲屯浦橋下浮家之客：行盡六七百里路程，閱盡浙西皖東山水，偶一回憶，似已離家得很久了，但屈指計程，至四月三日去白嶽爲止，也祇匆匆五六日耳。「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詩人的感覺的確要比我們庸人靈敏一點！

同來者八人，全增嘏，林語堂，潘光旦，葉秋原的四位，早已遊倦，急想回去，就於四月

三日的清晨，在休寧縣北門外分手：他們坐了我們一同自屯溪至休寧之原車囘杭州，我們則上轎，去城西三十里外的白嶽齊雲遊。

休寧，秦漢時附於歙縣，晉改海陽海寧，隋時始稱休寧，其間也曾作過州治，所以城的規模頗不小。我們自北門的夢門進，當街市的正中心拐灣，向西門的齊寧門出，在縣城內正走了西瓜的四平開之一分的直角路，已經化去了將近四五十分鐘的時間，統計起來，穿城約總有七八里地的直徑無疑。

一出西門，就是一條大橋，係架在自榔木嶺，松羅山，齊雲山流下來的溪上的滾滾清溪，東流下去，便成了浙水之源之一：在橋上俯視了一下，倒很想托牠帶個信去，告訴告訴浙中的親友，說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曾在休寧城外，與去齊雲山的某某上下外叉相會。

過五里亭，過藍渡，路旁小山溪流極多，地勢也在逐漸逐漸的西高上去，十一點半，

到了白嶽齊雲的脚下。齊雲山的香市，以九月爲最旺，自秋至冬，迄正月而歇盡，所以山上廟宇房頭及店鋪之類，雖也有百家內外，但非當香市，則都空着無人居住。我們的中飯本來是打算上山去吃的，忽而心血來潮，覺得山脚下那個小村子裏的飯店，也可以一飽，於是就決定吃了上山，後來到山上去一見許多空屋，纔曉得這預感卻是王靈官在那裏顯靈。

我們平常，總祇說黃山，白嶽，是皖南的名山。而休寧人，除讀書識掌故者外，一般百姓，都不知白嶽，祇曉得齊雲。其實白嶽齊雲，是連在一起的許多山的兩個名字。白嶽山中的一處，名齊雲巖，以後山上敕建道觀，又適在這齊雲巖下，明清五六百年下來，香火一直到現在未絕，一般老百姓的祇知道有齊雲，不知道有白嶽，原因就在這裏。康熙年間的休寧縣志說：

「白嶽山在縣西三十里，高三百仞，周二十五里，遊齊雲者，必先登此，」又說：

「齊雲巖，在白嶽西北，高三百五十仞，周圍數十里。」

「明嘉靖丙辰（西曆一五五六年，亦即趙文華視師江南之歲，）世宗以祈禱有靈，改曰齊雲山，敕建太素宮……」

看了這兩段記載，大約白嶽齊雲的所以要打混，與未曾到過的人，每要把一處當作兩處看的疑團，總也可以冰釋了罷？

飯後從北麓上山，石級蜿蜒曲繞。登山將五十步，過一亭爲步雲亭，亭後，矗立着一塊五六丈高的大石碑，上刻「齊雲仙境」的四大字，工整勻巧，不識是何人的手筆。山路兩旁，桃花雜樹很多，中途的一簇古松尤奇而可愛：在寂靜的正午太陽光下，一步一步的上去，過古松望仙等亭，人爲花氣所醉，渾渾然似在做夢；祇有微風所惹起的松濤，和採花的蜂蝶的鳴聲，時要把午夢驚醒，此外則山靜似太古，不識今是何世，也不曉得自己的身子，究竟到了什麼地方。

到一支小嶺脊的中和亭（或爲眞氣亭）後夢就非醒不可，因從這亭子前向北一迴望，來路曲折就在目下，稍遠是菜花滿地的平楚千頃，更遠就是那條數溪匯聚的夾源夾溪了，水色蔚藍，和四面的農村花樹，成了一個最美也沒有的雜色對稱。走出這亭子的南檐，向前面望去，先是一個半圓的幽谷，在這大大的半圓圈裏，南盡頭沿山有一條石欄小路，和幾座不連接的道觀禪房；與這一條小路相對，當半圓的這面，就在亭子的南脚下，更有一條雁齒似的堤路，兩面是欄杆，中間是橋洞，灣環復與山路相接，是西去上齊雲的便道。壁立在這半圓圈上的高峯，西南東三面，是石門巖，密多巖，忠烈巖，眞棲巖，拱日峯等。山勢飛動，石巖偉巨，初從山下慢慢走上來的人，一到此地，總不得不大吃一驚，因爲平常的山裏，決沒有這一種巨大的石巖，尤其是從白嶽山脚下上來的時候，決不會預想到將看見這一種偉大的石山的。這一區就是白嶽山的境界，所謂「遊齊雲者必先登此」的地方。中和亭（眞氣亭）內還有一塊萬曆的碑立在那裏，亭

東首也有一個廟在，我們因為要去看的地方正還多着，所以碑文也沒有工夫念廟裏也不曾進去。

沿山走上南去，先到了洞天福地的那一個廟裏。據志書之所載，則為無心道人黃上舍國瑞之所築；然在同一項下又有一段記載「明嘉隆間，有一數百歲人居此，坐臥石牀，無姓名，不立文字，人第稱為邋遢仙，後化去：然有自峨嵋歸者，謂又在山中見之。」觀此，則洞天福地境內眞身洞中的那座墳，或者是邋遢仙人的遺蛻也說不定，因為墳的兩旁，還各有一座石牀眞在那裏，石牀上並且還各擺着了三四個大約是施捨的銅元。

自眞身洞西去，接連着有雷祖，聖帝，通明等殿，都已坍毀不堪，殿外谷中，溪水不斷在流，志書上所說的桃花澗，大約總就在這些地方。

我們到了白嶽，看見了許多奇岩怪石，已經是不想走了：同來的吳徐兩位，更是這

裏照一像，那裏攝一影地費去了許多底片。殊不知西上一山，進了天門，再下去入齊雲境後，樣子更是靈奇偉大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致吳徐二君大生後悔，說『片子帶得太少了。』

拱日峯下的天門，奇峯突起，底下就是一個像一扇天然的門似的石洞。穿此洞而南下，沿山壁走去，儘是一個個的大洞和一座座的峭壁，眞仙洞，圓通岩，雨君洞，珍珠簾，文昌宮，玄芝洞，等等名目也眞多，景致也眞怪，地方也實在眞好不過。

圓通岩前，有順治三年石碑二，立在洞的兩旁。碑身薄而石刻很深，字跡秀麗非凡。拾小石擊碑，鏜鏜作鐘磬之音，所以兩碑的當中各已經穿成了一個大洞，碑上的詩句，早就塌不完全了：這和未倒之先的雷峯塔脚，被燒香客挖掘，謂泥石可以治病事一樣的爲迷信之害；象以齒斃，膏用明煎，人之有一特點而致亡身者，覩此應生感慨。圓通洞，本不甚深，中供何神，亦不曾進去細看，實在因爲這一帶的神像，碑版，石刻，古器等太多

了，身入此間，像到了一處古物陳列所，五花八門，目眩神昏，看也看不得許多，記也記不到底的。

眞仙洞（徐霞客所記的羅漢洞即在此處，）最深最廣，洞中的佛像也最多，四壁石龕內並且還有許多就壁刻成的石佛，層層排列在那裏。在從前，這一帶地方，似乎統呼作眞仙洞的，以後好事者多，來遊者衆，道士們也想設法多騙取一點游客的香金，所以就在這一區像羅馬的鬥獸場似的大半圓石壁的四周，刻上了許多的名字，供起了不少的神像。

珍珠簾，是一座百丈來高的斜覆出去的巨岩，岩下也安置着佛座神堂，空廣深幽，是天然的一間高大的石屋。百丈高的石檐上，一排數丈，點點滴滴，不論晴雨，不分四時，時有珍珠似的水滴在往下落。因爲巖之高幅的廣，第一滴下來，尚未及半空，第二滴就又繼續滴下來了，看起來眞像是一層自然的珍珠簾幕，罩在面前。這些珍珠水滴，積少

成多，在岩下的大石屑中，匯成一大水池，即所謂碧蓮池者是。

自珍珠簾沿着半圓的巨壁向西繞去就是文昌宮，玄芝洞雨君洞等處所。凡沿碧蓮池的這半圓圈上，約里把來路的中間，一處一處的名目，還不止這幾個，而嵌在壁上的石碣，立在壁前的古碑，以及壁頭高處，摩崖刻着的擘窠大字，若一一收錄起來，我想總有一部偉大的齊雲金石志好編（魯丁兩氏的齊雲山志，因不曾見到，所以關於金石一類，無從記起，）這些祇好讓專門家去蒐集，現在這裏祇提起一件，就是文昌宮前，有明嘉靖年間的大石碑四塊，還比較得完整，上面刻着的，是大學士元峯袁翁的律詩兩首。

眞仙洞附近碧蓮池上的這大半圓圈繞過之後，又隔一高嶺，再進一重門，拾級抄拱日峯側南上去，是齊雲岩下的正殿太素宮的區域了，到了這裏，四面的景色，又突然的一變；愈出愈奇，更變更妙的文章作法，在這齊雲仙境的景色裏，正可以領悟得出來：

可惜我們都是俗骨，沒有福分在這裏多住幾天，來鑒賞這篇奇文，走馬看花，祇好算是匆匆地做了一個遊仙之夢。

去正殿太素宮的路，更加曲折，是一個狹長的英文字母C的樣子。太素宮向北建在C字的正中背上，前面缺處，深谷中突起一峯，也是一座百丈來高的錐形石山，爲香爐峯。太素宮後的一排石巘，正中就是齊雲岩，峯名玉屏峯，左峯爲石鼓，右峯爲石鐘。石鐘峯之右，向西直去，爲隱雲，浮雲，仙鵠，展旗等峯。石鼓之左，向東這一邊，爲碧霄，石林，拱日等峯。我們上正殿，係從拱日峯下，順着C字底下的狹長半圓灣過去的，走了二三里路，方到了太素宮的正門，清初建的一座牌坊之下。路的兩旁，儘是些第幾第幾房，什麼什麼殿的背依危岩，門臨絕澗的二三層樓的建築物，也有開店的，也有供香客住宿的，閭閻撲地，屋棟連雲，數目總約有百家內外。現在這些住屋，卻都空着，寂寂不見一人，但據陪我們上山的轎夫們說，則這百數家人家，當香市盛日，還不夠供一半香客們的住

宿。秋收完後，四方趕來參拜的善男信女的熱心，眞可驚嘆，眞可佩服，也無怪從前的專制皇帝，要假神道來設教了。

齊雲山正殿境內的山峯，總括一句，是奇特偉大。我們自山脚，走至太素宮，已有七八里路的高了，然而突出在太素宮上的諸峯，絕壁千丈，仰起頭來看看，似乎還有五六里路的高度，到此地來一看，纔知道安徽通志上所說的『層巒刺天，雲煙萬狀』等語句，決不是文人的誇大之辭。去年我曾到過浙東的方岩，那時候見了壽山五峯的天然金字塔樣的石巖，以爲總是天下無雙了，現在又到了這齊雲的境內，纔覺得方岩附近的石山，還沒有這兒的一半高，而此處山勢的錯綜複雜，更非三峯之羅列在一排者可比。

太素宮，是明嘉靖年間勅建的道觀，已在前面說起過了，中供玄天上帝，廟貌雄麗，誠如徐霞客遊記上之所說：但尤其使我們詫異的，是這道觀內的鐘鼎香爐，銅器石器

之類，都還是明朝萬曆崇禎的舊物，絲毫也沒有損壞。不過那一尊所謂百鳥銜泥所成之宋代玄帝像，現在卻顏色鮮豔，不像舊時的黝黑了。推想起來，大約清朝入關，這一塊地方，總還沒有糜爛，洪楊兵亂，此地總也保全了的無疑。凡此種種，都是使老百姓不得不確信齊雲聖帝的靈異的證據，因而民間的傳說，也連枝帶葉地簇生了出來。傳說中的最普遍的一段，是關於明剛峯先生海忠介公的。

海瑞因聞齊雲山聖帝之靈，來此進香，然而走了半日卻走不上山：後經道士點破，以爲聖帝菩薩在嫌海公脚上的皮靴是葷的，所以如此，忠介公不得已，祇能將革履脫去。及上至正殿，海公看見了殿右的皮製大鼓，就題詩反問，鼓忽自破。從此後，聖帝菩薩命王靈官密隨海公，伺有過失，卽擊殺之。王靈官暗伺三年，及見海公在荒郊無人處私食一地上之瓜，而繫錢數十文於瓜藤之上，便囘去覆命，以爲對這一位愼獨不欺的剛峯先生，終是無隙可乘的。

這一段傳說，當然是無稽之談，不過在徽州一帶流行的另外一個關於唐越國公汪華的靈驗傳說，卻是可以當作這附近當清兵入關時並未受糜爛的證據的，順便在此地重述一道，或者也可以供研究史實者的參考。

順治丙戌，清兵破徽州，總督張天祿，夢見一紅面長髯者前來告誡曰『毋傷我百姓！』夢覺，以為關公在顯靈。及至汪王廟，見了汪王神像，與夢中所見者酷似，張天祿始大驚異，於是乎徽州一帶的人民，就得保全了。

吳王汪華，當隋季的亂世，能保境安民，宣杭睦婺饒的五州，卒賴以平安者十餘年，至唐武德四年甲子月降唐，仍為歙州刺史，他的關懷民命，造福桑梓的功德，與錢武肅王原可以後先媲美於東南，或者神靈不泯，突然會向嗜殺的軍閥顯一顯聖，也說不定。這傳說的第二幕並且還說順治己亥，當唐士奇之亂時，汪王亦曾同樣的有過靈異。不過玄天上帝，會對海瑞顯那些不必要的靈，且又度量狹小，會因破了一鼓而謀報復，卻

有點說不過去了。這些傳說，原祇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何況海瑞的有沒有到過齊雲，還是一個問題哩！此外則白嶽齊雲的對於求子，特別有靈的故事，也值得一提。所以明李日華有很風雅的自浙江來禮白嶽之記，而袁中郎有祇求幾個年青美貌而不育之妾之禱。

站在太素宮正門外的牌坊底下，向北展望過去，在有一個亭，一個香爐，並有一條鐵鍊繫着使人可作攀援之助的香爐峯後，遠遠看得出一排高低起伏，狀如海浪似的青山。山峯中間的一個，頭有點兒略向東歪的，據說是黃山的最高峯。我們此來目的是爲了想去黃山，但因天寒雪尚未消，同來者也都已遊倦之故，黃山的能不能去，早成了問題，因而不知不覺，我就在齊雲岩下，遙對着這百餘里外的歪頭山，竟發了大半天的呆。等到順麓路峯向西走去的三位同遊者，大聲狂叫着說「這兒西面的風景還要好哩！快來！快來！」的時候，我的遊黃山的夢也被驚醒了，急忙趕上去一看，果然覺得西面

的層巖絕壁，還要高還要複雜。並且太陽也已經斜到了離西面各山峯不遠幾尺的地步，我們今天還非得趕回休寧，趕回屯溪去宿不可，黃山當然是不必提起，就是這齊雲之西的三姑，五老，獨聳天柱諸峯，以及西天門外的九井橋巖，傅巖諸勝景也祇得割愛了，一邊跑，一邊我祇在恨今天的太陽落去得太快。

沿壁向西，又曲折回旋地走了二里多路，重看了些衝天的石壁，同珍珠簾上的樣子一樣的危岩，摩崖的大字，以及正德嘉靖萬曆崇禎的石碣和碑文，到了一處路徑有點兒路往下降的地方，大家就立定了腳，因為再走過去，風景一定還要好，結果就要弄得大家非在這荒山裏過夜不可。走了半天，我們對於這齊雲的仙境，大約總祇走盡了五分之二三的地方。雖則兩隻腳已經是走得很酸痛，肚子裏也已經是咕咕地在叫餓，但到了下山的路上，坐入轎子去的時候，大家卻不約而同的喊了出來說：「今天的一天總算是値得得很！看了齊雲，遊了白嶽，就是黃山不去，也可以向人說說的了。」

輪子回到休寧，總約莫是將近二更，汽車把我們在屯溪站卸下來的時候，連市上的燈火都將熄盡快了，這一次西遊的這一個末日，我們總算有益地利用到了百分之百。

一九三四年四月念九日

黃山札要

一九三四年（甲戌）三月，應東南五省週覽會之邀，想去黃山。但一則因天寒雨雪，不便於行，二則因同去者，都不願去，所以祇在齊雲巖下，遙望了幾處黃山的峯頂。聞安徽建設廳，在趕築公路，使遊人能坐汽車至黃山脚下，可免去自徽州或歙縣去的百餘里路陸道，則此後去黃山的機會更多了，遲早總打算去一次的，現在先把從各志書及遊記上抄落來的黃山形勢里程等條，暫事整理在此，好供日後登山時的參考。

摘自安徽通志的記錄

黃山在徽州府西北三十里，（歙縣西北六十里）舊名黟山，唐改今名。山高三千七百餘丈，盤亘三百里，當徽寧二府界，世傳黃帝嘗與容成子，浮丘公煉丹於此，其後又有仙人曹阮之屬栖焉。漢末，會稽太守陳業，亦遯跡於此山。輿地紀勝云，黃山諸峯，有如削成，煙霧無際，雷雨在其下。又時有鋪海之奇，白雲四合，彌望如海，忽迸散，山高出雲外，天宇曠然。山有三十六峯，水源如之。（舊志不載峯名，今補注之：有天都，青鸞，紫石，石人，桃北，蓮花，硃砂，疊嶂，芙蓉，煉丹，丹霞，雲門，紫雲，雲際，雲外，棋石，采石，石門，石牀，石柱，仙人，仙都，望仙，上昇，浮邱，軒轅，容成，聖泉，清潭，布水，九龍，飛龍，獅子，松林，翠微，擲鉢等，凡三十六峯。又別有始信峯一培塿耳；白鵝峯即李白送溫處士歸者，皆在三十六峯之外。石人或曰老人，擲鉢或曰鉢盂，疊嶂或訛勝蓮，雲門或訛翦刀。煉丹峯里許曰海門，光明頂爲前海，獅子林爲後海。）又有二十四溪，十二洞，八巖，詳具山志。郡國志稱天目高二萬仞，而低於

黃山者，以徽郡已與天目齊，而此山又特高也。山中多黃連紫朮，有湯泉，出香溪中，常涌丹沙，浴之愈疾。西北類太華，故前世亦名小華山。

遊黃山記

元　汪澤民　婺源人

黃山在宣歙境，雄鎮東南。山之陽，踰百里，爲歙郡治，其北，三十里，爲太平縣，又北抵宣治所二百四十里，不當通都大邑舟車之走集，而遊者罕至。今年四月九日，余始得遊焉。山西之麓，田土廣衍，曰焦村，蓮峯丹碧，峭拔攢蹙，若植圭，若側弁，若列戈矛，若芙蓉菡萏之開，雲煙晴雨，晨夕萬狀。由焦村南道二十五里至湯嶺，仰視羣峯，猶在霄漢間。岡阜蟠結，鑿石開逕，巉嵒欹危，瀑布聲訇磕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飛泉灑巾袂，當新暑，淒然而秋。又十里，憩祥符寺。寺前淙流，走萬石間，山皆直松名杉，藤絡莎被，蓊薆蘢茸。下有靈泉，自硃砂峯來，依巖通二小池，上池瑩澈，

廣可七尺，深半之，毫髮可鑒。泉出石底，纍纍，如貫珠不絕，氣秘辟若湯，酌之甘芳，蓋非他硫黃泉比也。明日遂試浴，垢旋流出，纖塵不留，令人心境清廓，氣爽體舒。相傳沈痾者，澡雪立瘥，理或然也。寺有南唐碑，初名靈泉院，宋祥符中，改今額。又龍池距寺左三里許，奔流噴薄，瀉石潭中，亭午照燭，五色璀璨，誠靈物所居。夜聞唬禽聲甚異，若歌若答，節奏疾徐，名山樂鳥，下山咸無有。行寺旁，近見數峯淩空，僧指云，「芙蓉硃砂，其尤高者，天都峯也。」上多名藥，採者裹糧以上，三日達峯頂，予心甚欲遊，而鳥道如線，不可，乃止。凡再宿寺中，還至焦村之三日，行三十里，遊翠微寺。古松修篁，石澗橫道，僧橋焉，覆之屋，以息游者，清冷靜邃，已隔塵雜，余爲榜曰「翠然。」至寺庭，有井泉，僧言「此麻衣師卓錫處，」泉亦清美，不涸不溢。一峯卓然獨秀，直峙東南隅，曰翠微峯。其條支迴互，寺居盤中，故諸峯俱隱不見。明發，行十五里，過白沙嶺；往往攀崖壁，牽蘿蔓，或小木貼巖若棧而度，幾不容

武，旁臨絕壑，惴惴焉不敢俯而窺。又七里，至絕頂；頂平廣，倍尋方，據石少休，時晴雨旭霽，氣象澂潔，環視數百里，岡巒墟落，歷歷可數。九華綠翠，若蓮開陸，焦村向所見峯，皆平揖座間。俄頃，白雲滃起，遙山近嶺，如出沒海濤，僅餘絕頂槎泝天漢中，倏又斂藏如掃，如是者三，可謂奇觀矣。日暮抵寺，亦信宿焉。又二日，從村北十里，登仙源觀。至元中，新安吳萬竹習靜茲壤，嘗衍易宛陵，誇詡其勝，余賦詩還山，今竹存而吳逝已久。林阜周密，南列翠峯，鍊形引年者，固其所哉。既還，憩吾宗公仲雲松樓。越十日，踰與嶺而南，所謂三十六峯者，駢列舒張，橫絕天表，衆岫疊嶺，效奇獻秀，盡在一覽。行田疇覓，迺登樓嶺，陟小邱，道左竹杉陰森中，小徑縈紆，屋纔數間，一僧奇龐近八十，養茗進菓，自言結構力田，閒時持經翫空，歷二十閏矣。門外營草亭，往來休焉，庳陋且壞，余將改築亭之右丈餘，南峯翔舞迎乎前，北隴奔躍赴乎後，左右翼如，景益清，名之曰芙蓉亭，而未暇也。循巖曲折，抵白龍潭，亘

石谽谺，洶涌衝擊，深不可測，歲旱禱雨立至。又度板橋，有小庵食澹苦修數輩居焉；嘗有逃空谷者，出奇方療人疾頗衆，既亡，瘗浮圖中。余特徵夫山水繆繞，自爲奧區於高峯之下，由興嶺抵此，四十五里，人蹟邃邈，可屏塵事，遂宿焉，聽泉而去。道途爲里若干，皆樵牧負販者，隱度云然，非有堠以步而計也。昔大德戊戌歲，得玆山圖經，神思飛越，而因循皓首，甫幸一至，至又弗克久留而去。每登山時，宿雲收雨，紫翠如沐，山下之人，皆以爲山川靈英，有相之者。時至元再元之六年庚辰歲也。

（見重修安徽通志卷二十五）

黃山三十六峯，以天都，蓮花兩峯爲最高，光明頂爲全山正中絕頂，文字上最初之登蓮花峯而留有紀錄者，似以南宋吳龍翰的那篇美文爲最早，現在抄在底下：

遊黃山記

南宋 吳龍翰 字式賢歙縣人

咸淳戊辰（一二六八）十月既望，魯齊鮑雲龍，古梅吳龍翰，足菴宋復一，來觀黃山。最驢登高，餐胡麻飯，掬泉飲之，不火者三日，從者皆無人色，卒不能從。予三人愈清狂，上丹崖萬仞之巔，夜宿蓮花峯頂。霜月洗空，一碧萬里；古梅談玄，魯齊誦史，足菴歌游仙招隱之章；少焉，吹鐵笛，賦新詩，飄然有遺世獨立之興。次躡煉丹峯，過仙人石橋，酌丹泉，徜徉久之。次紆路遊水簾洞，踏月夜歸，少憩蘭若，把酒臨風，對天都而酹之曰：『吾輩與若爲熟識，他年志願俱畢，無忘此山。』昔歐陽永叔，謝希深輩遊嵩山，吹簫歌古調，吾輩倡酬之樂似之。韓退之登華山頂，邑令百計取之得下。吾輩冒萬險入跡所不到，其狂又似之。然韓有詩，謝有書，以紀其奇也，吾輩可無一語留作此山公案乎？於是乎書。

（見嘉慶寧國府志卷二十一藝文志）

明吳廷簡，亦曾登蓮花峯絕頂，所著黃遊紀略，文字亦美麗，因後附有較詳的黃肇

敏黃山紀遊一卷，所以將吳著的黃遊紀略及黃遊續紀略去。至若徐霞客之兩記，亦較黃記爲簡，不錄。

近人黃炎培氏，曾於十數年前去黃山，著有遊記，亦至詳盡，唯未到西海門，似乎稍有缺恨。他的遊記裏，也曾提起過說「黃山志」外間已絕少。伊去時所見之本，係從僧性海處借得者，「康熙間僧弘濟編，十之八爲文藝，其言方向位置，皆不了了。志首插圖數幅，則側面風景畫萬峯如海而無名，愈讀愈增迷惘」反不若黃肇敏紀遊之確切。本擬將這兩黃的遊記，同時抄出，附錄於後，但因恐篇幅過長反爲不美，所以祇將黃炎培氏遊記中之總結一段，抄在下面：

「……黃山大概，吾略能言之。天海爲中心，其南玉屏峯，左右爲天都及蓮花。天海之北，爲光明頂，爲獅子峯；硃砂紫雲諸峯在其東部；雲門九龍諸峯，在其西部。上黃山之道，其西吾不知，東南自湯口入，以紫雲庵爲憩息所，自歙往者，率由此。

北自北海門入，以獅子林爲憩息所，自太平往者，率由此。其東自苦竹溪入，宜以雲谷寺爲憩息所，今圮矣。余之行，則自東南入，以擣其中，旋向北行，於臨北海處，復折而東南，自山之東路下。第一天，自紫雲庵至文殊院，行十八里；第二天，至獅子林，行二十里；第三天，至苦竹溪，二十五里，復至紫雲庵十里。……」

（見中華新遊記彙刊卷二十）

關於黃山的記載，除諸家之遊記及明潘之恆之黃海六十卷與淸閔麟嗣之黃山志外，還有一部康熙年間歙縣汪于鼎洪度著之「黃山領要錄。」上下兩卷，共文四十餘篇，記黃山各處景物興革分條別類，至爲詳盡，知不足齋叢書中有刊本，頭上還有王漁洋朱牧仲的兩篇敍文。黃肇敏遊時，似亦時時以此錄爲嚮導，但究因年代湮遠，恐與現在的黃山建築路綫等，有些不符了；並且文勝於質，領要錄所注重的考沿革，敍景色等處，又都爲我們所想略去的部分，現在祇將牠的頭一篇，像總序似的「黃山」抄出，

以示一斑：

黃山

汪洪度

黃山聚千百奇峯，劈地摩天於數百里內，四面周圓，無偏欹缺陷。正面東南向，玲瓏蘙散，秀絕人區，然古未有黃山名；後魏酈道元水經注云：「浙江又北歷黟山縣，居山之陽，故縣氏之。」宋羅願新安志云：「黃山名黟山，在縣西北百二十八里，高千一百八十仞。東南則歙，西南爲休寧，西北則蔽於寧國府之太平縣，相傳黃帝曾與容成子浮丘公合丹於此，後又有仙人曹阮之屬，故峯有容成浮丘，溪有曹溪阮溪之名。天寶六年六月，敕改爲黃山。按江南諸大山，有天目天台之屬，郡國志稱天目高萬八千丈，僅及黟山之麓；而黟山又特高，然則鄰郡諸山，皆此山支脈也。山有峯三十六，水源亦三十六，溪二十四，洞十有二，巖八，靈蹟不可勝

數。水流而下，合揚之水，爲浙江之源。」愚按寰宇志亦稱北黟山，黝卽黟也；色微靑黑之謂黝，色黑而澤之謂黟。山膚剝盡，而骨僅存，空靑所凝，遙望成黛；又肌理細膩，蒼潤鮮華，以黟名山，允爲不易。自唐好道家之說，僞譔周書異記，引黃帝改稱黃山，嗣後遂因之。明趙防，則謂黃山隤然中居，委和四表，有坤道焉，故名。亦足洗異記之陋。嘗考水經注，載上虞陳業，値漢之季，潔身淸行，遁蹟黟山；會稽典錄，謂其隱於黟歙，志懷霜雪，正亮之性，同操柳下；嗚呼，此古之表名山者，所爲獨稱述斯人也，人之入是山者，倘亦審所自處哉」

附錄：黃山紀遊

黃山紀遊

歙縣黃肇敏秋宜著

序一

名山游記一書，輯唐宋以來各大家之文，其四十卷內，有游黃山數篇，皆名人手筆，惜未及全閱，值邵武丁巳之變，竟付灰燼，爲可歎也。國初有徐霞客者，江陰布衣，性嗜游，遍歷海內名山，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襆被；能忍飢數日，遇食卽飽，徒步走數百里，攀援下上，捷如青猿；行約一日，就破壁枯樹，燃松拾穗，走筆爲記。初遊黃山有記，後登羅浮，謁曹溪，歸，又追黃石齋於黃山。往復萬里，其窮三十六峯

之形狀，瞭如指掌，載在霞客集內。至於九州之外，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又數千里至西番以外絕國，題名而歸，作書萬言，皆訂補桑經酈注，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以視漢張騫未覩崑崙，唐元奘元耶律楚材僅至西番，有其過之，詎非遊之空前絕後者耶？余謂後人不能學霞客，但使名山在目，登峯造極，能窮其形相性情，亦可無負此遊。否則，咫尺千里，何異入寶山而空囘耶？向子西漁袖黃秋宜少尉黃山紀遊編見示，知其夙擅風雅，又與名山比隣，竭十餘日之力，追奇躡險，所至題咏，藉抒幽情。昔陶元亮生長廬山，挂冠後，結社東林，名與山靈並壽，可知遊不在遠也。余宦遊四十年，齊晉燕趙豫粵關閩，每有弔古興慨之作；而東泰岱南衡嶽，匡廬瀑布，僅近瞻遠矚，華山祇於咸陽差次息轅半日，登至二十里松柯坪而止；武夷近在邵武境內，余守郡八年，僅於舟次望見天游幔亭，迄未一登；約紀遊踪，未了一山之緣，至今悵然。讀是

編，如覽少文臥遊一圖，置我於丹霞紫雲天都雲際之上下，視塵寰，不知隔去幾千萬里也。同治庚午小暑後一日古復周揆源序於聽春草堂。

序二

宇宙之名勝，不可數計究詰也。日星河嶽，昭彰於俯仰間者無論已，遐陬異域，耳目不及之處，磅礴鬱積，奇恠變幻，好山水殆難名似，庶幾好遊者得之。然而登嶽航海，縋幽涉險，有及之而弗知履之而弗喻，又有窮極足力，放浪形骸，弄月吟風，自謂娛樂，均無取焉。夫神遊者，高其視聽，開拓心胸，取境於行習之地，會意於塵埃之表；神為凝而形為適，得之心而應之手，隱與契合，發為德音，蓋仁智之性然也。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嗚呼，至矣。滃承之通山之次年丁卯夏，始晤同寅黃秋宜少尉，見其溫文儒雅，卽已

知爲直諒多聞之友；旣而出示黃山紀遊卷，再四讀之，敍詳且備，意簡而賅，恍如身在千峯紫翠間，結伴偕遊也。此其取境會意，豈復尋常意中之邱壑也乎。瀛年十六，卽負笈擔簦，奔走道路。今數十年矣，諸凡涉歷，或流水行雲，匆匆過去；或鄉思旅愁，閉門枯坐；閒有感觸，學又不足達意，慚愧宇宙之名勝，莫我若也。獲此卷，如導師焉，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矣。益陽羅登瀛仙可氏敍於通山官廨。

序三

柏心幼時，曾覽黃山圖冊，輒奇慕之。後在都，將南歸，遇吾友魏子默深，亟緬黃山之美，勸以浮江而上，訪三十六峯，時匆匆未能果也。頃陸子芷沅郵示秋宜黃少府所作黃山紀遊冊，且代徵序，急讀之，津途歷歷，如得導師，味所詮次，與所諷咏，凡兹山之瓌瑋雄邃，靈雋俶詭，幽奧危峻諸狀，悉攝而納之文字韻語間，有粉墨

所無能模範者，可謂神妙。其尤勝者，則湯泉雲海，文殊觀日出，駝背峯眺松，天紳亭望九龍瀑布，最爲殊絕。紬繹竟日，柏心亦不啻蠟屐梯空，身凌絕頂也。夫侈言之，宇內名山夥矣，自非窮豎亥之步，騁穆滿之駿，不足以博覽遐搜，然竟千萬世，誰償此願者？約言之，即一黃山，已有探索難盡者矣。少府產於歙，距山纔百里，僅得一至；必又會徒侶，裹糧糗，乃能賈其勇，冒風雨，蒙霧露，犯猛虎毒蟲之徑，履飛梁懸磴之危，然後抉奇洩祕，如飫嘉殽，如讀異果，大慰生平之願。顧猶未陟絕巘，極淹留也，因汲汲筆之於書，且留他日補遊後約，蓋非其志之堅如是，有不阻於半途者乎？柏心因是以歎世之力學與建立事功，不堅其志，而望其成難矣，遊山其顯然者也。少府今已出山矣，其遂爲神仙尉乎？其若郭代公之尉通泉，馬北平之尉趙城，奮起而致將相乎？信能堅其志矣，龍蠖屈伸，亦何施而不宜哉！監利王柏心撰。

序四

勝事媲三遊之洞，健者惟君，探懷出一卷之山，證之以我，予於斯編，又安能已於言乎？於時三秋氣爽，二仲踪開，前海後海之程，大山小山之客，丹崖直上，劇黃獨以同餐，白髮雖添，對靑山而忘老。綜玆勝概，編入遊程，宜其有景皆眞，無情不活也。然而予有幸焉，尤有恨焉。夫黃山之遊，君成之，予倡之也。林泉招隱，曾作劉安山水方滋，應推大謝。雖筆花已禿，少陵無可驚人，而春草將生，阿連何妨助我。乃坐視吾衰之已甚，而甘爲年少之不廉，繪景合五七字而兼工，紀程累千百言而不厭。毫鋒所觸，草木皆靈，世駭目以爭看，我出頭而不得，能無抱王烈空同之恨有元方難爲之嗟也乎？今者秋剛八月，境又一年，綠玉猶存，丹砂未老，曷不手攜此卷，去問山靈，定見谷響齊鷹，天驚欲漏，雲波踏碎，重敲老衲之門，山樂呼羣，來

逕故人之駕。然後搜羅未逮，推拓所開，賦劉郎重到之詩，爲集父長留之卷，雙聲合籟，一笑千秋，足下思之，然乎否乎？余與君旣訂後遊，因書此以爲信。此日逼人太甚，其辭若有恨然，來朝從子而登，餘勇猶能賈否？咸豐十年歲在庚申秋八月朔日族兄甲雨墩氏敍於古集廬齋

題辭一

儀徵車元春竹君

雄奇突兀天都峯，峯峯峯雲石峯峯松，穿松踏石雲海空，三十六朵青芙蓉。縋幽鑿險探仙踪發洩造化天無功，煙雲拂紙開心胸，恍入黃山白嶽一氣青蒼中。

題辭二

壽州孫家鼐燮臣

黃山直聳層霄巔，芙蓉萬朵摩青天，嶔崎突兀勢何雄，下視九州點蒼煙。危峯峻

嶺不可躋，衡嶽俯首泰岱低，仙人蹀躞青冥中，黃海日出鳴天雞。上有碧泉萬丈奔飛瀑，下有青芝白朮與黃獨。老僧服食一千年，碧眼炯炯照齒綠。我聞黃山名，窈窱如蓬瀛，黃君涉足絕其險，令我神馳魂膽驚。披圖滿紙煙雲繞，筆補造化窮微妙。一邱一壑羅心胸，蒼靄迷目衆山小。

題辭三

會稽 施　山壽伯

故人昔看黃山松，身入雲海騎蒼龍，翠濤灌頂三洗髓，遺蛻亦化青芙蓉。人傳別後山已童，寸管一攝秋煙空，山中高僧已百歲，圖寫妙境無此工。嗟吾日羈蓬蒿中，身欲往遊將誰從。覽君斯編獨快意，悠然忽與名山逢，惟昔秋老今春融，松花黃發山櫻紅，陽開陰闔萬象變，別見奇景開心胸。君如重遊約我同，椎鼓立發江船東。

題辭四

沔陽陸鍾泉芷沅

黃山景最奇，秋來味尤好，三十六芙蓉，煙雲常繚繞。仰攀天都高，俯瞰羣峯小，仙井產丹砂，飛瀑咽綠沼。石逕窈而深，林鳥靜以悄，快作十日遊，已謝萬緣擾。邱壑羅心胸，景物付詩囊，貽我舊游編，歎君衰顏老，故鄉多名山，歸去計宜早。

題辭五

武進盛康旭人

北黟巖壑天下奇，三十六峯森丹梯，縋幽躡險四千仞，太白以後唫筇稀。黃君載酒入林麓，十日平原快游矚，歸來袖得黃海雲，潑墨淋漓傾一斛。展卷瑟瑟松風鳴，刻畫螺黛秋棱棱，一讀一驚一變幻，恍若聳身凌蒼冥。吁嗟東南昔鼎沸，孰是瑯環誇福地，城郭郊原戰血殷，草木腥腥鬱兵氣。何幸桃源此避秦，火雲不燒山

翠新，況復欃槍一盡掃，雨露光澤巖花春。留與詩人恣游賞，萬壑千谿歸指掌，霏霏寒碧製衣裾，胸次煙霞自開盪。山川藻繪面目呈，鑿破混沌山靈驚，健筆能將造化補，翰墨因緣足千古，不然夢中天姥空高吟，白雲莽莽封遙岑，世外仙源何處尋。

題辭六

南豐胡昌銘新又

天姥何曾太白攀，少文遊興渺茫間，羨君獨有看山福，黃海雲中嘯月還。

不歷名山氣不豪，胸無卷軸亦徒勞，宣城意與龍門筆，腕力還同目力高。

紀遊文筆峭而清，珠玉詩多信手成，如此才華爲末吏，頓教我輩愧科名。

卅六峯頭跡未親，開披撰記擬搜神，山靈面目毫端現，轉較同遊看得眞。

題辭七

甘泉李　鼒仲白

一卷黃山册，披吟歷有秋，如斯名勝地，必待使君遊，邱壑胸中滿，煙雲筆底收，何嘗謝塵跡，竟月好勾留。

曾作秦關客，山頭水亦蠻，乃知仙佛境，原在地天間。風葉識猿嘯，雲松伺鶴還，掩編勞想像，休更擬躋攀。

題辭八

同邑方其義也宜

奇峯六六記嵯峨，鑿險縋幽奧若何，眼界曾經黃海闊，脚跟應帶白雲多。山僧愛客扃闌若，石碣尋詩擩薜蘿，他日續遊如可約，定從杖履和吟哦。

題辭九

程桓生尙齋

桓於道光丙午之秋，赴試金陵，同人有約黃山之遊者，遂迂道由硃砂庵出獅子林，攀幽陟險，賞心悅目之處，不可勝紀；徒以名場擾擾，匆促一過，未及細爲領略，有餘憾焉。迄今回首，廿餘年矣。壬申，差次潢皋，晤黃秋宜姻丈，乃出所著黃山紀遊一册見示，距余遊時，已後十餘年，展讀一過，覺煙雲之變滅，松石之奇古，峯巒之秀，削瀑布之飛，流山靈面目不啻重逢，一一於紙上遇之。至其狀難繪之景，詳興廢之由，尤有令人尋繹玩索而不能盡者，感今思舊，率成一律，卽以呈政！

萬峯高聳碧天秋，二十年前憶舊遊，世事滄桑驚變幻，宦情雲海證空浮，名山愧我芒鞵負，佳句輸君綵筆收，今日鶴樓相共望，又看江水助吟謳。

余家歙之潭渡，去黃山僅百里，數十年來，欲遊而不果者，屢矣。今歲中秋後一日，族祭畢，夜集東偏依月樓下，族兄雨墩樸邨昆季在焉。餘暑未消，同人皆披襟當風坐。余偶舉元鮑伯原先生祥符寺詩「六月長廊不知暑」之句，且曰：「如此良夜，若置身三十六峯之巔，不知作何景況？」言未竟，雨墩躍然起曰：「吾兄弟有志久矣，君其從我一遊，可乎？」余曰：「君果遊，吾安肯不往，且予將有遠行，今不往，恐無往日矣！」約既成，忻然而散，越月，治行。雨墩樸邨及余，各攜一從者，凡六人，時咸豐九年己未歲八月二十有七日也，得一律以紀之：「久抱遊山志，因循二十年，得逢招隱士，剛值已涼天，行具添筇竹，征衣備木棉，此番須勇往，莫謂竟無緣。」

二十八日，曉晴。徒步發潭渡，取道西北，十里至檀干許氏別業，吾鄉一小勝也。時則商飈徐勁，葉戰枯荷，野水潺湲，映帶左右。臨水有亭，亭外一聯云：「溪流無歲月，隄樹有春秋。」過此八里，爲外路鄭村。路旁有樹數行，樹杪悉作淡紅色，如葉初黃，訝其太早，詢

之村人，曰：「其上非花非葉，乃結成嫩筴，中含紅子，嬌若花瓣，俗謂之燈籠樹，」卽羣芳譜所云多羅樹也，得一絕云：「枝頭色豔嫩于霞，樹不知名愧益加，攀折諦觀疑斷釋，始知非葉亦非花。」又二里至潛口，紫霞山在焉。明汪伯玉先生故居也。再里許，過潛坑，有軒轅古廟，在荒煙野草中，過客多有不經意者。又四里，抵佛子嶺。嶺上一亭，額曰「黃山發軔」，亭左卽雲嶺禪院，已半傾圮。土人云，自此以上，皆謂之黃山；其實山靈眞面，全未之覩也。憶國朝孫擶峯先生北源道中詩云：「佛嶺斷塵氛，逶迤點竹樹，不須更問津，知是黃山路。」亦此意也。再四里，至楊干，素聞有敕建寺，未及瞻覽。又一里，進鵓鴣口，土人指道側敗垣，謂余曰：「此處舊鐫『黃山谷口』四字，今亡矣。」又二里，過黃初菴三里，至容溪，溪出容成峯下，容成臺在焉；前人過此，多有臨流弔古之興。一路山桂初開，香風襲襲，循溪行，約三里，漸見夕陽在樹，從者云勞，隔溪望王翁粹之宅，遂投宿焉。是日凡行三十八里。

二十九日，晴。別王翁，度木梁，緣河而行。一里至車盆灣，又一里至牛頭口，山因形似故名。三里過吳家陵，又三里至長潭。修竹夾溪，中無雜樹，人行其中，竹影靜，人影動，遊儵或驚跳，時聞淸響。又二里，過大王亭，內供金龍四大王像，去亭數十步，有石梁，橫澗中，路由是分歧。一右行，一徑通黃山小原。一度石梁沿澗行，三里至下舍。亦有一橋，過橋卽泥坑口。再五里，爲七孔窟，三里渡山口嶺，下嶺一里有山寺，曰忠靈堂。住持僧曉雲出邀客入茶話片時。僧云，寺舊名忠靈院，近爲孝廉蔣君易院曰堂。院之與堂，其義一也，而必易之，何也，姑聽之。從者促行，別出二里，越石磧嶺。去嶺里許，有小村，曰石磧灣。又三里，至黃土嶺；嶺約五折，始至巔，突見雙峯對峙，狀若剪刀，俗稱剪刀峯，卽雲門峯也。入山兩日，始見一峯，精神爲之一暢。下嶺一里，至楊村，時日未斜，從者皆倦，遂借宿於蔣氏別館；乃乞主人代覓一健者爲導，名升生，其族人也。是日計行三十里，値連度三嶺，皆極平闊。按石磧比山口稍高，而黃土又較石磧高且遠矣。

九月初一日，雞鳴而起，籠燭行二里，憩於丫口茶亭；尋汪南溟諸公題名石，不得，遂行。二里過一小村落，名中段。又二里，過清翠亭。一里吳村黨，已平明矣。又二里，度半溺橋，日始出。又三里金竺坑，又名仲坑口。濱河竹木森森，頗饒幽趣。南岸居民數十家，皆謝姓，有古風，客過必邀入款洽。時值早餐，見居人悉以苞蘆作餅啖之，蓋山地荒确，藝此以代穀食也。又三里，至沙嶺趾，明太祖征僞漢，嘗憩於此。又七里，至芳村，村口有石橋，額曰「東山舊里」。入村借炊爨，遂行，出村，卽寶坑口。又二里，爲吳村，又三里至寨西，有草菴曰淨土，又名浮溪菴。菴後有黃山巡司署舊址。按司署始建於此，繼遷於佛子嶺，乾隆間又移於潛口之紫霞山麓。是時菴門扃錮，且坐菴前亂石上，擬訪汪伯玉司馬洪中書院遺跡，詢之土人，並無知者。又行一里，過越國汪公廟，不甚宏廠，有古楹帖云「宇宙尙存唐歲月，山川猶見漢衣冠，」字亦將剝落。再數十武，卽柘木嶺。二里，有草篷施茶，俗名便僧亭。又二里，度查木嶺，嶺盡，而抵湯口矣。自潛口至此，村落以口名者九，諺云，九口八十里

是也。入村至一處，上鐫『黃山一望』四字，筆氣蒼勁，乃明羅念菴先生手書。遂於此處集坐，檢視行具，欲覓『海馬』爲導，土人云，十餘年來，遊山者甚稀，業此者百人無一，閒之遊興頓遏。幸蔣升生自云，可助一臂，請無後慮。將行，或云茅篷近駐兵勇，硃砂菴又有太平縣難民，入山恐無下榻處。問主將誰，曰，吳。余曰，此必吳君鎮生也。吳與雨墩故姻好，徑往，道以意，吳慨然遣弁以風菴僧，使掃室待客。於是促從者前進，余等徐步出湯口村，即見天都紫石蓮華諸峯，高出雲際，迎人而立，似覺身入神仙界矣。得二絕云『百里程途且坦然，須知難到是無緣，自嗤二十餘年約，待到今朝念始捐。撲面峯巒氣自雄，半生塵俗慮俱空，明知已入桃源路，此際翻疑在夢中。』三里至逍遙亭，亭甃以石，是年春間，爲風所圮，席地少歇，即起，依澗行。澗中石子纍纍，作淺綠青紫淡墨等色。澗間有潭水洸碧，有名青龍者，有名白龍者，仰視諸峯，環列於前，望之則近，即之實遠。遙見竹林中有白牆隱隱，未知何處，行約四里許，乃矮屋數椽，上書『古祥符寺』。雙扉緊閉，不復往敲。寺距

河近，河下亂石磊落，欲塞河流，水由石隙中流出，潺潺無斷續。度一石橋，始達北岸，按此處古有橋，名聖泉，乾隆間，爲蛟水冲塌。後人於秋冬時，多履石渡，春夏則架以木梁，此橋於道光甲申，爲旌陽方呂二姓重建，名小補橋，蓋於此處，不無小補之意。下橋數武，即湯池也。池在紫石峯下，天成一窟，長丈許，闊半之，深不過二尺。晶瑩澈底，下布淡紅細沙，天下湯泉不少，其下皆硫磺，惟驪山產綠玉，黃山產丹砂耳。驪山生近都邑，遂爲玉環所汚，仙液靈漿，不能不讓我黃山獨擅矣。尤奇者，池北有冷泉，由石罅中流入，池內水氣蒸鬱，得此調劑，溫涼適中。又池東一小石竅，以流其穢，終日浴，而垢不積，誠天生以供浴者之用也。考志載，舊僅片石覆池之半，明嘉靖間，吾鄉溪南人，始甃石甃亭云。今見外接長廊，爲浴者卸衣乘涼之所，濱池有欄，下池有級，池上圍甃，若洞門狀，門石上鐫「蒸雲」二字，池中設石，可坐，池水深處可沒腹，蒸蒸如釜上氣。遂解衣而浴，浴畢，就坐亭中，精神大爽。得一律云「泉自幾時起，猶疑火尙新，留他千古蹟，濯我一身塵，水泛漚如沸，雲蒸氣

若春，靈砂何日見，可許問前因。」壁間石刻，有「不垢不淨」四字，又「卽之也溫，冷煖自知」等字。又程也園先生書「不浴心已清」五字，又「天下第一名泉」六字，題咏甚多，不能悉記。整衣出亭外，見石壁摩空，苔蘚斑剝，有「軒轅道場」四字，又「飄然欲仙」四大字，書法瀟洒，方玩賞間，適紫雲菴小沙彌來速客，遂偕往。由池右登四十五級，迎面一石，上鐫「遊如是始」四字。左折歷階升，大樹夾路，枝葉互交，密不見日，約百十步至菴，額曰「黃山一茅篷」，乾隆己巳，汾水程淑題。按古僅數楹，乃慈光寺僧悟千所居。僧吳江人，從業磨腐，悟禪機，遊衲至，亦略晉接，客過輒忘，蒔花而外，終日數戒珠而已。乾隆初，改創為菴，今為初入山憩息之所。又一額，隸書「紫雲菴」三字，先是張南華學士題，江太守恂書。嘉慶辛未，菴燬於火，明年壬申，海陽陳公棟來遊山，菴僧滐雪乞其重書云。外縣程雪門篇篆書一聯云：「地近丹泉巖溯飛流千嶂雪，院依紫石門開曲徑一茅篷」斯時歸鳥喧巢，晚鐘達外，老僧虛堂出，邀入菴，安客於西偏一室，悄然寂靜。詢兵勇何在，

云，昨日已往太平之焦村，未去者，不十人，隔處東偏，遂止之。是日山內外，共行三十九里，燈下以詩紀之，「寄宿茅篷裏，何堪雜老兵，英雄休用武，游客最多情，聽樹常疑雨，看山倘喜晴，疎燈殘欲滅，一枕瀑泉聲。」

初二日，晨起小雨，早餐畢，欲冒雨一遊，虛堂曰，山石滑達，跬步難行，即出遊，亦無所見，姑聽之。出菴開眺，雲霧瀰漫，峯巒盡滅，但覺雨聲瀑聲泉聲樹聲，潺湲淅瀝，耳不停響。菴前竹樹蒼然，濃陰如潑。雲門一峯在其右，爲薄霧所遮，時隱時見，如天外三山，在虛無縹緲間，可望不可即。復入至大殿，上供釋迦，左右供文殊普賢像。殿後石壁如屏，殿之對照一室，即客堂，開窗正對水簾洞桃花源一帶。殿之西偏，前後六楹，無曲折，僅供臥遊而已，東偏亦然。菴中聯額詩章甚多，爲記於後。其在正殿有若「玉泉顏駐」者，程學使景伊贈野雲開士額也。有若「參最上乘」者，曹文敏公爲戒嚴開士額也。有若「室靜不嫌松籟發，性空惟愛月華明，」汪子漱泉聯也。有若「理相難尋知是幻，議思不到見方

眞，」汪石湖磯所書聯也。至若殿壁嵌石碣，乃長白雙學使慶題茅篷二絕句，湯池七古一章也。絕句云，「浮生何計澹塵緣，安得茅篷鎮日眠，卻喜公餘車馬謝，到來三十六峯前。斗閣棲雲客思清，依依茗椀贊公情，空山萬籟都沈寂，祇有流泉不斷聲。」七古云，「蒼岩雲散來朝陽，秋風吹起丹砂香，鑪鼎不須借煙火，天然仙液噴浪浪。我聞斯地千古稱名勝，遊人藉之悉徜徉，奈何兩龍忽下爭拏攫，翻石拔樹騁其殃，剩有靈根不磨滅，於今疏瀹成芳塘。試經滌濯眞奇絕，鬚眉肌體含榮光，看山徒思換凡骨，啜茶本擬寬詩腸。復向茅篷覓歸路，芒鞋竹杖何淸涼。」又東壁黏絕句一首云，「渾忘秋九與春三，開取禪經對月談，談到天花飛舞處，石頭雖硬也知慚。」款書碧山氏，不知何許人也。其殿後石壁上有「留雲」二字，又乾隆壬子中秋，程公振甲書「紫雲岩」三字。其客堂內「松雲紫氣額」，係程光國書，「聽濤觀瀑」額，係汪漱泉書，衒外「雷壑」二字，係宣城張珂題。「紫石煙雲作屛障，靑天風雨走蛟龍，」係趙子良爵所書楹帖也。又南徐張翌

和錄一聯云，「山深自覺無寒暑，禪老無心記歲年。」外嚴芝雲廣文保泰集成句一聯云，「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無恐怖遠離，顛倒夢想。」中懸雷西垣太史維翰湯池七律一首，用杜荀鶴溫泉韻，「軒帝仙蹤何處尋，泉香一掬惜如金，眼前煩惱銷除盡，世上炎涼閱歷深，疑有陽春回黍谷，了無塵垢到禪林，倦來高枕石頭臥，滿院松風淸客心。」兩壁墨跡淋漓，筆難悉載。西偏室內有「黃梅同春」額，曹顧崖先生題。其程晉田一聯云，「臨風說法花應墜，對月談禪石不頑。」後一室，卽余等寄宿處，亦有「雲澗春長」四字，金鶴皋先生題。又一味道人書楹聯云：「心超黃海天都上，身寄紫岩蓮蕊開。」午後仍雨，是日未遊，口占一絕句，「偸得閒身爲看山，到來鎭日坐禪關，山靈畏客如新婦，常把煙嵐羃髻鬟。」

初三日，早雨少閒，雨止日出。余謂旣雨復晴，若有神相焉。住持天喜上人，贈靑檀杖，其徒松濤爲導，小沙彌永祥從焉。於是各攜杖行，去菴百餘步爲回龍橋，忽聞大聲轟然

如雷崩屋。回望紫石峯瀑布兩道，從空而下，跳珠濺玉，不可名狀。過橋登八十級，有關帝殿，殿僅三間，即慈光寺之頭門也。額書「勅賜護國慈光寺」，明萬曆三十六年立，康熙二十六年重建。」殿前一徑，乃往湯嶺，至太平縣之通衢也。入殿後，登二百五十級，至得心亭。黟邑胡明府學梓題，出亭百級，地稍平闊，旁有石可坐，詢即辨源亭舊址。志云，黃山水源，於亭辨焉。「丹液一杯，漸江千里」八字，顧太史錫疇所題也。遙望疊嶂紫石諸峯，清奇秀特。登級而左，則面迎蓮花蓮蕊兩峯，嶔崎直峙。又八十七級，至靈官殿。古無此，道光三十年，爲黟邑朱小愚建，繼先人志也。其垣列短碑，則朱質齋培文所撰並書。又三十五級，至彌勒殿，爲慈光山門也。入大殿，有「香飯融砂額，則朱竹君」學士所題。又「世界一粟」四字，不知何人書。黟邑吳靜川一聯云「就這裏看破禪機，下乘中乘上乘，解脫因緣十二。從此地參透妙諦，取法執法非法，定慧世界三千。」其韋陀殿聯云「是大英雄能覺悟，爲諸菩薩振綱維。」階下木蓮一株，大可合抱，葉似枇杷而光，秋冬不凋，四五月始

花，若白芙蕖，香聞數里。八九月結實，若菱而無角，色紅且豔，初僅一株，近日茂衍，然結實者，惟此一樹。轉入殿後，有斷橋跨階墀內。將至橋，望朱砂峯巍然迎面，如赤城之霞，晶瑩朗曜，光華燭天。寺在峯下，故舊名朱砂菴，度橋入毘盧殿，禮四面滲金佛塔。塔計七層，俱高四尺，每供佛四尊，皆蓮花座，花一瓣一佛，佛以萬計，明慈聖皇太后所賜也。按志載嘉靖間，菴爲元陽道人舊居。萬歷丙午，普門師入黃山，元陽之徒，以菴畀師，改創法海禪院。師南游至普陀，元旦擔柴，被風吹入海，不死。後游五台，入京師，聲達禁苑，慈聖皇太后頒內帑，爲祝髮，賜紫衣金鉢，金書法華經，及建寺帑銀三百兩。普門鳩工庀材，擬構四佛殿，手削木爲式，四阿四嚮，不失累黍。落成後，金碧交輝，爲新安梵宇之冠。上有御書『黃海仙都』額，又明太保馬中貴爲普門禪師題『福慧雙修』四字，胡子慶垣一聯云，『趺宕錙鞲，婆娑火蠟，看自三十六峯，頭頭是道。影爲形本，聲是響根，歷盡八萬千歲，滴滴歸源。』汪君尚奇，桃源人，亦有一聯云，『晉可能觀，觀遍黃山開慧眼。士何以大，大如滄海

題婆心。』又『泉流功德水，山闢普門僧。』一聯，不知何人撰書。寺内屋宇亭台，舊甚宏暢，今存者亦將傾圮，現皆仙源難民居住。殿之西，即戒堂，鏡華上人邀入品茶。堂額『清靜莊嚴，』曹文正公題。又『法雨千峯，』海州吳何華題。文正一聯云『談經雲海花飛雨，說法天都石點頭。』吳退旃先生一聯云『洗鉢乍分蕉上雨，彈琴時引竹間風。』問僧衆何寥寥，答以出山化穀去。聞舊有普門師自書『那是我的』四字，今已不知所在。遂出戒堂，謁普門師塔，塔形六角，上蓋有亭，塔上書『明賜紫開山普門禪師安公全身塔，』碑銘嵌於壁，明崇禎三年立，載普門開山事甚悉，後書毘陵無悶居士許鼎臣撰，天石居士吳孔嘉篆額，崐山錫餘居士徐開僖書。塔前有樹根形類椅，不知何木，山中人不識其名，相傳師在時，神虎銜來者，朝夕相依。師圓寂後，虎逢朔望節氣，仍來謁塔云。殿之東，小室數楹，供關壯繆石刻像，外懸吳企華文柱一聯云，『雲外閒吟發天籟，山中靜語落松濤。』鏡華供素食數品。見兩壁題詠，正拂讀間，天忽昏暝。出望之，雲霧復翳，峯頭減

沒，風雨欲來，少間，雨至。鏡華欲留宿，而房廡皆難民住矣，遂辭而別。淅瀝盈耳，竹木滴翠，形景萬千，不可言狀。山門外小坐片時，冒雨下山，幸石磴濕而不滑。約半時許，至頭門關帝殿前，忽小沙彌欵欵自深草中出手一物如山芋狀，近視之，乃籐子也。剖分食之，味甘而凉。按志云，籐子子含筴中，色深黑，瓤通明如水晶，熟時剖食，甘同蕉露，不剖自啓者，不可食，蛇嗜其子，恐染厥毒也。回至茅篷，虛堂上人迎出，問：「今日之遊暢乎？」余曰：「然；未知明日天色若何，意欲舍文殊院而出湯嶺，至雲舫皮篷一遊可乎？」上人曰：「君不聞黃山諺乎？不上文殊院，黃山未見面。不登獅子峯，黃山不見蹤。如慈光松谷等處，皆黃山之麓耳。若舍文殊院而回，則又何遊之有？」於是復談黃海之勝，興勃勃不能已。至三更，始各歸寢。憶茅篷至硃砂菴，循級而上，準以平路，不過二三里，闊三四尺餘，即肩輿皆可至，二十年來正爲土人所惑。

初四日，晨猶小雨，出庵一望，霧薄如煙，峯頭隱約可見。飯畢，詢僧：「今日之雨，文殊

院固不可去，欲往湯嶺一行可乎？』僧阻云，『君興雖豪，徒費跋涉，恐無所見。』俱怏怏而止。午刻雨止，微見日影。同雨墩樸邨步至山下，度橋至祥符寺前，訪元鄭獅山公釣石，不可得，詢之寺僧人，亦無知者，遂入寺。寺僅數楹，僧二狀亦貧甚。按寺創自開元十八年，志滿禪師手置。後大中五年，刺史李敬方感白龍見，移之於湯池之西。天祐二年，刺史陶雅重建，改號湯院。南唐保大二年，改爲靈泉院。宋大中祥符元年，勅爲寺，因名祥符，而人稱湯寺者，以寺近湯泉也。又相傳，寺卽軒轅宮，石壁有『軒轅行宮』四字，今亦不知所在。棟宇牆垣，迥非舊製，蓋後人造也。低徊刻許，盧堂上人來邀往觀煉鐺丹井之勝，忻然同往。出寺數步，上卽水簾洞，望之不甚了了。又行半里，至桃花源，所謂桃花萬樹之處，今都爲山民種山糧矣。按此處舊有庵，邑人佘書升建，後爲豐南吳氏別業，地廓室麗，一閣踞大石上，潭中洪濤怒張，有排山驅石之勢，故閣名狎浪；惜乎遺址舊跡，絕無所見。回頭仰視，則天都卓然孤立，左有紫石疊嶂諸峯，右則蓮花雲門對峙，北望卽硃砂峯。峯上一石，西

向，狀如彌勒僧，人呼爲硃砂羅漢云。又進約數百武，過蓮花庵舊址。又半里，山雨忽至，少頃，雨益大，風霧交加，草深徑仄，艱於前進，掃興而返。口占一絕云「陟嶽尋幽興不闌，俄來山雨阻盤桓，自知尚未成仙骨，藥臼丹鑪不許看。」回至湯池，將欲再浴，上人云「浴亦有道，君未知之也。當此秋深，不汗不暢，須以巾覆首，則汗自透。若於池內移步，足必依沙而行，舉趾高則立不牢矣。」試之，果然暢甚，歸來已薄暝矣。

初五日早起，雖未見日光，似有晴意。僧來云「今日天氣不朗，文殊院似不宜往。」余曰「不然，今日嫩晴，正好上去，明日大晴，則得矣；必俟晴老而往，倘次日陰雨，將奈何？」雨墩樸邨皆以爲然。飽餐畢，檢點行具，備棉衣裹乾糧，挈小沙彌，巳刻至硃砂菴，晤鏡華上人，告以欲上文殊院，頗有難色。堅詢之，始云，庵中僧衆可爲前導者，俱出山，現僅一徒名德聖，不習山徑，奈何？時日光已見，游興更濃，強使爲導，上人備蔬米，遣工肩之。蓋遊文殊院，必由硃砂庵者，以宿舂必於此取辦也。於是別鏡華，由殿後左徑上山。雨墩前行，次余，

襆邨在後，各攜杖一。途次疊石礌砢，亂茅蔽道，導者撥棘相引。於是履石登階，細步而上。階多自然石級，高尺餘，或不盈尺，闊僅容足。盤旋曲折。高下參差。靑蓮云，『百步九折縈巖巒』非歷其境，不知也。里許，至一石，高四尺許，若巉巖，往者必俯首而過，名碰頭石。過此數十步，則雙桃峯在焉。峯如兩桃並蒂而生，過此，皆依疊嶂峯麓而行。又二里，越峭壁，至觀音岩，岩在靑鸞峯下。岩地稍平，又名打鼓墩。同人俱覺微倦，且渴，遂席地而坐。導者拾松枝，煮苦茗，指山石曰，若爲兔兒望月，若爲金貓捕鼠，視之，並不甚肖。坐約時許，又行三里餘，至半山，有小石廟，廟辛山乙向，供土地山神，僧人呼爲半山土地，至此則奇峯漸見。有曰王母賀金雞，視定逼肖。僧云，昔日游山，皆取道老人峯。道光初年，八卦峯頹，舊徑益塞，今之所行，又一徑也。又上，至橫雲石，鐫『橫雲』二大字，旁書孫晉二字。僧云，此石雲霧草最多，轉石而上，回視峯外諸山，萬重羅列，一望無際，峨眉武功都在目也。左顧，則石門峯方立如屏，中露一線，日光射映，望之若朱門焉。又上則天門坎至矣，兩石山夾立，路

窄，僅容一人。慈光寺至此，約十里，回望，猶見之。過此微級而下，道亦平坦，有趙州庵基址尙存。導者又指此曰劉海戲蟾，此曰仙人指路，視之，有似有不似。一路草花盛開，或紅或白。有青如靛黃如蠟者，花形九瓣，詢之，僧曰，秋牡丹。又上過雲巢洞，洞壁有「雲巢」二字，乃曹鉛所題。入洞歷三十五級而出，出洞如出井。又數武，過蒲團石，又遠望一石曰觀音，奇巧天然。迎面石壁，有「觀止」兩大字，旁書乾隆乙酉年，黃魯峯題。又「別有天」三字。再由左而上，石階甚仄，一面臨絕壁，一面臨深淵，幸外有危欄一片，反覺平且穩也。按此古無欄，且稱天險，不知何年，利濟者爲之，其功豈淺哉。再上至臥龍洞，昔有臥龍松一株，根生此崖，枝橫彼岸，聞被太平樵人所伐，今僅見其根而已。入洞約二十餘級，出洞，下十餘步，即小心坡。坡乃一峭壁當路，外則絕澗，視不見底，亦稱天險，遊者必由此而過。壁下微平，僅容半足，幸止三步，一手捫壁，一手扶導者過之，尙不覺其險也。過此則峯益峻，澗益深，瘦石矗立，羅列成林。又數武，過一小石橋。立橋上回視小心坡，不禁股栗。橋之南，石

壁刻「度仙橋」三字，旁刻乾隆乙酉，臨河程徵棨書，卽志所載之斷凡橋也。昔人假木爲度，今以石爲之。自此一望，瘦峯奇石，滿布於前。怪怪奇奇，不可言狀。以爲人則人，以爲獸則獸，導者不能指，遊者亦不暇辨矣。得四言四句云：「兩峯相離，中深千尺，渡此片石，仙凡迴隔。」又上則夾壁爭高，中通一徑，僅容一人，昏暗不見天日。兩手捫壁而行，蘚苔滿布，濕不停掌，導者曰此一線天也。出此，見壁上一大「好」字，旁有厚庵二字圓印，又得一絕：「到此晝忽夜，渾如陋巷深，縱然仙境好，恍在夢中尋。」再上至文殊洞，洞外壁上，有「不可階」三字。入洞，登二十四級出洞，有菩提樹一株，身柯枝葉，皆非人間所見者。又上，曰小清涼，有靈芝松，狀若靈芝。壁上汪毅堂書「刻削千仞」四字，又「煙雲萬狀」四字。再上數十步，至文殊院。於巉巖中忽見平地，廣約數畝，心胸爲之一快。院僅三間，丑山未向，垣砌以石，左偏二間，爲游人憩息處，西二間，卽炊黍之所。院依玉屏峯下，左卽天都，右蓮花蓮蕊，玉屏居其中，峯上有「此山尊」三字，又「天地自明」四字，大丈許，從

下視之，尙如斗大。院前南面空曠，類眎羣峯，次第呈露，萬嶂千巖，咸俯其下。又二石山曰獅，曰象，獅石上刻「羣峭摩天」四字，又「奇觀」二字，又程振甲先生書「大巧若拙」四字。石前一松，曰迎客，院後一松，曰送客，皆非舊所傳之迎送松也。又有片石，曰文殊台。上有趺跡。循象石而右，亦有一石，曰立雪台。按此院爲普門大師感夢而創，故又名夢像台。入院禮文殊畢，院甚潮溼，塵凝佛面，詢僧云，自道光丙申丁酉間，梅顛上人去後，遂無人守院矣。殿上一額曰「到者方知」，原邑孝廉汪沐日題，今爲烏程沈公鼎山書，有道據上人聯云，「萬山拜其下，孤雲臥此中。」又高觀察枚一聯云：「見根已澈浮雲表，心鏡先瑩寶月中。」又一聯云：「蓮飛九品歸黃海，獅吼一聲下玉屏。」又有粉板二，遊人題詠者，墨跡殆遍，剝落將殘。飯能，出立院前，日已西墜，新月一彎，早見於上。東望天都峯，奇石爭見，旁一小峯，名耕雲，上有一石，形若鼠豎耳弭尾，作踴躍欲奔狀，名曰仙鼠跳天都。蓮花峯頂，亦有一石如舟，曰采蓮船。正凝望間，忽見一片紅黃之色，渺茫無際，諸山

倏忽不見。黃色中，又有黑影一道，如大江中蘆洲。少頃，又見火光一點，搖曳不定，如江邊漁火，益覺驚異；急詢僧，曰，即鋪海也，其火光乃二十里外，山民守苞蘆之火也。蓋山地多種苞蘆，時有狙公野豕之擾，多結草舍，或擊柝焚草，日夕守之。望約一時許，光始滅，但見月光淡白，星斗動搖，得一絕云：『秋深末夜已淒其，蓮蕊峯頭月似眉，已在人間千仞上，仰觀星斗幾曾低。』寒風肅殺，冷氣逼人，披以羊裘，將欲歸寢，從者忽呈書一函，外書至黃山頂上呈。驚問何來，啓視，乃賜生贈別詩四章，讀之大笑。蓋此遊，賜生初欲隨其尊人同來，因秋試期迫，悵不及從，而賦此，其句云：『早聞清夢落雲峯，快意翻成不意逢，已被山靈知客到，昨宵新洗玉芙蓉。老親腰脚健撐梧，出入煙霞興不孤，我比陶家兒子劣，籃輿不教上山扶。丹穴雲梯一徑通，陰崖朝暮弄狙公，歸來定對阿宜笑，勝汝看花到月宮。萬峯堆裏忽傳箋，料得開函笑欲顛，祇恨詩才非小謝，不堪擔着問青天。』余亦得二絕云：『不辭辛苦造靈峯，鋪海奇觀正恰逢，夜坐文殊台上望，右邊踊立兩芙蓉。天都欲上

路難通，自爇爐香拜雪公，一望白雲生足底，始知身已列仙宮。」今日計行十有八里，夜宿文殊院。

初六日，四更，僧呼曰，今日晴霽，可即起，觀日出，此遇最難，不可錯過。衆皆起，登文殊台，西望蓮花蓮蕊兩峯，峯皆赤，蓋霞氣所映也。東望紅霞半天，頃之，紅霞中，又起黑影一線，高低若遠山狀。既而大放光明，如火之焰，金之燦，約半時許，日始升。色白如鏡，若隱若見，搖曳不定，既上復下，若是者三，而始升矣。初色紅，漸上漸淡，亦漸小矣。於時海色初明，清風徐至，心曠神怡，皆有飄飄遺世之態。僧曰，往游天海，此其時也。因詢碣石居遺址，云，去此二里許，毀敗有年，徑亦塞矣。少坐，飯畢，遂率從者出院，西上數十步，石壁有字形四，剔苔視之，乃「華藏」二字，後二字剝落不可辨，過此名蓮花溝，步步而下，徑仄草深，時防傾跌。里許，至閻王壁，壁騎路中，非越壁不得過。視壁下鑿有足跡，須依痕方可停足，幸止三步。外則萬丈深淵，所喜榛荊橫生，爲之遮蔽，雖深而不覺也。遂令導者先過，用白布

一疋，使執定其尾端，使從者拉之如欄狀，因以一手扶布，一手捫壁，次第而過，正不覺險也。壁刻『大士崖』三字，蓋古稱閻王壁，後人改名大士崖，欲以慈悲濟險惡也。去數十步，又如前壁，亦三步耳。得一詩云：『徑仄不盈咫，一步低一步。下過千萬階，俯視猶如故。外空深不測，足底生雲霧。一石立當前，斷絕去來路。或謂閻王壁，慄慄生危懼。或謂大士崖，轉念無恐怖。欲探後海勝，捨此無他渡。渡過不知險，似有山靈護』過此仙韭叢生，氿香撲鼻，令從者遍覓，不得。行將半里，香始滅。自此則又自下而上，蓮花嶺至矣。是時雲霧迷足，視不見底，嶺級狹而厚，一步一歇，或蛇行，或膝代足。將上嶺，有貝葉庵遺址在焉。半嶺旁，有石洞名蓮花。順步入洞，深十餘步，泉水涌涌，不通路徑，復出洞。又上約時許，始至頂。頂則兩峯夾立，亦如天門坎狀。嶺頂北稍平，咸席地坐，略遫其氣。導者指曰，此乃海螺峯，此爲大鵬峯，正審視間，導者又指一曲徑曰，此卽上蓮花峯要路也，須五里可至。雨墩聞之，勃然欲往，復問於余，余思今時之遊，較昔懸殊；昔三五里間，皆有庵舍，或雨或暮，

遂可止；今則不然，由文殊院達獅子林，約二十里，捨獅林別無投宿處，且今日未逾十里，再上蓮花，往返又須十里。當此深秋，天已短，恐不及，將奈何，力阻始止。於是促從者下嶺先行，自此皆依蓮花麓而下。路側有連理松一株，對望則奇松蓋鶴峯歷歷在目，不敢流連。於是向左而下，下矼，卽百步雲梯。梯百餘級，古稱天險。上半有石山夾立，下半則左右俱空，深不可測，僅此一綫石階，如鼻在面。導者云，下時勿俯視，否則不能舉步矣。有從人素號有膽，奮然前行，試睨其下，則股慄不能跬步，始知其眞天險也。余等因寺僧先囑以險，至此，扶導者而下，反不覺也。其級有依石鑿成，有段石搭成者，相傳亦普門師手闢也。下梯，左轉而上，依峯麓行，徑益仄，叢荆棘中，躦羊腸，歷鳥道，約里許，至一庵基處。詢之僧云，卽大悲院舊址也。由址右而上，登狹級數十步，逆轉，平行又數十步，而至鰲魚洞。立洞前，回視雲梯之險，恍在夢中，不知其何能到此也。洞口可容十人，中有一窟，泉水盈盈，令從者汲水煮茶，餐以乾糧。由洞中登四十二級，出洞，再逆轉，上二十五級，至鰲魚脊。過此

平若坦途，不復有歷階之苦矣。立脊上望天海，海上諸峯，歷歷可考。又無數瘦峯，參差而立，名曰五百羅漢朝天台。又所謂海船海馬者，大略相似。又近山一石，狀如元武，首足俱備，稱爲龜石。此時諸人望之，皆有欲留不捨之意，遂步過天海，行約半里，雲霧突至，人對面幾不見，近語幾不聞。少頃，霧散。四望空闊，茅草深可蔽人，導者驚曰，前無路引，不知向何方行。令從者同其尋覓，約一時許，咸曰，四方無路。日已西斜，雲霧又起，諸人面面相覷，無可爲計，各席地坐。忽憶黃海指南有云，至鰲魚脊觀天海諸勝，前卽天海叢林，從菴後一徑直上，往東北登光明頂云云。然而此叢林已不知何年敗毁，基址無存，詢導者茫然，遂以羅經較之，恍然始悟。正欲嚮往，蔣升生大呼曰，路在此矣，望之正東北，諸人始定。蓋過天海時，且觀且行，越過此徑而不知也。寄語後遊人，凡到此者，必覓一諳練路徑之人，庶幾無誤耳。於是率從者，依路向東北行，並使蔣升生先行，探看路形，以碑石爲識，我輩繼進。上至一處，地平且廣，可數十畝，詢卽光明頂矣。惜乎霧氣未收，遠近峯巒皆不得見，

遙望爲龜石，宛然在上。又見一輪紅日，含在山腰，瞬息而墜，知時已將暮，風霧兼至，不敢少停，遂下行里許至西海門。門是兩峯對峙，昏黑之際，望之宛似城門。其門內，黑霧迷天，毫無可辨，相傳明萬曆間，已無人至，毒蟲惡獸，匿跡於此。自古至今，從未聞出此海門者，似與仙靈分界處也。遂左轉而下，約半里，忽見一燈前來，大聲問之，蔣升生至矣。且曰：獅子林卽在前面，須四五里可至，路雖不峻，夜暮難行，諸君速往。於是疾行，遇險處，令蔣升生扶之。道中碎石崎嶇，箬竹遍地，霧露兼侵，滿身盡濕，至林已二鼓矣。得有棲止，心皆定焉。是日計行二十里，危險之境盡歷，迷道之驚盡嘗，今日之遊，可謂甘苦備嘗矣。僧慧燈邀入菴中，慧燈孱而跛，時已饑甚，飯畢將臥，偶得一律云：「夜半投林宿，如飛鳥倦還，客來三老健，菴剩一僧孱，聽瀑耳初洗，撫松心自閒，羣峯望不見，姑臥白雲間。」

初七日，晨起，霧雨蕭蕭，不克往遊，心甚悵怏。焚瓣香，禮普賢畢，庵內徘徊。庵正屋六間，子山午向。前三間，供普賢像，後三間，爲客堂，東西偏各數間，俱有樓。正殿「嶺上多白

雲』五字額，康熙辛巳，京江張玉書題。又吳公大受題『眞是活佛』四字。又『獅子林』篆書三字，係江蕉畦先生題。又『別有天地』四字，不知何人書。其楹聯云『剔明燈火，千峯日月醒人夢。搖曳袈裟，萬里煙霞遍海天。』又一聯云『奇妙脫凡蹊，果到峯頭始信。光明凌絕頂，直從天外飛來。』又一聯云『天外峯頭獅起舞，雲間招手佛隨緣。』皆無款識。山門聯云：『人間有石皆奴僕，天下無山可弟兄。』書法頗蒼勁。殿之背，卽客堂之對照也，額曰『說也不信』四字；仙源介襄平陳公九陛集山中成語一聯云：『豈有此理，說也不信。眞正妙絕，到者方知。』客堂額曰『奇境』，眞修趙青藜一聯云：『住此仙人窟，參來上乘禪。』又項硯田先生噭一聯云：『奇石幽松，天然仙境；巍岩深壑，自是名山。』左壁有康熙三十一年，獅林精舍碑記云：林之西南，光明頂雲梯歙縣界，林之北，石筍岡仙榜峯太平縣界，亦陳公九陛撰。壁間題詠甚多，工拙各半。惟記項硯田『問僧多識野花名』一句，餘皆不復憶及矣。門外品字松一株，枝繁本短，與山外似相異也。菴

後卽獅子峯，左有連理松一株。菴側二塔，一獅林開山和尙宓安寄公塔，一爲僧之母塔。又有五龍松，勢若虬龍盤旋。午後，雨雖小住，霧尙未收。雨墩欲復遊天海，僧阻以路濕。余曰，遠固不可遊，近又何害，遂着屐攜筇登清涼台。台長約八尺，闊半之。一松從台石出，團團如蓋，曰破石松。立台上一望，如身懸空中。下台數武，石上鐫「奇特」二字，旁署厚菴兩小字，又「觀止矣」三字。由左而上，曰破石峯，又一石，形如椅，曰困石。坐石小憩，又由左而上，登駝背峯，峯上下，奇松不知幾千萬株，皆天然如曾盤屈者，惟雲霧未收，一無所見，心甚悵然，而興不少減。又登階而上，迎面石刻「神巧」二字，又「面面受奇」四字。再上數十步，至一石室，額書「煙霏雲繞」，聯云：「足臨清福地，身在畫圖中。」內供普賢像，篆書「臥雲菴」三字，休陽程宏緒題。此室並無僧住，終日門扃，上有程芝雲集秦山碑「放大光明」四字，有錢塘汪君夔一聯云：「石詭松奇，自是有仙骨；僧閒雲嬾，到來生隱心。」又胡元照一聯云：「曾遊雁宕居安固，又住獅林享太平。」出菴右上，卽登

獅子峯，雨後路滑，未往。今日峯巒未曾一見，抱悵而歸。僧曰，此地秋來十日九霧，一年之中，惟六七兩月稍少。得一絕云：「漫天秋霧悄無聲，見說旬無一日晴，可是山靈留客住，故教雲蔽不分明。」

初八日，雞初鳴，披衣而起，待曉。瀰天大霧，風聲颯颯，行止不能決。飯後欲行，僧云，此去之路，深草，且不平坦，莫若俟晴霽乃妙。惟思明日復霧，後日再霧，將奈何，決計遂行，如不能行，再回無礙。催發從者先行，一路箸竹互交，霧雨益重。度過平天岡，約巳五里，蓬蒿沒人，迷不見路。導者曰，此路往年並無深草，緣去春有三岔地方匪人，成羣入山，將菴僧綑縛菴中，物件擄掠一空，幸繩索自鬆得脫，否則餓死而人不知，是以年來道中草雖暢茂，不願砍斫，冀免盜竊之意，亦癡想也。然此患，古亦有之。按黃山領要錄云，萬曆壬子春，五台僧一乘過此，謂峯壑可供遊覽，畦圃可力鋤灌，吾何求哉？乃構屋數楹，負土拓基，與衆同力作，不踰月菴成，遠近助衣糧者日至；有偸兒潛伏室中，夜分竊所助物，將啓戶去，

忽有光從門限起，明如白晝，諸匠驚起，執獲，師笑而遣之，云云。何今日之光藏而不明耶？抑慧燈無一乘之道力耶？錄此以助一笑。此際從者見草深無路，俱有難色，仍回獅子林。行約三里，有歧路一徑；導者曰，此登始信峯之捷徑也，曷不便道一登？皆欣然往。將至，見小峯一，孤立頂尖如筆，旁生一松，依峯而上，枝葉平鋪如曲柄蓋狀，僧曰，此夢筆生花也。忽聞松林中細聲嫋嫋，宛如笙笛。詢僧云，此山樂鳥也，夏日甚多，入秋則少矣，況深秋乎；今得聞此，亦甚幸也。元汪文節公澤民記中所載，山樂鳥有三種，一較鸜鵒差大，每集必數十，毛色淺赤，遊人將至，必先期而鳴曰，客到客到。一似百舌，亦數十爲羣，其聲屢遷，時而大聲，轟轟如車輪之過闕，時而細聲，嫋嫋如洞簫之臨流。一實小而輕便，飛不過尋丈，聲如鈴鐸，多至數百，散依叢薄間，今所聞，蓋似百舌一種也。得一絕云：『冒霧尋幽徑，登臨興不衰，一聲山樂鳥，賺我轉頭來。』又上，將至峯頂，有一石橋。橋以片石作欄，左有白皮松一株，旁枝橫臥，遊人可扶而渡。迎面石上鐫『聚音松』三字。過此又一石壁，傍峯

而立，壁離峯尺許，如人間小巷，巷中猶刻『淨土』二字。出巷右上，始達峯頂。奇石屏列，秀削難名，壁有碑二，一橫一縱，乃江太守恂所立。上刻『乾隆乙未秋九月，郡守江恂偕崑山朱淮涇川胡元文訪家麗田族祖於始信峯』等字，後半剝落不可辨。其橫碑，乃江麗田先生自記，云：『或稱始信峯有定空室，開山僧一乘，每日暮，獅林課畢，即宿其中，風雨無間。吾族祖江天一先生來遊，書『寒江子獨坐』五字於扉，今室廢跡湮，而猶嘖嘖人口，蓋重其人也。癸巳秋七月，余自雲谷來探後海之勝，邂逅巴君雪坪，素稱好事。由前海而來，多標異跡。文殊院，則題阿難禮佛於玉屏峯。碣石居，錫九如松之嘉名。補八大名松之缺。始信峯爲余作琴台於孤松之巔，皆山林勝舉，可詠亦可傳也。麗田生摩崖記此』云云。此碑後石壁上刻『始信峯』三大字，碑之前一石上鐫『麗田生彈琴處』隸書六字。余三人席地而坐，藉江氏兩先生高風，今日登臨，何修到此。遠近奇峯，雖爲薄霧微遮，不克朗視，而瀟灑欲仙，情景實非人間所得知者。得詩一首云：『彈琴麗田生，獨坐

寒江子，高人出江氏，清奇迄無比。斷碑文尙在，使人慕不已。今日我登臨，何修得到此。」流覽時許，猶有不捨之意，從者催行，始歸至獅子林。飯後，霧收日出，峯頭盡見。以日晷測之，才午正二刻。出庵一望，松餘滴滴，山徑漸乾，令僧導觀龍潭，僧曰，此處久無人至，草深難步，値此秋霽，何不由散花塢而至松谷一遊。昔人謂不到散花塢；不知天下有奇石是也。蓋奇花異卉，都聚於此，豈可捨而他焉。詢其路，尙二十里，秋深日短，未可遠行，遂再至臥雲菴，西望騎馬堆果諸峯，視之逼肖。連朝大霧，今忽晴霽，眼界爲之一開。其峯石之如人如物，隨人比擬，愈視愈神。人咸知移步換形，余謂移目轉睫卽換形矣。南望始信，清秀如畫，從者報，日又鋪海矣，於是復登清涼台。始而台下雲白若絮，如水光之接天，一望無際。少頃中出五色雲，繞峯而布，遠峯峯尖尙露，與文殊院所觀尤異，誠奇景也。得五古一首云：「高台不盈丈，其闊僅容咫。一松破石出，天與遊人倚。俄然白雲鋪，大氣出甑底。又疑水連天，白浪滔滔起。遠峯尖尙露，海上三山似。我欲乘長風，一去三萬里。又恐蓬萊乾，

身先彭祖死。不如掩茅屋，獨臥一燈裏。」右望石筍岡，石筍如林，又無數小峯，若美女照鏡者，最神肖。又一石，卓立如人，袍笏冠帶，無不畢具。又見似五老人，偃僂參差，搭肩而立，僧云，五老峯也。其餘怪怪奇奇，口不能名，目不暇給，卽楮墨亦不能寫也。良久，始回菴前小坐。從者採得小松數株，偶得一絕云：「獅林景最幽，無計長留住，惟有採松歸，日領山林趣。」日將西下，微風徐來，僧人忽烹苦茗至，啜之，暢甚。少頃日落，大霧復起，余甚憂之，僧曰，此乾霧也，明日午前，可望晴霽。乾霧氣清，隱約可見，濕霧似雨，對視不清，此明證也。黃昏後，果見星月滿天，遂與慧燈約，明日無論陰晴，決然出山，可送一程否，僧諾，始各歸寢。

初九日，重陽。五更起，仍微霧。平明出菴，經虎卦松海棠峯，循光明頂之麓而行。憶去年社課，同人以重九日登光明頂放歌爲題，似預爲今日讖，然亦一奇也。今將此詩，附錄於此；「佳日莫虛度，寒食與重九。寒食好尋春，重九宜中酒。又聞重九須登高，提壺簪菊

持雙鰲。借問登高往何處？吾鄉莫若黃山去。黃山上有淸涼台，山雲鋪海聲疏雷。歷盡險絕忽平坦，直到光明頂上來。長嘯一聲震山嶂，谷應山鳴聲萬狀。低頭一望衆山無，始知身在雲霄上。席地銜杯飲且歌，人生行樂能幾何？三十六峯都峻削，獨有此頂平如坡。風颼颼兮欲暮，霧漫漫兮將迷。虬龍虎豹滿羅列，雁叫木落青猿啼。紅霞翠影映殘日，寒林葉戰生蕭瑟，陶然一醉不思歸，回視峯頭月初出。」度過朱嶺，抵平天岡，約五里。鬆燈送至岡下而別。又二里，過河，河中亂石將塞，履石而度。又二里，復過河，至北岸。薄霧溟濛，絕無生趣。又二里，有石亭已倒塌，就石小憩。再過河，至雪莊和尙墓，相傳雪莊本淮陰人，初至皮篷，復結茅於此，改名雲舫。余未冠時，曾見所書黃山圖長卷，並題七古一章，款書癸未孟夏並題於黃山後海雲舫琴窗中，楚州雪道人悟，印二：一『黃山野人』，一『雪莊名悟』。三十年來此卷又不知流於何處也。又見黃嶽紀程中，有雪莊自詠一律云：「山人淸且癯，非墨亦非儒，結屋千峯繞，聽泉一杖扶，野花垂寶納，春菜攝珍珠，讀盡焚香外，彈琴

意自娛。』一時名人，多與締交。又半里，度白沙嶺，雨忽至。急趨下嶺，見石壁似有細字數行，垣衣滿布，辨視不淸，但見『歙北』二字，不知何人所記。又下五里，道中望仙燈洞，如近咫尺，又名仙僧洞，導者指曰，洞中乳滴若雨，陰晦之夕，洞口有燈，朗朗如星月，土人謂之聖燈云。又下至路側草篷避雨，吸茶。少刻，雨住，又聞山樂鳥數聲，精神爲之一爽。又里許，道左石壁，鐫『萬重翠雨』四大字，乾隆壬子重秋，江寧韓廷秀題。又一里，見敗垣零落，屋宇傾頹，僧曰雲谷寺至矣。寺依鉢盂峯下，故又曰擲鉢禪院。咸豐元年春，爲風雨傾圮，舊爲黃山精舍之極嚴整者，有前明敕賜藏經，及惠王題額，外則古木陰翳，石徑紆迴，凡遊客從前海至此，則爲下山憩息之地，若從後海來，則入山第一勝景也，令人感慨係之。過寺半里，則見大石纍纍，不知凡幾，似塞黃山水口也。此外諸山，重重羅繞，再數步，壁上鐫『妙從此始』四字，又『涌幽』二字，徐士業題，又『醉吟』二字，又隸書『囘首白雲低』五字。再數十步，石上有『千古』二字，又『斯入佳境』四字。再一里，有千丈奇峯，

立於道左，上書『仙人榜』三字，名仙榜峯，又『來者有緣』四字，松岩汪廷茂題。再一里，突見兩石夾立如門，上有『開門石』三字。出此門，又『阿彌陀佛』四字。一路峯巒，均爲霧蔽，惟九龍一峯，巍然獨在。導者邀往龍峯庵小住，詢路，尚五里，遂辭之。再里許，似一小嶺，步步向上，頗覺倦人。一處稍寬，詢卽天紳亭之遺址也，同人席地小坐，回視九龍峯飛瀑千尋，直落巖下，下注爲潭，潭流爲瀑，瀑疊有九，潭亦有九，其潭方圓天然，殆類鑿成，水色澄碧，遠視如九疋白練，連續而下，歷觀瀑布，莫有巨於此，亦莫有奇於此者。又五里，如下嶺狀，至黃山勝境坊，乃乾隆三十二年秋七月，江督高晉立。自雪莊菴至此，皆曰丞相源。相傳爲宋丞相營葬處。或云，陶學士石刻尚存，故稱丞相源云。出坊，卽苦竹溪。又半里，訪脚庵借宿。庵原名畿峀，咸豐丙辰，遭兵燹，爲瓦礫場矣。至此，野水盈田，村莊稠密，時已薄暮，急度金絲嶺，計五里而抵湯口，遂借程氏宅止焉。是日共行三十五里。前人由歙入山，咸以此爲正面，蓋路平無險，直抵後海者可。若統而論之，以此爲正面者，吾不

知也。

初十日，陰。晨起，硃砂紫雲兩菴僧，及導者俱辭去。少頃，菴僧復至，持以雲霧茶，木蓮果，放光石，黃山圖見贈而別。余遊興未已，回憶在山望奇峯，觀鋪海，登雲梯，及天海迷道，猶有餘戀也。遂作長歌以紀之云："此身忘在羣山中，如入斗闕朝珠宮。百靈萬怪罔不集，天帝置酒紛來同。但見諸天峨峨袒肩臂，大士隱隱從幡幢。太乙蓮船半空碧，王母桃花千遍紅。龍威丈人捧綠字，雹光玉女磨青銅。金雞一聲海日爛，青鸞對舉煙霄空。鯨鵬摩窣北溟北，麒象蹴踏東天東。靈龜仙鼠瑣碎不足道，亦復蹩躠跳盪從雲風。我思人物寫生手，曹吳顧陸皆國工。大者等身小徑寸，直至尋丈技已窮。生綃百尺老坡笑，世上安得此絹供。誰知人間有此大聲幛，千仞萬仞懸穹窿。若使畫師規臨作粉本，豈不開拓萬古之心胸。又怪丞相秦始置西域，賈胡漢始通屏風。名見孟嘗傳，管城封者將軍蒙。此皆三代以下事，人所制作天無功。何以三萬年前乾坤甫開闢，早已一一臚列青芙蓉。懷疑

欲向碧翁問，日車忽下天都峯。煙榛霧淞眯歸路，垂二分足心忡忡。茅庵望見急奔趨，半夜已打燬山鐘。老僧持燈出照客，怪客顏面何惺忪。人生歧路亦已多，死此或與軒轅逢。胡爲痛哭衡嶽頂，膽小覺似昌黎翁。」早飰畢，從者促行。午刻過浮溪之淨土庵，便詢海馬，訪有程廷柱者年七十二矣，與談遊法甚詳。其父福海，世代業此，今而後無繼之者。約以來年重遊，茶罷而別。舊地重經，無心遊覽。薄暮抵忠靈堂，信宿僧樓，是日行三十九里。

十一日，四更卽起，平明度山口嶺，雨至，小坐。旋過下舍，至楊干寺，略一瞻覽，山門有「勅建楊干禪寺」額，旁題柱國公高安吳山書。入寺，殿宇宏廓，碑記萬曆癸未里人羅鍔請建。後殿墀中，有古墓石刻吳坟羅氏唐故始祖羅山隱公之墓，大宋元豐年立。其大殿一聯云：「優鉢花開，香滿三千世界；菩提樹長，陰遮百萬人天。」又一聯云：「一堂佛相，悶的悶，笑的笑，觀衆生苦多樂少；萬歲君王，憂民憂，樂民樂，願四海，雨順風調。」寺僧邀入方丈，茶畢而別。尋歸路，度雲嶺，過楊干，抵家，已薄暝矣，今日行六十一里。是遊也，往

返十有三日，共行三百餘里，雖於勝境，十未窺五，而幽迴之趣已領，奇險之境已嘗，靈異之遇已獲，二十年夢繞神思之願，亦可稍慰矣。隨筆書此，非敢曰記，聊爲後之遊者作前導耳。

跋一

黄山之奇，何所不有，秋宜少收著黄山紀遊篇，於山之奇峯奇境奇松奇石，悉筆之於書，加之以題詠，斯遊爲無負矣，予亦欲入未瞰雲海，僅作少文臥遊想，雖有奇癖，無奇緣也。今讀是册，搜奇紀勝，俯唱遙吟，覺其文奇，其詩奇，其人亦與山俱奇，得不拍手稱奇絕耶？同邑卓芸程端本識於鄂城稍次。

跋二

新安大好山水，而黃山尤秀甲一郡。每聞客有談天都之盛者，輒欲登臨乎三十六峯，使雲海盪胸，天風振袂，一寫吾磅礴鬱積之奇而後快。無如少時讀書不暇遊，服官來楚，愈不暇遊。迨辛酉守郢中，族兄秋宜自故鄉來，攜有黃山紀遊行卷，流覽再四，羨其字瘦題石，詩寒説雲，勝槩豪情，殊令予作天際眞人之想。古人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矣。他日倘與山靈有緣，定與兄作續遊一記。虎卿弟昌輔識。

跋三

黃山奇勝聞天下，又毗連西浙，地近而境不絕，則遊者宜多，然吾鄉近時士夫，至者絕少。非無濟勝之具，特以塵俗所役，遂不能與山水爲緣，是可歎也。象濟好遊，航海者八，宇內名區，亦嘗獵涉。今年計偕入都，因至昌平，瞻明十三陵，雄闊足稱

帝居，還轅叩行宮，浴湯泉，擬撰詩恭紀歲月，而筆弱氣餒，數易稿而篇未成。請隨圜三次遊詩，未嘗不爲前人稱幸焉。先以庚申秋，從曾爵相於祁門，時張小浦中丞，方卸兵事，約同覽齊雲，而徽州陷賊，遂不果行。棲遲湘湖之間，六易歲月。因同歲生黃賜生，得識其叔氏秋宜先生，出所爲黃山紀遊見示。讀之，如身涉雲海，隔絕凡想，紀行之篇，又多奇創。先生之遊，在兵燹後，而所閱所述，又復如此，可謂豪矣。今者，東南漸靖，濟亦將歸，以畢夙願。而賜生巳舉進士第，行將服官。雖爲鄉人，恐不能徜徉泉石。獨濟得以廢棄之身，汗漫六合，他時復有所作，固當述之，以傲其所難能，先生聞之，宜爲掀髯而一笑也。同治四年夏六月楊象濟利叔甫錄於瀆皋青芝堂。

跋四

同治乙丑歲，余遊鄱陽，秋宜先生，自武昌寄黃山紀遊一冊見示，屬爲題跋。愧余五嶽不一遊，天下名山，唯匡廬曾於彭蠡一望見之。迤邐秀發，如天之垂霧，惜未能窮其奧妙。然讀廬山志及太白歐陽蘇氏諸詩，雖不得遊，思過半矣。黃山爲近代搜出奇勝，嘗閱袁存齋文記，一開其略而已。今得此冊，若天鏡照空，纖毫悉在。加以詩歌詠歎，而全神且畢獻矣。前此後此，一切遊覽紀述之作，皆可以廢。方置案頭，爲黃陂張竹生大令，沔陽閔稚萃太史攜去傳鈔，屢索不可得。及余將去鄱，方獲見還。舟中重閱，斗覺三十六峯，歷於蓬窗几席間，恐載重不可行。風波洶湧，時且防蛟龍起而奪我也。亟題數言緘祕之，以待復於先生云。會稽施山跋於仙桃鎮舟次。

跋五

一編新著錄，千載古名山，時有白峯氣，與之相往還，詩都凌鮑謝，畫不到荊關，疊嶂層巒秀，收歸楮墨間。辛未秋分後三日竹翁拜跋。



No. 0366

屐痕處處

實價捌角伍分

著作者 郁達夫

發行者 洪雪帆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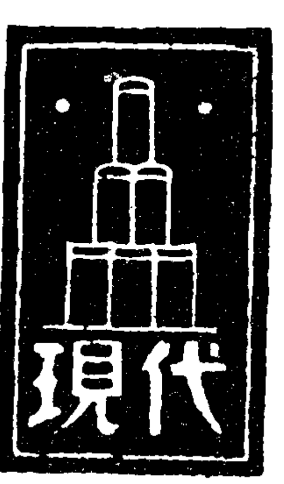
出版者 現代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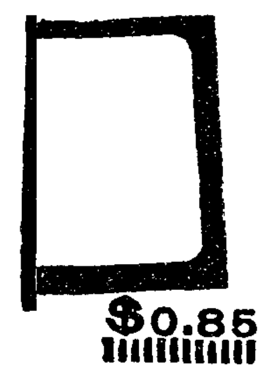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現代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店
南京 北平 廣州 漢口
杭州 重慶 九江 廈門
開封 鄭州 福州 洛陽
成都 汕頭 濟南 貴陽

1934，6,20，初版

1—3000冊


現代


$0.85